

秋
雨
銷
魂
去
來

一翻印一

權		版
---	--	---

一必究一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

秋雨銷魂錄 下冊

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戴愚 盒

出版者 鄭蘊 峯

印刷者 文利出版部

總發行所

天津

南安市
平安大街

文利書局門市部

分銷處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秋雨銷魂錄目錄

第六回

絲畫蠶必殭貼肉遺書成恩愛

蜜熟蜂自懶隔窗投柬書俠情

第七回

柳怨惹花釵直把春痕留玉雪

金迷牽紙醉劇憐月夜買芳街

第八回

去笛雨情癡花月春風成永別

古今一奇葬孟蘭秋雨灑孤坟

社會
小說

秋雨銷魂錄

下冊

戴愚窻著

第六回

絲盡蠶疆貼肉遺書成愚愛

蜜熟蜂懶隔窗投柬寄俠情

傳這種假聖旨又是什麼馬兒溺，她媽笑道，你如今掙得洋錢成多啦，可是你依然還是吾養的，不說吾病重你如何肯家來，小福說，你們吃飽了，拿着吾鬥笑兒，你看着從今往後，你真有病，吾亦不回家，這次把吾賺怕了，你想，班子裏的牌局，沒晝沒夜的打，吾是不得吃不得睡，好容易盼得人家發了慈悲，散了局，給吾一個歇空兒，還沒睡呢，將吾賺回家來，有了錢不就得了麼，叫吾家來幹麼用呢，真倒楣，馮氏笑道，合着你爹捐了女掌班話來，教吾勸你，花錢的客多熱，別熱小白臉兒，咱由人家起的家，不聽人家的話成麼，小福聽了用新上腳的綉花鞋踐着洗菜水的濕泥咕噥咕噥的響着冷笑道，這個老貨兒和你一樣，飽的難受好幾千塊大洋入了腰櫃，還挑吾的邪眼，好好，回班去就擲班兒，吾看她還多嘴兒不多，說到這兒，被葛四寶來給打斷了話頭兒，四寶去後，小福接演前文道，你看着，從此吾訂吾的正經主意，不定那天你們就見不着我了，再見我時，我已然是人家的太太了，誰敢叫吾一聲，馬上就把這人帶到個地方兒，說能，出門上

車去了，馮氏既傷情人之死，又受了女兒的頂撞，不覺大哭一場，飯亦沒吃，插死街門睡起來，被一陣叩門的聲音驚醒，以爲是起鳳回家，沒好氣子來開門，門開處見是那大送錢來的女掌班，女掌班見馮氏笑道，老姐姐，吾來看你，回身由車夫手裏接過一提茶食來，同到屋裏，放了茶食問好，馮氏拙嘴笨腮，說不出寒暄語來，只擠出一句又叫你老花錢幹麼來，二人落坐，女掌班道，你們福姑娘可不得了，她亂熟客，這個年頭兒拆白黨是多的，又正在走着子午運，財神爺上炕頭不動身的好機會。這工夫有財不發，過了這個村，沒了這個店，吾管她是爲了大家都好，她家來一盃，大概老姐姐沒精神勸她，娘兒兩個辦了嘴，她回班去指桑罵槐的鬧，要不是月樓勸着，非擲班子不可，老姐姐你是老實人，說句天良話，福姑娘這場可有點兒對不住吾老婆子，凡事要想，鹽打怎麼臉的，醋打怎麼酸的，吃水可別忘了挖井的，當初沒有吾這六百塊錢，能够有今日之下麼，馮氏說，你老別生氣，吾方才亦這麼說她來着，她不怕吾，有甚麼法子呢，女掌班笑道，老姐姐，吾給你出個主意，你找個有殺有放的女人，去給她當老媽，在吾手底下，吾傳授她的高招兒，管教福姑娘改惡向善，好生賺錢，鬼子小子似的這種客，一個也不敢上前兒，馮氏說，你老替吾找一位能，吾是家蛤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向那兒給找去，女掌班笑道，吾那裏找的她能够辭退，所以才找老姐姐你，合着是這麼道理，找的這人，或者是福姑娘所怕的，或是福姑娘和她最有面子的，第一是無論如何，

想，不拘甚麼親朋都成，上台沒大小，女兒混世，親娘當老媽子的多多呢，不過姐姐你老實，不然的話，到班子裏一把，拆白黨客敢露面兒麼，馮氏說，容吾想想，想了會忽然想起焦大媽，既而搖頭道，人却是有一個，還真拿得住吾們福，無論怎樣她也不敢辭退她的，只怕人家嫌下賤，不肯到班子裏去，女掌班道，吾只問這人是怎樣一個格局罷，馮氏說，她姓焦，女兒在三不管地上唱時調，女掌班聽了一拍巴掌道，鴨鳴似的刮七的笑起來道，成啦，老姐姐，你坐吾的包月車找她去，吾在們家等着，請她來吾和她講箱子櫃有放着洋錢的上好了鎖，看吾偷，馮氏說，上甚麼鎖呀，憑你老還偷吾，馮氏只答訕着說話不動身，女掌班是久經大敵的人物，知她要鎖箱櫃的，不好意思，忙給馮氏躲空兒，立起身道，我先和車夫說一聲，說能到街門囑咐幾句話，然後進屋來，看箱子時加上一把鎖，不禁暗笑，因對馮氏道，已經吩咐好了，老姐姐上車罷，吾給看屋子，失一根草茨，賠一顆房樑，笑着隨出來關上街門，隨便在房裏及小福屋裏看了看，不大工夫，聽門外車鈴聲音，知是馮氏來了，忙開門見馮氏領那女人進來，同到屋裏，馮氏道，你二位都是吾們福的乾娘，老姐妹兩人隨便談罷，女掌班道，姐姐你姓焦不是，大媽笑道，你老可別這樣稱道，方才周嬌兒跟吾說了個大概，這事手到擒來，和你老放肆一句罷，吾娘家開暗娼，甚麼花樣兒沒見過，到班子裏監視着姑娘別熱小白臉的勾當，

那像探囊取物一樣呀，女掌班見焦大媽官某似的，深喜得人，又聽她娘鬧說諧話，越發信她勝任愉快，於是二人計劃了一會，方才各自回去，小福在韻香班雖然大抖，不過才幾天兒，並沒使着專伺候自己的老子媽，凡事都是櫃上的老鴿子代辦，櫃上只用着一個老媽子，不知爲了甚麼緣故，忽然被女掌班辭了，急切再雇不上人，黃蓮舫這撥客，最膩煩夥計進屋子，小福因爲沒有老媽子，凡事都是自己張羅，但是沏茶取物這些事，自己如何能辦的，因此急於用人，將和女掌班唱了氣，又未便低聲下氣的和他去說話，因託月樓去說，只見雇了來，小福無法，只得託人給自己雇，被託的人，只說急切沒人，小福回家去託人找，又因將和媽拌了嘴，在這作難的時候，夥計說，有個姓焦的女人找小福姑娘，讓到一間小房中相見，焦大娘見了小福笑道，暖坳吾的姑娘，你怎的這般福催貌轉了，活像一個官兒娘子，可愛煞乾娘了，乾娘吾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聽說你鬧啦，你姐姐常常鬧病，上地唱去的事，簡直是一日打魚十日晒網，現在到了吃上頓沒下頓的景況，眼睜七就要餓煞，人都說，放着那們抖的乾女兒不去找，去一盪拾七老臉，給你三百元二百元的，簡直算不了一壺醋，吾想，受人家憐恤，只能一遭兩次，日久天長，人家縱然不說出來，自己亦覺着難堪，吾打算出來跟活，沏茶點烟，收拾屋子洗衣服，鋪床疊被甚麼的，樣樣還來得乾淨俐羅穩，好姑娘，你能賞吾老婆子這盤飯吃麼，你要言下應允，亦不枉你和大鳳姐妹一場，你要是搖了頭，吾餓死不過臭塊地，

你大鳳姐姐誰還疼她，說着話用袖口兒擦抹乾眼邊子，小福對於人是急於要用，不過對於焦大媽的人選覺得欠雅相，但是爲了大鳳起見，又不能不將就這一步，當下回復大媽道，乾娘聽着，你既然要吃這盤飯，第一要雅比緻比，吾有撥常客可是脾氣大，同了他要賣麼吆喝麼，切莫和我君不君臣不臣的，大媽說，還用你教調，賣貨應行，上了工，你是唱手，吾是跟媽，有上有下，凡事不用你操心，管教你事事遂意，那麼吾幾時來呢，小福想了想說道，你家里去要安置安置，別等吃晚飯就來，晚飯後便有牌局，正用你時候呢，說着話，由口袋中拿出一張鈔票，看亦不看，遞給大媽道，給吾姐姐吃藥用，旋又懶懶地問道，她高低得的甚麼病，大媽小聲兒說，趕前錯後不調停，小福想一想昔日之情，今日自己這般闊綽，她帶着血分病還到大窪裏唱去，未免可疼，又想她，衣食不周的人，有甚麼養病的吃食，有病的人再不得吃口子，死更快了，因拉開抽屜，取出幾個罐頭，兩瓶果子露，半盒子餅乾，指給大媽道，給吾姐姐帶了去，替吾問好，她想吃甚麼，給我帶信來，吾只說一句話，當時就有人買來，不用吾花錢，告訴她不要客氣，想要甚麼自管說，大媽千恩萬謝的去了，到樓下，女掌班拿眼表示着問她大事如何，她只用頭點了點回答大功成就，大媽到家，天已不早，自己對於小福，又佩服，又愛慕，又感恩，又嫉妬，因想到大鳳和她一般是女孩子，小福便那麼抖，大鳳老是不長進，小福待自己雖然有恩，何若大鳳與她一樣抖的好呢，少時，焦瞎子和大鳳由地上回來，大

鳳被日光晒的面上都起了黑皮，大媽見了越發不大自在，大鳳見了許多吃食，問誰給的，大媽便把韻香班的事原原本本說了，大鳳既感激小福的情意，又替星五不平，很不痛快媽的行爲，當下勸道，媽你去爲賺錢，那管不了，不過咱賺人家的錢，賣咱的力氣，千萬莫聽女掌班的調唆，破壞人家的好事，吾告訴你罷，那個年輕的客，姓柳，已經和吾福妹妹約會好了嫁娶，誰亦拆散不得，媽你休缺那個德，姓柳的那個小人兒你是沒見着，見了面兒，愛還愛不過來呢，大概你心一軟亦就沒法子和女掌班一個鼻孔出氣呢，大媽聽了笑罵道，放你老老的五香八寶油鹽屁，吾只愛袁世凱大圓頭，小白臉子還解餓呀，大鳳喝着果子露自言自語道，姓柳的在吾身上花的錢無數，想不到他是吾未來的妹夫，小福妹子有福氣，說到這裏很惆悵的唱着竹籃打水漏勺白風，枉耽了虛名，落了一場空的幾句梅花調，大媽聽了若有所悟似的問道，鳳啊，這姓柳的和你別有馬兒溺能，大鳳撇了撇嘴道，人家希罕吾，你看吾成了活鬼啦，老遠聞得見汗腥氣，姓柳的，咱巴結的上麼，和吾福妹妹是一對兒漂亮小倆口兒，吾連當丫環都不配，你放心罷，你女兒保險，大媽見天色不早，立起身一邊取應用之物，一邊罵着吾只不懂小白臉兒有麼好處，年輕女的見了都愛它，真它媽的怪，打疊好包裹對焦瞎子道，上地去可鎖門，吾不定幾天才回一盪家呢，大鳳小聲兒說，好歹你回不了家罷，儘幹缺德事，早晚被電車軋死，大媽沒工夫和她鬥口，聽見假裝沒聽見的赴韻香班而來，在往常天黑了就吃飯，吃

了飯就睡，那知道裕德里的景況，今晚上滿心的發財致富，又見這燈火萬家的繁華，好不美滿，一處處小灶的肉香，大媽嗅着覺乎好聞，樓窗裏流出來的弦歌之聲，亦似乎分外的好聽，嘩啦嘩啦洗牌的聲音，大媽揣測着這大概是甚麼打麻將的罷，大媽到了韻香班，小福將她領入下房，指給她應用的床器褥被等物，她自己安置了包裹，然後同到小福本屋子裏來，小福叫夥計將女掌班請來，淡淡的道，咱櫃上的人老是僱不上，吾實在等不了，吾自己雇了一個來，姓焦，給咱班子裏又添一個張嘴的物，大媽問了好，女掌班笑道，你僱來吾僱來都是一樣，小福姑娘，你以後別和吾鬧彆拗，老娘兒們啦，誰說的對與不對全要有個担待，己過的事，請你恕過吾老糊塗了，繼而對大媽笑道，焦媽，你是小福姑娘找來的，自然不用吾囑咐，你的年歲够了，你們姑娘有甚甚想不到看不透的事，你可以從旁提拔一聲兒，大媽說，那自然的，凡事吾會小心在意，不勞你掛心，女掌班心裏暗笑着，小福不知世事險惡的下樓去了，從此大媽買弄精神，將韓蓮舟這撥客，伺候的十分周到，小福心中大喜，又兼他洗衣服，打掃屋子，一切無不勤謹，凡事不用小福指使，她一一的應辦盡辦，小福凡事不用操心，今日方知使奴喚婢之樂，大媽莫看年歲够了，終究是暗娼出身，自到韻香班後，梳洗打扮，裝飾入時，不多幾天，皮毛漸漸換了，腿腳亦俐羅的異樣，小福粉和香水精，無事時她老抹擦，蓮舟的朋友見了，都和她動手翻翻起來，她把二十年前舊風流搬出來賣弄，小福朋友裏對她真有發糊塗

心的，大媽撒開手段一幹，大有喧賓奪主的模樣，小福只靜坐了盤算，星五幾天沒見，衆人對她已經不甚注意，倒是一刻離不得焦媽了，在別的姑娘，似這般胡來的老媽子，早經辭退了，她却不然，她以爲大媽替自己去應酬，省得自己費力呢，一恍兒過了一星期，亦不見星五的消息，小福心裏十分掛記着他，星五自與小福分手後，到漢堂中去睡覺，雖然困得難過，只睡不着，閉上眼忍着，連起的被抱上車的樣子，很顯明的發現眼前，心裏作惡，睜開眼坐起來飲茶，吸枝香煙不覺迷糊起來，連起上車的樣子，依然發現在眼前，不敢再閉眼，披了手巾，入池去洗，洗畢，由電扇下邊經過時，星五覺得一陣寒風將腦後吹了一下，打一個冷戰，少時，覺着身上有些作燒，因想自己莫非要病，本然麼，將好了病，又失了眠，再加上這番驚嚇，復被電扇吹了一下，軟弱的身子，如何受得了這些，回家去一頭睡下，又復害起病來，作冷作燒，時昏時醒，高壽見他病得這般沉重，又憐又氣，一夜不歸，明明是又去不老實了，一番重羅了的病，比新得的還不好治，欲待不管，看着孤鬼兒似的沒人管又怪疼人的，想起他不聽老人言的地方，又怪可恨的，後來高低與他請醫調治，三天才出了透汗，慢慢地調理善後事宜，直至秋勢方才完全大好了，病雖痊愈，錢亦用完，依然像作稿時代那麼窮了，病好以後，悶得難過，欲待出門，因金風時起，每將院中的樹葉搖落，颳了來打着自己的窗櫺，如此秋聲，真教害病初起的人駭怕，一日，天晴無風，星五在長衫外套上一件棉坎肩，預算着久

病如鬼的面目，不堪對鏡，因此檢點餘錢，赴理髮所去理髮，由入座至修面完畢，始終不敢向大鏡中觀看，直至撲粉抹油之後，才敢直視鏡中，見自己小白臉兒依然固我，只增出些憔悴而已，出門來心覺爽利，但是赴何處去呢，不但手中沒有多少錢，再想想身上的衣服，又十二分的見不得人，欲待回家，又覺着委實悶極，因天氣晴和，遂向東興市場走去，這地方走路的人，都是些遊手好閑的，輕易遇不見熟人，正行走間，見對面走來一個似會相識的女人，只想不起她是誰來，臨近了那女人道，柳五爺，你怎麼這個瘦了啊，向我家去串門罷，星五無可無不可的隨她一邊走道一邊想着她是誰，來到翠柏村左近一家小院落內，進屋去落坐，星五說，你是桂卿姐罷，女人笑道是吾，如今吾和人過日子啦，星五說，你這個既是民宅，引我來豈不惹禍，桂卿獻上煙茶道，你自管太太平平的坐着，不到晚十點後沒人來的，星五自從病好，手內無錢，凡事都很消極，尤其是對於活着看的很淡，闖禍更是滿不在乎，聽桂卿之言很安靜的談話道，桂卿姐，你和誰從良，怎不擇個好地方，還住在這騷窩子裏，桂卿說，不怕五爺笑話，吾算甚麼從良，不過是乾閨女升老板罷了，你知道吾的領家葛四寶如今承受了你們小福姑娘乾老兒陸連起的買賣，茶樓的事已經不幹了，現洋錢有小兩千子，不指着吾混世吃飯啦，可是亦不容吾贖身，在此處立下外宅，吾如今不是乾閨女啦，變爲他的姨太太了，你聽着不覺得惡心麼，星五聽了搖頭表示着不然道，胡鬧胡鬧，四寶比你大着三十歲不止，如何

這麼辦，真是豈有此理，桂卿姐，你亦真能忍受，桂卿笑道，你總是讀書的人，一肚子佳人配才子，年貌相當，養人兒的心還懂那些，對待所養的人兒，還不是和小孩兒吃江米團兒一兒，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兒，說到這裏，眼圈兒一紅，淚珠兒一打轉兒，星五見他傷心，忙用話頭兒與她打岔道，可是陸連起的買賣怎麼歸了葛四寶了呢，桂卿拭着淚道，陸連起因為吃醋氣死啦，素日和四寶很熟識，四寶充假是連起的盟兄弟，將舖中一羣老憨同事嚇住了，買賣歸了他，五爺，你別和我裝傻，陸連起被你氣死，這些事你裝不知道成麼，星五聽了不覺一陣難過，想想陸連起，地道是爲情而死，只不過人物粗俗一些罷了，情這種東西，是宇宙間萬物所共有的，蒼蠅還配對兒呢，何況是人，粗俗與文雅沒多少分別，那天窗前梳髮，不想害了連起一命，真算得我不殺連起，連起由我而死了，可是他被我害死了，我又如何，還不是窮的不敢去韻香班，小福還不是把一切可人的東西，整個兒被黃蓮舟或其他的人來享受，想至此伏在桌上哭起來，桂卿見了苦笑，道，奇了，自古至今，沒見過仇人哭仇人的，他和你爲了小福仇深似海，你和他當然仇似的深，他死了你該歡喜，如今你反大哭他，從此看起來，你是世上一個最有情的人，連對男人，對仇人，都一般的有情，可惜我不讀書不識字，形容不出你的好處來，只能說你是情聖人，情神仙罷了，星五抽答一會，拉住桂卿雙手道，桂卿姐姐，陸連起爲吃吾的醋氣死了，尚有姓柳的哭他一場，姓柳的要吃旁人的醋氣死時，誰能哭我呀，桂

卿聽了不解道，五爺，小福和你是未來的小倆口兒，萬人皆知，只有你能氣死姓陸的，世上還有人能氣死姓柳的麼，星五笑比哭還醜的叫桂卿道，傻姐姐，你知道甚麼，說能的，將頭偎入桂卿胸前，小孩兒磨人似的又哭起來，桂卿立在星五之前，覺得如在夢中似的又奇異又迷惘了一陣子，老大一會，星五的眼淚，濕透了桂卿的衣裳，桂卿方才驚覺，撫摸着星五的頭髮勸慰多時，才將星五勸止了悲哀桂卿立得腿酸拉把椅子與星五對面坐下手拉手兒問道，五爺，你們高低是怎麼一件事，吾所知道的究竟是道聽途言，算不得真事，你能够凡事不背吾，說出真情實話來麼，星五說，那沒甚麼，自從咱們分手以後，當夜吾就住在小福那兒啦，說至此，覺得桂卿的手顫抖了一下，星五知她對於自己有着真情真愛，聽說住在小福那裏，十分走心，因此手顫，星五硬了心腸故作不覺的接演前文道，到次日在她那裏吃的早飯，飯後因我髮上有油，洗去油，小福與我梳髮，坐在窗口前爲過風兒，不想陸連起亦去了，下車時正看我和小福，他立時得了暴病，由原車拉回去了，因此將我嚇病，至於小福吓的病了沒病，我是一概不知，我一病多日，險些死了，直到今日，方才出門，實不相瞞，這場病耗了個津水瀝盡，連衣服都沒有可穿的了，韻香班如何再去的，桂卿道，小福和你那樣好法，何在乎衣裳錢財，有一元錢開盤子就能見面，亦值得難過，星五道，世上事誰拿得穩，我們倆無話不可談，吾索性告訴你能，小福已然闊別，有個姓黃的客，論千論萬的打牌，我和她久不相見，難免日不

見日疏，她又有那般闖客朝夕團聚着，我這般景況，怎好與她相見，假如我到韻香班去，正遇她和姓黃的上汽車，假作沒看見我上車走了，我的死啊，恐怕比陸連起還可憐呢，說至此，天已不早，桂卿起身取出一個手巾包兒來道，五爺，我們倆雖則是一男一女，一般亦可以交朋友，如今吾手頭兒富裕，前者使用你那四十元錢，已然存在這裏預備着奉還的，只是見不着你的面，今天請你來，正爲了還這筆錢，你要是不等用，縱然不收亦無妨，如今正好用這錢置辦衣服，剩下的好做別用，請你把這錢收下罷，以後再用我之處，千萬找我來，萬勿客氣。星五接過手巾包兒來道，前事不提，這錢算我借你的，容我還你，桂卿怕他沾滯，忙道，算借我的，還我時我還要利息呢，星五明知桂卿是哄自己，爲了救急計，只得答應着告別，走在院中，見個老媽子正收洗的衣服，把眼緊看着星五，星五到門外問桂卿道，這老媽子她不會多事麼，桂卿說，她是吾的心腹之人，不然就不讓你家來啦，以後隨便來找我，星五與桂卿別後，因有了錢，一路行來，大有絕地逢生的樣子，因天晚來不及買衣服，又因着金風吹起，新病愈的身子，衣服又少，故此急於回家，來至馬路上，正遇見焦大鳳在站頭上等電車，大鳳見了星五忙叫住道，咱一同走，二人同行着，大鳳問道，五爺你更瘦啦，老沒見哪，吾有要緊的事和你說，咱走胡同罷，二人進入胡同中走着，星五說，你如何自己出來，大鳳說，吾近來老沒唱，吾家現下不指望吾吃飯呢，吾媽很發洋財，現下她跟着小福妹七呢，吾可告訴你

，這事於你可不利，她們說話不背吾，豈不知我是個大奸細呢，女掌班，福她媽，吾媽，三舅老鼻烟壺，一個好人沒有，定計和謀，專門破壞你和福妹的姻婚大事，你大概又病啦聽我媽和我爹說，僱了我去，爲得是治那個姓柳的，不想那小子始終沒見面兒，吾因此很惦記你，今天因爲吾爹病了，與我媽去商量請醫生，上福香班去了，剛回來，小福妹鬧了，像太太似的，見了我淡比如水的，一點兒不親熱，我因此不敢高攀的、只說了三言兩語的客氣話便分手了，以後你們兩個人的事，處處要留神，說話務必背着吾媽，莫看福妹和吾擺大樣兒，我念着昔日之情，凡事還是向着她，但盼着你們倆口子到了一塊兒，我比甚麼都痛快，說至此，小風兒刮得很涼，大鳳因走胡同，越走越離家遠，又因着星五衣單，不敢再說，止步作別道，我們再談罷，風太涼，你趕快回家，我給家裏請醫生去，星五與大鳳分手，急忙回家，到家中覺得身上很冷，鑽進被窩去一邊發燒一邊想，想不到陸連起會死了，我們一般是和女人真心實意的用情，偏他死在這上面，我呢，除了小福，又有桂卿大鳳和我很好，但她們都是自動和我好的，連起以所死的緣故，就是愛情出於自己一面兒，小福越厭惡他，他越向裏苦鑽，可見世上男女的事，非從女的那面有了情的，男子不可進步，剃頭櫃子一頭兒熱的局面，結果，輕則搗糝，重則喪命，世上人不明白這個，要向溫柔來探險，真是可憐可嘆呢，自己胡搗鬼，工夫大了不知不覺的睡去，次日，幸喜天氣很晴，自己的病，居然沒有返回，出去買了衣裳，

回家來換好，又着意梳洗一番，帶了餘錢，直赴韻香班來，此時在下午一點多鐘，因黃蓮舟的牌局天亮才散，客人們走後，大家才睡，此刻除了廚役與看門的醒着，餘人都在夢鄉，星五上樓，靜悄也並無一人，星五不知小福屋中是否有客，不敢公然直入，進退兩難之際，忽見表兄王少安所認識的二姑娘繫着褲帶走來，星五知不能躲，見她對自己端詳一會道，五爺，早班兒，屋裏坐罷，你表哥剛走，星五無可無不可的隨二姑娘走入房中，落坐後，遞過紙烟，斟杯茶道，不很熱，這還是昨夜的茶呢，找少安有事麼，他上次說五爺穿孝呢，原來換咧，星五知她不曉得自己在本院中有人兒，因苦笑道，吾認識小福，今天是來打茶圍，不是找少安，二姑娘很驚異的答道，五爺有人兒，吾怎麼不知道影子呢，老的生的，星五道，老擋子呢，二姑娘洗了手，吸枝香烟對星五道，五爺，吾有幾句話和你說，信亦罷不信亦罷，實不相瞞，少安不久就弄我從良，我便是五爺的小表嫂子呢，我們是親三分向，小福姑娘的底吾不能洩，五爺的景況，少安和我談過，在小福早先沒客時，認識她身分正合，她愛的是漂亮小夥兒，五爺又真漂亮，算得買金正遇賣金人，當然倆人要有勁，如今她兩撥兒闊客，一撥是姓黃的，牌局闊的很，五十多歲的黑胖子，這撥客闊而不熱，還有一撥姓臧的，二十來歲小白臉，一年四季穿西服，這撥客可算得又闊又熱，五爺，不怕你過意的話，韻香班得不來就不來罷，大概你是不常到這裏來，小福姑娘，今非昔比了，大約着趁個一萬多塊錢，每天除了姓黃的姓

減的這兩撥客以外，生客完全不見，熟客來了向空屋子裏一讓，冰走了完事，各花茶館請她上台，無論給多少包銀都不幹，裕德里的班子算中華部，會唱她不上台，落子館兒給她出月份兒，她都沒問這一段，自以爲功成名就，甚麼好吃的亦懶怠吃，甚麼好穿的亦懶怠穿，舉動一切，比太太還太太，同院姑娘，除了月樓給她當丫環，吾們大夥齊了心，都不和她說話，她亦臭美自大的不肯和人說笑，女掌班恨她入骨，只她有牌局，怕她挪班，因此和她怕好兒，如今更了不得，她自己用着個老媽子，姓焦，聽說是她乾娘，對於她的事是大拿，凡小福的客，不將這老媽子打點好了，簡直是不成，一言超百語，光指着小白臉到小福這兒來苦嫖，縱然小福念着昔日之情，這焦媽亦給你出格稜，五爺，你不耐聽亦罷，吾反正是一片好心，星五將一枝香烟吸着紋絲兒不動的聽，烟灰兒很長的不散落，正在這工夫，門帘啓處，女掌班走入，將星五端詳了端詳，問二姑娘道，是你的客麼，二姑娘起身笑道，是朋友，這是吾們王二爺的表弟，小福姑娘的客，人家來打茶圍，咱這裏沒人讓客，吾從茅廝出來正遇上，女掌班聽了不加可否的到帘子外邊叫將起來，天到多晚咧，還停它娘的窮屍，來了客沒人管，這班子還成生意麼，一派鵝鳴相似，將圍院人等噪醒，月樓先起來問明原委，到二姑娘屋裏，與星五相見，很親密的問長問短，二姑娘見了不悅，淡匕的走到鏡台前照着臉自言自語道，鶯匕沒到，紅娘的前站先來咧，月樓聽見假裝沒聽見，出門去到小福屋中，見床上錦帳低垂，知她未

醒，探頭帳中，伸手被裏，將小福驚醒，小福剛才睡着，夢見和星五見面，將要說話，被月樓叫醒，很惱的打了月樓一下，緊趕着閉上眼去追那未做完的夢，不想再不上頭兒，怒極了爬起來，見月樓伏在床邊，正叫着自已，沒好氣道，我沒死，你叫甚麼，好容易人家見了面，被你給，言至此自覺失言，低頭不說，月樓冷笑道，夢裏見面是假，醒着見面是真，吾把假的你擾散了，還你個真的不成麼，小福滿心願意她能言行如一，又恐拿他說取笑，遂假怒道，滾出去，別給大人添氣，月樓聽罷向後走着自言自語道，吾把他打發走，說說你不願意見他啦，他自此永世和你不見面，你可別後悔，小福聽了跳下地來，一面用脚找鞋，一面驚問道，老三，是他真來了麼，月樓冷笑道，你再不起，他便認識別人了，你到一號去看罷，小福抱着鞋，到一號裏，見二姑娘夾在星五腿間給星五點烟，小福本與二姑娘不和，如今見此光景，不由的恨憤相加，變色道，這是吾的客，用得着你給招待麼，二姑娘回頭，見小福在前，月樓在後，知是月樓給挑撥了是非，忙解釋道，小福姐你聽着，五爺是你的客吾不知道，他是吾的客王少安的表弟，他同少安來過，是吾的朋友，吾自招待吾的朋友，與你何干，小福聽了怒道，王少安誰的兒子，教他趕他媽的船去罷，此時聽口角的人堆滿了帘子外邊，都不敢進來勸，聽到趕船這句，不由的都笑出來，焦大媽起來，問衆人何事，夥計說，你們姑娘來了客，坐在二姑娘屋裏了，因此辦嘴，大媽說，你們還看熱鬧兒，將客讓到小福姑娘房裏坐不

就了結啦嗎，夥計笑說，吾的老魚奶奶子，沒你老的金口玉言，誰敢向本屋子裏讓茶圍客，大媽說，快讓罷，別放你娘的屁呢，夥計吐吐舌頭，小聲兒說，領法旨，大媽笑着給夥計一個老和尚塌燈，打的夥計縮着脖子打起門帘道，請二爺本屋子裏坐，星五起身，左有小福，右有月樓，唱殺廟似的三人來在小福屋裏，二姑娘生氣，自回良房去了，星五到小福屋裏，見這番凶陳設，又與前次所見的不同，只覺物物都是初見，一宗宗一件件莫之能名焉呢。再見了床上的被褥，亦都是外國的，星五想，以前聽人談過，一套洋舖蓋，價值一千多塊呢，看這情景，以前的海誓山盟，簡直的沒法子靠得住了，見小福坐在床邊上不語，倒是月樓問他怎的一去不回頭，由夏到秋才見面，星五滿腔的存貨，打算來此說個痛快，今被這屋子新陳設給阻止住，只淡七七地答道，病了剛好，今天第一次出門，月樓說，大概還沒吃飯了罷，星五不答，月樓回頭問小福道，咱和五爺一同吃好麼，小福點頭道，可以，其意甚淡，其態甚懶，星五見了很不悅的向月樓道，吾新好了病，醫生說，不准動油膩，月樓說，不動油膩咱三人都吃素還不成麼，星五正要攔阻，忽見個半村半俗的老媽子進房來道，月樓姑娘，你亦該漱口洗手去，少時就開飯呢，黃二爺今天上午兩點請吾們姑娘吃大餐，少時便到德義樓去呢，說罷，掀起門帘喊夥計與華園樓上去電話，問洗單間兒的黃二爺走了沒走，要沒走就提吾和他說電話兒，月樓吃了魚大媽的無趣，假看着小福，希望着她給作主，見小福一言不發，粉頰低垂，月

樓含着眼淚自回本屋子裏去了，焦大媽見月樓走後，一似屋中無事一般，坐在椅上抽着炮台烟的罵，這裏不是粥廠，粥哥兒粥姐兒不離門，如今可不是當初了，有姓焦的在此，誰敢拿着小福姑娘當口菜，那可就算瞎他娘的心呢，星五聽能偷着小福時，見她的左半邊臉和耳朵都是紅的，知她難以爲情，於是很有信二姑娘方才之言非假，忽見門帘啓處夥計說，華園黃二爺來電話說，請二姑娘到德義樓去，二爺已經上車了，焦大媽聽了，一言不發，將玻璃櫃開放，取出小福應穿的衣服，放在床上，一面鎖櫃，然後看了星五一眼，其意若曰不鎖上怕你窮小子偷，順手又取出化粧品盒子，喊着打臉水，水到後，喊小福道，快臉洗罷，莫看黃二爺候着，活財神的客，萬萬誤不得場面的，小福懶乜地起來，慢條斯理的洗臉，焦大媽由腰中拿出一連子鈔票，舉着問小福道，帶着一百塊錢，壓櫃惠飯帳不醜罷，小福輕乜答道，成啦，大媽在門帘邊叫來人兒，將鈔票遞給夥計，告訴那人，這是十塊一張的十張，放在德義樓櫃上，就說是小福姑娘惠黃二爺諸位的飯帳，記明白了，用了時着櫃上開條子回來交數，不用時原錢帶回來，夥計接了很恭敬的答應着，大媽吩咐已畢，又預備鞋盒襪盒手巾盒一大堆，通放在床上，星五見此光景，知大事已去，慢說小福和自己從良，連來此處打茶圍都不成了，最奇怪的是小福逆來順受，任憑這老媽子胡作非爲，不敢駁回她，真乃怪事，小福洗臉換衣服，德義樓電催三次，大媽急得像甚麼似的，小福不能不走，臨行對星五道，你等着吾，吾去十分鐘就

回來的，大媽聽了道，回來幹麼，黃二爺今天還包箱了呢，吃完散去看戲，你能够不去麼，小福故意作沒聽見大媽之言，只對星五戀戀不捨，又轉身吸着了兩枝煙，一枝遞給星五，一枝自吸着向外走，又回頭看了星五一眼，一似此別難再見似的，一步行三指的走出去，星五此時，又悲又氣，真不知是死好活好，大媽見星五被自己的下馬威給嚇住了，索性一不作二不休的得罪於他一面收拾屋子一面對星五道，你便是柳五爺，吾久仰極了，和吾們姑娘當初好過厚過，吾滿知道，她是吾的乾閨女，凡事不瞞吾，五爺既跟她熱過，自然願意她一步登天，她到了好處，五爺是不樂還是不喜歡呢，方方來電話請她的這撥客，是個大財主，自從認識她結至現在，只脾底就下了兩萬多塊，把她寵的是客不見，每天吃飯都嫌累的慌，怕五爺過意的話，慢說五爺拿着一塊錢來打茶園，他連打牌的客都沒氣力招待，吾勸五爺，有洋錢那兒不是找樂，何必在根樹上吊死，再說她馬上的情形，姓黃的算得她的包家兒，聽說年前就從良了，光是給她家裏便是兩萬塊，普通的茶園客還巴結個甚麼勁兒，吾常聽吾們丫頭大鳳說，柳五爺好脾氣，向熱兒，真是，要把向這兒來的這塊錢，花在時調棚子裏，真顯着又闊又仁義呢，星五此時怒極，本打算候小福回來談一會子話再爲分別，從此不來亦可，既或她一時不能回班，能和月樓述七肺腑亦是好的，但這焦大媽，她不但放月樓進門，連她亦不出門，只一味念窮殃，星五忍無可忍，開一元錢，立起身便走，大媽相送到樓梯邊揚言道，五爺，

不知那裏有熱擋兒候着呢，等吾們姑娘回來再走不呢，亦省得吾落包含呀，星五此時氣極敗壞，她說甚麼，亦聽不入耳，女堂班見星五走後，到樓上來，拉焦大媽到小福屋中，大媽唱了一段丑表功，女堂班低聲笑道，阿也，可好老佛，這個鬼子小子一進門兒，吾便提心吊胆的怕，但盼他從此斷了這兒罷，星五出門來，覺着天眩地轉，日冷風淒，站在裕德里東口兒上，看熙來攘往的人，很詫異的這芸芸衆生，幹麼這般擾攘不休呢，你們都有情人兒麼，你們的情人兒都沒變心麼，都沒有第三再出來從中作祟麼，很迷糊了一陣，金風起處，將自己吹個清醒，信步向四面鐘走着，到新旅社前時，見一輛四輪汽車載着小福和一個黑胖子，發一股子臭味過去了，揚起塵土老高，星五眼看着飛塵，再想想這撥客的譜兒擺得真足，很自笑的想，古人望塵莫及之語，是專爲我今時寫照呢，將心一橫，從此不再認識小福，免得花錢惹氣，焦媽之言很對，拿打茶園的錢去聽時調棚子，自然顯得我最闊綽，對對，焦媽是我師也，幹麼恨她，星五此時，腦筋錯亂，已入半瘋態度之中，胡亂遊行一會，忽然想起，自己還沒吃飯呢，進入一家館子裏，擇個小間兒要酒要菜，一行喝着，一行倒鬼，猛聽隔壁有女子說話的聲音甚爲耳熟，見木牆上有個寬縫兒，看個正着，原是未來的小表嫂子二姑娘，同着個黑臉白牙亮背頭的人吃飯，聽那男子說，相好的你用不着生氣，小福這孩子早晚吾給她個樂子，這話不是吹，還飛出咱的手心兒去麼，可有一節，王少安的事，你自己可斟酌好了，咱倆人好厚一場

，吾見到的吾必說，聽不聽那就在乎你自己了，聽女的說，你別胡思亂想啦，王少安弄吾從良的事，那叫說着好聽，真事兒在那兒啦，別聽傳言，好厚是咱們，男人聽了說道，王少安那節，吾還沒上心裏去，他這表弟，吾聽說是個俊頭，小福貼他，你爲了這個雌兒逛的落道孩子和小福生氣，不怕相好的你不悅乎的話，這件事真教某家走腸子呀，那女的，遲頓一下道，碎，別他媽的胡噏，吾那是看佛敬僧，吾優待他，他表兄無非洋錢多進點兒貢，人家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學生，幹麼，吾和他還有別的，真是，吾昨夜打黃梁了就不好，夢見吃包子，今天真它媽的喪，儘是氣生，男的見女的惱了，笑着露出滿口的白牙，顯得臉蛋子越黑道，得啦，吾不對啦，怨吾，咱爲侯景還帳，前勾後抹，二人止了談鋒，吃喝一陣子，女的拿出一張大票，找回九塊錢來，那男的毫不客氣的帶入門裏，聽那女的說，家裏用錢，打發人給送去，你敢回家，咱是蘿蔔大的區，方才那是麼呀，不回家致於麼，男的含羞帶笑的道，誰回家啦，吾們二格和他娘住姥七家去了十幾天啦，吾敢起誓，女的道，起誓不如放屁，下次再那麼着還似那個樣子時，看我跟你怎麼個舉動，男的說，得啦，走罷，叫外人聽着觀之不雅的二人出小間，星五又到門帘邊來看，見女先男後向外走，館子中人相送說，閑哉，男的道，九至十二的班兒，說罷藐視着一切的去，星五歸座後自思，原來妓女都是這般混帳，比較起來，小福還是此中的者賢呢，胡亂吃罷了飯，無精打彩的回家，到家中一看，門前挑着紙錢，見高

壽哭得淚人相似，原來住房的吳姓家，那位光桿兒老太太死了，當柳母在世時，原與這吳老太太走的很近，吳姓只一此人此外用着個老僕人高壽，吳姓住柳宅內房子有年，今一旦病老而死並無親故，所幸稍有積蓄，高壽央星五幫忙，發喪亡人，高壽是個義僕，爲人又十分忠厚，主母的遺財，文分不取，盡着數兒的花在亡人身上，每逢七日念經，一直到七七四十九日才出殯，這四十九天，星五打內，高壽打外，好容易將白事辦完，已經到了十一月天氣了，此時星五手中已經無錢，高壽因無處可去，與星五搭夥過度起來，他白住星五的房子，每日供給星五的飯食零錢，勸星五免去外務，急速找件事作，星五前些日辦着吳姓白事，尙不覺着寂寥，如今無所事事，覺着非常之悶，許多閒是非，一一兜上心頭，這天天氣很好，有日無風，將用不着的衣服，送入長生庫裏，到澡堂中洗澡理髮，然後在小飯館裏吃了飯，無聊極了，忽然想起桂卿大鳳兩個來，桂卿那裏，似乎不能再去，一則怕遇見本夫，二則前欠不能償還，勢難相見，莫若到大鳳那裏還可以得些小福的消息，信步來在東安市場內大鳳唱的柵子前邊，盤算着不知大鳳今天來唱沒來，正猶疑間，見大鳳由西邊走來，吃着烤山芋，一眼看見星五，並不說話，只向星五招手兒，於是大鳳在前，星五在後，向漫窪中走去，見行人少了，才止步談話，大鳳說，你老沒向韻香班去對不對，聽吾媽說你被她輩出門外，再不敢到班子裏去了，從打那以後，她便似病非病的無心待客，姓黃的客犯了脾氣，亦不去了，現在亦沒客啦

，你老不見面兒，這豈不活把她想壞了麼，星五聽了一陣心酸，忍住眼淚咬硬道，那可是活該呢，大鳳妹妹，我不惱她旁的，你媽那般胡鬧，吾只不明白他幹麼不教駁她的回，一句話不就辭退了她，大鳳聽了代爲辯護道，不是吾向着吾們福妹，內中有個情由，吾媽每每說吾病重，要死要活，福妹諸事担待吾媽，還不是因着這層，不辭退她，還不是爲吾，如今吾可忍耐不了啦，那天吾媽漏了空，吾對福妹來個大佛升殿，及早把吾媽辭退，再不然於你們的終身大事，可有了天大的妨礙了，你亦不必進場子聽，免得吾爹對吾媽說起你來，又生事非，以後我們可以在茶下棋處裏見，我每次唱完，出來看你，有甚麼事情，再告訴你，二人別後，星五回到家，心中對於小福，不覺死恢復燃起來，一宗七的好處，都感激着，一樣樣的壞處，都原諒着，因此對於與小福相見一層，又成了刻不容緩的一件事，但此時已至嚴冬，尙穿着秋天衣服，並且是手無分文，韻香班縱然姓黃的客不去了，自己這般景況，如何再去登門，打算前去，當由購置新衣服入手，但是錢打何處來，可通融處，只有王少安和桂卿，少安無地方能以找到，找到時亦是十有九空，桂卿却能下拿九章，可是憑甚麼再去和她張口，思維再四，惟有閉門思過，不再荒唐，主意拿定，每日只以看書消遣，直至十二月初間，高壽見星五不出大門，志任向上，拿出幾元錢來，給星五將舊棉衣服贖出，暫且穿上，星五身上既暖，遂赴下棋處而來，在大鳳調劑子左近，有家賣茶的一間矮屋中，有兩副案子，每案子上放了三套

象棋盤。游手好閒的人，聚在這裏下棋，銷磨光陰，其餘不下棋的，都看歪脖子，這些下棋與看歪脖子的人，凡進屋來的，便由管理人倒下一盃茶，喝不喝便收一個銅元，喝了再討的，每盃加增銅元一枚，星五來在下棋處，屋裏的空氣，又熱又臭，因無坐處，只立在窗前向外看，管理人見他不看棋却向外邊看，不知他是個甚麼人，幸而不大工夫，大鳳來了，星五急忙出門而去，二人走着談着，大鳳說，我每天必來這裏三四次，只不見你的面，你怎麼老不出來，莫非你又病了，星五說，實不相瞞，吾連衣服窮的都混不上了，還出來作甚麼，大鳳說，福妹近來除了姓臧的這撥客，簡直沒客了，吾媽因沒外快的進項，近來亦很煩悶，以前的高興，全沒咧，每每家來，半天半天的不到班子裏，吾媽說，近來福妹很膩，打算要上花茶館去唱，所爲開心，不過因爲沒給中華上台，自己到花茶話去賺錢，於理不合，燕樂山泉義順來說買賣的都謝絕了，答應着不論哪園子裏搭桌，她去上客串，所爲是出去散動散動開開心兒，你留神報子罷，她在哪裏貼客串，正好與她相見，星五心裏很以爲然，口中支吾着說，見面不見面，亦沒有多少關係了，大鳳說，吾說的是好話，你既不能到韻香班，她又不能到你家去，有這樣機會，萬不可錯過，你要知道，她答應人家上客串，還不是藉此尋訪你的下落，吾見她時，便告訴她說，咱倆人計議妥協，她在哪園子唱客串，你上哪園子去聽她，以便見面，星五假意咬硬道，你輕易亦不容易見她，縱然見她照這樣說了，我亦不去聽她，大鳳說，吾盡

吾的心意，去不去由你自己了，我們再談罷，星五由此，每早出門，到貼戲報子的地方去看，有無小福客串，一天天直至二十二日，方見義順茶園的報子上，有清客串花小福京韻大鼓字樣，回家來同高壽胡亂吃飯，吃飯間，高壽道，五少，前些日子我看你躺在被窩裏看書，以爲你學好了，所以把吾的棺材本兒提出幾元來，與你贖了衣服，不想你身上穿暖，不再看書咧，你吾以後的事，真不好辦，星五說，且莫想到以後，今夜要天塌地陷了，明天諸事都無須乎顧及了，高壽說，天塌地陷的事，出在惡人多的地方，天津善人多，萬無其事的，咱們一天一個現在，你用紅紙寫個帖子，貼在門前，寫上吉房招租，星五問道，那間出租呀，高壽道，統共四間房，你住和吾住的兩間不能出租，餘的兩間，租些錢，亦好補助我們嚼裹，星五笑道，我不寫，高壽着急道，你還窮不怕，星五笑道，北間裏吾們老太太新死，南間裏你們老太太新死，怎算得吉房呀，高壽聽了有氣道，由明天起，我不做飯，星五笑道，你不做飯，我們向飯館子裏叫着吃，說罷，洗臉，撲粉，攪髮，抹油，頭面修飾已畢，欲換無衣，只得將就着赴義順去，去的時候很高興，到了義順門口兒上，有些進退兩難呢，正在這工夫，一個熟茶役見了忙道，就知您來，留下體己座位了，緊挨彩房靠窗戶，得聽得看得說話的地位，星五隨他進園，見人位已經滿坑滿客，園中的黃紙報子，貼了四五十張，名角很多，星五知道這許多名角，都是准慌不演的，演不演並無關係，只看見有了花小福的報子，心裏便安穩了許多，這

工夫台上正是李子卿向河泊調，唱三娘教子，並無人聽，客位互相說笑，喧嘩不休，紙烟的烟，薄霧似的籠罩着園中的一切，宵乾果鮮果蜜餞南糖等食品的托盤兒，此來彼往，儼然戲台演西四小上攻的那樣使人目不暇給，賭食品的籤筒子，墩的人尤爲心忙意亂，敬票的敬食品爲酬酢，爭坐的口角，喊叫沏茶的喧嘩，呼喚不靈，以蓋擊壺的警告，亂糟糟不勝烏烟瘴氣之至，楊子卿下場後，接着是盧湘卿單弦唱勸嫖交友，底下是劉文治閩德寶的戲法，葛文通鼓書的獨占花魁，張順興竹板快書的快活林，這半天一場一場的真把星五膩煩的就短兩頭碰死，許多場不見坤角兒，園主覺着不甚得勁，所邀的坤角一個亦沒到，其役頭目與園旁一家妓戶相熟，妓戶中有一金牙翠寶，唱得一口好靠山調，急忙陪過來臨時客串，這姑娘長了個介乎人鬼之間的相貌，再配上不及理粧的亂頭粗服，真能嚇人一跳，莫看綉外，然而慧中，好條一管簫的喉嚨，高歌喜榮歸一曲，真比成了名的唱手還在上，翠寶下場，大翠英上台唱了一段博望燒屯的大鼓，平穩無疵的去，大翠英在彩房中，並未向外看，所以星五坐在彩房的窗外，並不知道，及下台時，一眼看見星五，進彩房後，靠窗落坐，窗眼糊着的格錦，久已破碎不堪，翠英由紙破處與星五問好，然後道，吾們老二一會兒就到，你們常見麼，星五說，久已不見了，吾近來收心不玩兒啦，翠英說，從打她歸了班子，吾們亦不大見面，人家鬧啦，年紀兒好，容易抖，像吾，擇下三十向四十上數啦，還幹麼，抖啊，只好看着人家罷，星五因同座

的人都用眼死釘住自己，未免覺着不大得勁，只點頭兒表示着然也的意思，只不答話，翠英見星五對於自己不喜歡多談，忽見慶翠仙等唱蓮花落落的幾個人進彩房，拋下星五去和翠仙寒暄，趁着其餘角色等互相招呼中，翠英出後門回家去了，自大翠英下台後，台上王艷芳時調唱了學熟客，周金榮悲調唱了妓女托夢，慶翠仙蓮花落唱着十里長亭時，天氣已然不早，只見小福的影子，星五想，大概她疏懶成性，那肯大冷的天氣出來走唱，尤其是那般大的身分，當然不屑於重遊舊遊之地，既而想，或者姓黃的客又去了，若打上牌時，自然不能拋下牌局來唱客串，縱然她不肯失信，女掌班和焦媽亦要阻止她的，看看牆上掛的破鐘，已經四點半了，還不見小福來，星五已經絕望，自行很疑惑的想，不知大鳳見着她了沒有，但願未曾見面能，倘若已經見面，說過吾來聽她上票，她居然不來，於自己的面子上太難爲情，想到這層上，小福來不來，覺得已不成問題了，只掛記着大鳳曾經談過自己來聽她上票與未談過這層，似乎是個很要緊的節目了，星五正自搗鬼，隔窗見後台中走進一個唱手，細條身材，心中一動，大概是那人兒來也，脫去斗篷再看，原來是小月樓，聽她對後台人說，吾們老二有客，客走了一准來，吾來先唱吾該唱的那一段，她真不能來時，吾再替她唱一段，後台人假意表示着歡迎，此時客串坤角們來得很多，上台須按先來後到次序，因此月樓先不該着上台，站在窗前向外看熱鬧，她是燕樂昇平的角色出身，沒見過義順茶園的這般內容，最奇特的是，嚴寒天氣

園中的蒼蠅，打頭碰臉的那麼多，空氣的味道，莫可形容，她本是求過學的女子，很認識字，看那許多報子，寫得牛鬼蛇神，將劉萬達的達字誤作遠字，蘆湘卿的湘字誤作相字，再看長方形的一個小台，台後牆上掛着個破鐘，鐘的左右各懸一方小額，黃額蓋字，左邊這方上題着望月，右邊這方上題着彈琴，在表面上看，文詞却很風雅，月樓細想了想，不覺暗罵題字的這人缺德，因為該園的地方很小，客位不能一律直視台上，在懸望月額這邊的客位，有一半須轉過脖頸去向後看，如此這些向後看的客位，都成了牛，至於彈琴二字，很明顯着表示着顧曲的是驢，這人摘得是犀牛望月對驢彈琴兩句成語中的四個字，難得園主人亦不懂，更難得的是，聽曲人成年際論萬的上客位，無一個瞭解，指示給園主聽，她對了這四個字十二分的沉吟，星五看得呆了，揣知此人原來識字，並且還須明白講章兒，因此捨了園中一切都付之不聞不見，只專心注視着月樓，月樓覺得窗外有人看自己，移目看時，原是柳星五，不覺大喜，因小聲兒道，五爺，她少時必到，找你有要緊的事，她乾姐姐焦大鳳，已經與她見了面，你的事她和我商議了辦法，月樓這樣沒頭沒腦的話，星五聽了不知所謂，究竟是怎麼一件事呢，原來大鳳自與星五別後，心中十分難過，想一想星五這人，與小福成其夫婦，着實可愛，再想一想，對於自己的好處，着實可感，又想一想，母親害得他，着實可憐，如今他沒有衣服可穿，當然更沒有錢花，這般景況，又着實可疼呢，吾必要覓個機會，與小福會上一面，將他

近來的景況，和她細說一番，看她怎樣相待於他，這一天焦大媽，因為小福是客，與小福有了心，賭氣回家舒怨氣，和焦瞎子嚼說小福的不是道，小福這孩子，洋錢掙得多了，凡客看不上眼，當初有黃二爺天天打牌，可以不要一切的客，自從黃二爺開了脾氣之後，還有誰呀，只不過就是姓戚的那撥客，吾勸她，來了生客好生招待人家，好着人家認真花錢呀，她好，除了姓戚的以外，無論是誰，概不招待，吾那裏是去當媽比，簡直是和混世一樣，除了不能替她留住客以外，所有的茶客，滿得吾去上勁，人家花錢爲她，還有爲吾的麼，一撥七的客人，都冰的不敢回頭，她敢情是已經發了財的人了，有客便有客，沒客便沒客，女掌班的受不了，吾更受不了啦，方才好心好意的勸她，不想她拿着人心當作驢肝肺，是吾和她口角幾句，回家來和你說說道道，焦瞎子只能勸她幾句，不敢說老婆甚麼，大鳳聽了如何忍得，問她媽道，吾真不明白，女人過了三十歲，好好的一個人，便會混帳起來，吾問你，小福有客時，你挾制着她，怕她和客熟了，整個兒的專門賣給姓黃的一個人兒買，你可把姓黃的拉住了啊，怎麼人家不來了呢，不教招待第二撥客是你的主意，如今凡客都得招待，亦是你的主意，倒是那炕頭子熱呀，吾告訴你，小福不好意思和你說甚麼，是她念着和我乾姐妹一場，說句好聽的，那叫看佛敬僧，說句不好聽的，那叫打狗看主人，別自以爲合得着似的，你想想，給人家當老媽，小福是你主人，你是小福僕人，幹麼那樣吃甜咬脆，別裝玫瑰兔蛋啦，沒吾的話，你

早就被辭，滾蛋回家大吉了，大媽聽大鳳替小福說話，氣得要死，素日溺愛寵慣了的，久已女比娘大，如今大鳳揭她的禿瘡瘡子，氣得她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哭着鬧，自己報應，生了這般架炮向裏打的女兒，小鳳說，凡是要講情理，咱吃着人家穿着人家，就該忠心報主，如今反過來以奴欺主，還有天理良心麼，焦大媽自知說不倒大鳳，使氣子拉條被子睡了，焦瞎子不敢遠離，告訴彈弦的今天不上地，大鳳因此得了機會，悄悄到韻香班來，前者大鳳到韻香班來，因大媽在此監視着，不敢親近於她，今天大媽回家，聽大鳳在樓下喊，老二，出去了麼，小福忙把樓窗打開，點頭笑道，上樓罷，吾屋裏沒人，大鳳上樓，小福跑出來將大鳳拉入自己本屋子裏，大鳳這人，生長在破屋陋巷之中，覓生活於低級社會以裏，那見過這般陣仗，綉帘揭處，便有一種香噴噴的暖氣迎人，那香氣往鼻孔裏鑽，那暖氣捧住了自己的嘴巴兒溫存着不去，進門來，凡事凡物都是初見，五光十彩，目不暇給，許多坐臥的器具，會識不出那件物器上可以落坐，小福挽了自己的手，同坐在一個小床上，軟綿綿的陷屁股，將大鳳吓了一跳，但是驚未吃完，不知怎的又將屁股凸起來，大鳳心中以為有趣，再看小福的衣裳，和所坐的小床，配上自己的這套穿章，簡直不倫不類，在大鳳肚皮中儲蓄了萬語千言，預備看見了小福，痛快快快的說個罄盡，不想見面後，被屋中一切物質文明的牽掣，一語難發，小福見她那般樣子，忙將許多食品取出來，請她吃着，方始打斷大鳳適纔所生的觀念，小福吸着炮台

烟慢慢和大鳳道，姐姐你上次來，休怪我慢待，你媽管得我緊，因此不敢和你親近，只是你的病，究竟大好了沒有，每月來的日子准不准，我聽你媽說你帶了病還到地上去作生意，哭的我甚麼似的，她老人家還說我瞎操心，不知你們母女甚麼仇恨，大鳳將嚼着的洋點心嚥了下去直了眼問道，誰病啦，這不是無中造有麼，諾諾，是了，原來她背下裏咒吾呀，冰天雪地的上地去賺錢，够多麼可憐，她遠咒吾病，一邊說着一邊哭，小福勸她道，姐姐莫哭，你媽家去，少時便回，看見你在那裏，大大不便，你有甚麼體己話兒，我們趕快說罷，大鳳冷笑道，她死不死，看見吾怎樣，吾告訴妹七你聽，吾將和她打了一夥大的，她氣急睡了，今天不知幾時才能回班呢，小福知大鳳茶不慣，與她沏下果子露，自己用素茶陪飲，大鳳喝着露和小福道，今天吾來，勸你及早回頭，諸事聽我的良言相勸，不然的話，終須你落個人財兩空，說着話，取枝烟吸着，小福道，吾不知姐姐亦抽烟，沒敢讓，大鳳道，煙倒是抽，只沒抽過這麼香的罷了，今天吾來找你，一則說明吾媽和你媽連女掌班三個是勾串合謀，專一爲了拆散你和柳五爺的好事，你還在華子裏裝着呢，吾媽是你媽着縮女掌班纔到這裏來的，他們編入造謀你還不明白麼，柳五爺爲了你，連愁帶病，瘦的可憐，窮的更是可憐，連件子兒得人的衣裳都沒有了，前者見了吾，說的苦處怪可人疼的，吾對他說，福妹不久給花茶館唱月桌，正可以在園子裏相見，他却是願意見你，只是你如今鬧到說不出數日來的大財主了，就應該搭救他才

是呀，月樓一步步走進來笑道，老二，誰在這兒唱玉堂春呢，吾只聽了一句道白，小福聽她之言，猛然醒悟到大鳳所說就該搭救他才是呀，那句，是玉堂春鼓曲中的成句，因微笑道，你簡直是大鼓迷，給你引見引見，這是吾大姐焦大鳳，這是吾三妹小月樓，彼此問了兒見，月樓說，方才大鳳姐說的話，吾在帘子外邊都聽清楚了，原來柳五爺如今受了罪，啊也，真疼人哪，你該拿個正經主意，拉他一把兒，大鳳說，月樓姐的話說得對，這人以後不知鬧到甚麼分際上去，可是暫時非有人救濟他不可，小福沉吟一時不好答言，大鳳道，你是閨閣小姐，用你甚麼金你害羞，這玉堂春搭救王景龍是一樣的事體，日後大團圓是你們，吾和月樓姐是那細忽上的泥呀，月樓和小福作事不肯事先明言，因對大鳳道，這事交我辦理，她不辦吾辦，請放寬心，大鳳說，吾回去啦，辦不辦由你們，吾反正將窮心算盡到了，小福巴不得她快走，以免與她媽遇上，答訕着道，閑了玩來，用麼麼麼吃與我帶信來，吾看乾娘給你帶去，大鳳說，你把話記吾的心，慌記着一巴掌他，比話記着吾七這知情呢，月樓說，鳳姐沒事可來呀，大鳳答應着下樓，小福月樓同說不遠送你，然後進屋去打開窗戶向外面樓下看，見大鳳揚七頭苦笑着去了，正要關窗戶呢，見唱單弦的盧湘卿與變戲法的劉文治來在樓下，文治指着樓窗道，湘卿你看，二位唱手全在這兒呢，咱上樓罷，小福見了揣知他酒籌年過活來選上票，對了月樓擰眉，月樓見是機會，忙迎劉盧二人進小福屋中，文治四下裏看了看嘆道，真是洞天福地，小

命兒的住的了麼，湘卿說，別煩嘴，咱幹麼來咧快說，工夫大了招人煩厭，咱倆人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年到啦，闔家老小鬧頓扁食，特請你們姐妹倆捧七場，到義順辛苦一趟，二十二的日子，小福懶懶的道，吾嫌義順門前河風冷，給五元罷，文治道，二姑娘，同行對同行，過邀票不過要錢，這是規矩，嫌冷的話，上早別上晚，還不成麼，月樓從旁代爲主張道，你們去罷，朝我說，二十二日准演不恍，文治很滑稽的行個舉手禮，然後同湘卿去了，到了二十一文治又來了一次電話，月樓代答明日必到，當夜茶客散去，月樓到小福屋中問道，明天到義順去上票，柳五爺必云，你高低對他有怎樣一個辦法呀，小福說，吾沒主意，你說怎辦，吾便依你，月樓說，咱寫一封信，裏邊裝入些洋錢票，着他置辦衣服，在某旅館包間房子，你向那裏去會他，這信在義順設法遞給他，此計你看如何，小福說，吾不會寫信，煩人寫又不便，可怎麼好呢，月樓說，你不會，吾會呀，小福說，叫人買信紙信封去，月樓說不用，用紙糊個封，用紅紙片當信紙便成了，你只拿錢罷，小福取出三十元票十放在桌上，月樓以爲太少，小福說，吾的錢，完全交給家裏了，這三十元還是臧四爺給吾零花的呢，吾現下赤手空拳，再打算如姓黃的混花的那時候的寬綽，恐怕來世再見罷，月樓寫了信，然後連票子封入，到次日，早早吃了飯，梳洗畢，方要上車，臧俊卿去了，自從黃蓮舟犯了脾氣不來，柳星五又無方法再去，熱客只有臧俊卿一人，因此他很來得勤，當日是星期，沒甚麼事，所以早早的

到韻香班來，韻香班的女掌班及焦媽，在黃蓮舟來的時候，並不重視俊卿這撥客，如今沒了硃沙，紅土子爲起貴來，把當初敬奉黃蓮舟的排場，整個兒移過來敬奉俊卿，俊卿雖沒有晝夜不斷的牌局，但是邀到頭上，是有求必應的今天俊卿來了，拋下他容唱手去玩票，似乎不大對，女掌班教焦媽監視着小福，俊卿不走，不得容小福去上票，月樓怕小福不去，同着俊卿和小福商量，義順走票同去不同去，小福說，你先去，吾隨後就到，俊卿開明原故道，你們去你們的吾用不着人陪着，焦媽聽了忙與女掌班去送信，女掌班來笑說道，月樓姑娘上票去先走，小福姑娘後趕罷，放着客不應酬，與他們上票去，小福見了嫌吵的慌，暗將那個信封遞給月樓道，你先去，吾趕的上必去，月樓說，吾唱完了不走，候至散場去不到吾再回班，說罷到義順來了，當下月樓與星五所說的囑圖語，星五不解，只揣測着大概焦大鳳與小福送了信，說她上票時吾來聽的事，此時後台管事，見天色不早，怕小福真個不到，於是對衆票友說明，請先到的讓場給月樓唱，以便請她再替小福唱，衆人因有這個情節在內，不能不允，月樓上台去唱了一段大鼓鴻雁稍書，頗有小福的韻味，星五聽了不勝感慨之至呢，月樓下台來休息，後場的票，一場挨一場的上，底下再無票友了，聽衆望眼欲穿的盼小福不見到，月樓見小福大概不能來了，少時場上唱着的這場一下，自己便要替小福上台，惟恐不及自己下台，星五走了，豈不誤了大事，悄悄告訴星五，老二來不來你別管，我和你有要緊事辦，散完了場咱在

後門上見，千萬千萬，星五點了點頭，很廢然的覺着無趣，自想，由今天證明小福這人，地道是今非昔比，本來麼，小家子姑娘出身，一朝闊了，還掛記甚麼貧賤之交，今天的天氣又冷，這園子又臨河，憑哪條她亦萬不能來，打發月樓來周旋吾，其實多此一舉，你本人既和我割恩斷愛，將旁人攔在裏邊豈不冤枉，想一想，月樓待自己很好，且看她到後門口說些甚麼，還有甚麼心腸聽台上的唱，含着烟捲閉着眼，頭倚着彩房的窗櫺胡思想，忽覺有人推了自己胸頭一下，睜眼看時，見月樓笑道，五爺，你看這是誰，星五細看，電燈下照出小福來，那一派雍容華貴的氣象，再配上儀態萬方的神情，那裏還敢認她是曾經擇地賣曲的人，星五自慚形穢的不敢再看，轉過臉去聽台上張小軒唱大鼓和台拚命，脚蹠台板，站起許多塵土聽衆的怪好喊成一片，少時小軒由起哄的聲音裏下台來台上換了鼓架，換場的特爲表明花小福上場，聽衆表示歡迎着叫好兒，小福此時由月樓手中取過那信，隔窗遞將過來，星五覺得有件東西落在面前，看時原來裝賀年片的紅封套，聽小福說了照信行事四個字，再看小福上台去了，月樓說，五爺拿回去看，後門口上亦用不着見了，星五當時不敢拆看，急忙收起，此時不知是真是夢，迷迷糊糊的聽小福唱這段寶玉探病的京韻大鼓，真唱得哀感頑艷，慢說星五聽了難過，連月樓亦跟着酸了幾酸眼圈，星五越聽越悲，直願欲大哭一場方才痛快，聽到緊板中一心無二只是你，若有別意天不容的工夫，小福不自禁向星五飄過一個眼風兒來，月樓在彩房裏伸出

一隻手，將星五後背推了一下，其意若曰：她和你表明心跡呢，星五實不勝情的流下淚來，同座中人見了以爲稀奇，都向他看，星五再難坐下去，立起身將要走時，台上已經唱完，茶役喊了一聲晚上再見，聽衆紛紛起立，星五雜在衆人中擠出門去，不敢逗留，怕與小福月樓遇上，諸多未便，忙着走入東邊小巷中去了，走着忽然想起那個紅封套來，取出拆封看時，一張紅紙片上有許多的小字，附着幾張鈔票，星五因在街上讀字不便，忙進入街南一家山東館裏，在樓上雅座中坐了，胡亂要了酒菜，細看紅紙上寫得是，五哥，我們久已不見了，細想那天太對不住你，實在沒有法子，妹由戲園回班，見你走了，妹整哭了半天一夜，因此將黃姓客人惹惱，一去不回，朝夕思念，盼望你來，不承想再不來了，吾知你很傷心了，八成兒因此得了病，害的吾茶飯不思，每天以淚眼洗面，大鳳姐來，才知道你的近狀，因此妹去上票，所爲見上一面，附去之款，留作零用，由明日起，你到西方飯店包一房干，款由妹付，我們在此作爲相會之處，情長紙短，見面詳述，妹恕不具名，星五讀了三遍，不覺嘆息，深信大鳳之言非假，小福果然對於自己一派真心實意，流着淚將燒刀子一氣兒灌了三杯，小力笨來上菜，見星五的眼淚笑道，這個酒小口兒呵好，看辣的眼淚瀑流的，才知道這酒不薄呢，星五聽了將一勺子十錦豆腐笑的噴了半桌子，小力笨一邊用抹布抹着桌子，一邊笑道，二爺你這個人不好和你交朋友呵，醉了白着臉蛋子笑，星五沒精神聽，只玩味着小福待自己的情意，不只於是男

女之私呢，簡直她選情含着俠肝義胆，古往今來，妓女待嫖客好的，不過是文人面壁虛構，真的，惟有小福待我能，幾時高興，定把她和我的經過，寫起一部小說來，以傳其奇，吃喝畢，惠過飯賬，到估衣街閑走，有一家售賣大衣的商店，門前高標着歲暮大減價，星五信步走進，在樓上見有無數的大衣掛在牆上有一件學式青呢的材料很好，試一試肥瘦相宜，長短合度，定價三十元，七扣二十一元，星五想，買件大衣穿上，將舊衣服藏起拙來，見了人我不脫大衣，他還能非看我的內衣不可麼，又磨了一會兒價錢，用二十元錢將大衣買妥，付了錢，穿好了大衣，下樓時，樓梯邊有個大穿衣鏡，照了照，果然是人配衣服馬配鞍，立時覺着自己華貴起來，在路上步行着，將信上的詞兒，溫了十來次，越想小福待自己越好，後來想到誰給她寫的信呢，萬不是班子裏的先生，亦不能是客，究竟誰給寫的呢，一時揣測不出，將小福顛來倒去的想得熟了，繼而想到月樓，對於自己，十分用情，甚爲可感，既而想到她在園中看字的情形，忽然覺到這信是她寫的，越想越對，筆畫柔軟無力，明明是女子所寫，因此越發感激月樓，後來想到在西方飯店包了房干之後，小福於落燈後來訪我，俺們倆在夜闌人靜時，手拉手兒看月亮，那幅攜手賞月圖，真算得月樓的手筆呢，

第七回

柳怨惹花癩直把春痕留玉雪
金迷牽紙醉劇憐月夜買芳銜

小福和月樓回班之後，草草的吃了飯，飯後亂了一陣茶客，到夜間兩點鐘，客盡夜闌，衆人都睡了，月樓到小福屋中同吃夜點心，對小福道，二姐，今天你對了柳五爺這件事，作得吾太痛快了，只是這件事才作了第一步，以後的事還多着呢，可不能說了不算，小福吸着烟問道，這不就沒事了麼，以後還甚麼樣呢，月樓說，西方飯店的約會呢，教人家老等着，小福聽了冷笑道，那是你多此一舉，你出的主意你去辦，與吾甚麼相干，月樓聽了怒道，無怪乎黃二爺批你是短命鬼兒，作出事來真絕，伸出左手的巴掌來舉着道，吾問你，他是誰的人，不與你相干與鬼相干，小福不悅道，月樓，你這孩子半夜三更的怎麼連說吾兩個鬼字，這幾天不好，吾沒得和你說，幾次打黃梁子，都是死，嚇醒了便出一身汗，再告訴你一個新鮮事兒，前幾天正來呢，不想打黃梁子一嚇，才兩天就回去了，每月都是五天準極了，喝了紅糖水像一趟的生客一般，再亦不回頭，說至此嫣然一笑，月樓見小福笑得愛人，向前吻他一下道，莫怪小柳五和你下命，吾要是男的，小福帶怒笑道，你是男的怎麼着，月樓笑道，吾是男的給你當茶壺，小福點頭笑道，好小子，吾不能不服你這機靈鬼，月樓笑指小福道，不教吾說鬼你說鬼，小福笑道，吾說的鬼和你說的鬼不一樣，你說的鬼是咒吾死，吾說的鬼是愛你聰明，你是知書識字的人

，怎麼分不出這點兒意思來，月樓答非所問的說，老二，你可別吃醋，聽吾誇一誇你們那個他，柳五爺別看穿着舊衣服，小臉蛋兒原舊就白，粉又撲了不少，據吾看比女的還好呢，再說他那頭髮，贈元瓦亮，油抹的可以滑倒了蒼蠅摔折它的腿，小福聽了聽笑道，幹麼人家的客你總愛，月樓笑道，你看，吃醋了不是，誇他好你聽着該喜歡，吾愛他幹麼，牛還替的了羊死麼，小福笑着舉手道，打你這死了頭，不說鬼便說死，月樓笑道，吾的柳五小太太，你還講埋呀，吾只說了一個死字，你便陪了兩個死字，外饒一個鬼，咱們立個罰約，誰再說鬼字或死字，罰她今夜不許睡，與那個睡的當梅香，侍候到天亮，見小福不答問把案頭清供的一盆硃砂梅骨朵掐下來，放在口中細嚼着，月樓見了道，老二，你還要怎甚着，花草你都放在嘴裏嚼，不怪土性味的麼，見小福不語，月樓說，老二，方才談油頭吾想起一件事來，那一回柳五爺住下，弄了一枕頭的油，怎麼你們沒脫衣服，小福說，老實告訴你，莫看你在吾家裏和班子裏，都住過，吾們是清清白白的，吾的客，凡是你見過的，就是賊四爺有交情，其餘的都是乾好兒，月樓把兩眼錫得像兩個一字似的含笑搖頭道，誰信哪，小福說，爰信不信，月樓說，咱是閑言少叙，書歸正傳，那麼明天他便在西方飯店等着你呢，你幾時去會他，小福說，這那能定准章程，看事作事罷，是夜月樓睡在小福屋裏，到次日，賊俊卿和李玉璞同來，自黃蓮舟鬧脾氣以後，俊卿便以爲自己是小福的天字第一號熟客，不但報効甚勤，且立意非弄她

從良不可，只是自己不好啓齒，偶與玉璞談及，玉璞道，這事非由月樓那兒辦不可，她倆夥穿一條褲子，俊卿很以爲然的二人同到韻香班來，先讓在小福屋裏坐着獻了煙茶，俊卿問小福道，昨天上票誤場了罷，小福說，正好，你再晚走五分鐘便散場了，玉璞本是軍官，性情最急，恨不得開門見山的先將從良事說定，然後再談旁的事，因對月樓道，老三，咱們莫打擾人家二位說體心話兒，走，咱上咱屋去，月樓無可無不可的同玉璞自己的本屋子來，月樓喊來人兒，又上了一份烟茶，然後交談，月樓問玉璞道，人家臧四爺風雨勿阻，每日必到，你和他是傍子客，兩個禮拜來一盪，地地道道的雙週客，玉璞聽了不耐煩道，雙週亦罷，喝粥亦罷，吾全不問，只和你商量一件事，這事除了你，第二個主兒誰亦不成，吾告訴你，臧四爺打算弄小福從良，你看他倆郎才女貌，一般一配，再好沒有，這事交給你辦，她家裏討多少錢，四爺亦不嫌多，你要將這事辦妥，說不定咱倆人亦照樣兒辦，吾的太太是個鄉下婆子，我在天津眼界高咧，她還能再和我怎麼樣嗎，她在老家裏住，一世來不到天津，你便是正太太麼，月樓說，謝謝你的好意，吾們可巴結不上你，咱只說小福姐這一擋子罷，玉璞說，你只要肯給說了，吾想一定準成，月樓知小福和星五有山盟海誓，俊卿這事一定是不成的，假若將真情當面言明，又怕俊卿從此灰心不來了，他能常來，以後星五用款可以出在他的身上，他要不來，旁的客誰肯那麼給體己錢呢，想至此處，叫聲李三爺，這事吾給說去，十有八九能成，可有

一節，急了可不成，前者黃二爺吐口風要弄她從良，她媽一口價要了兩萬元，黃二爺滿口應承，有了這樣一個草稿兒，這件事可就有些費手了，在黃二爺是信口答音，並非真事，她媽是老實人，那懂得真假，她的想頭是，不論誰弄小福從良，最少是兩萬元，黃二爺已經遞過這樣多的價錢了，請想，除了身價之外，零錢少說着亦還得幾千，花不到三萬塊錢弄一這從良人兒，臧四爺能幹麼，玉璞聽了亦有些維難起來，月樓說，這麼着罷，從良的事，非同小可，鐵打房樑磨綉針，工夫到了自然成，臧四爺能夠在她一個人身上花錢，她見臧四爺並無三心二意，自然就割捨不得，能够牽動了她的心，她媽討大身價時，她可以一死相拚，她是親娘，並非領家可比，她媽若見女兒真玩命兒，是多是少弄一筆錢結事，不比人財兩空強麼，俗語說，事緩則圓，心急吃不了煤火飯，容吾慢慢的看機會，幾時有竟好消息幾時回覆你，冷手抓熱饅頭似的那可辦不了，玉璞說，你看着辦得了，吾將你的意思告訴臧四爺，二人將事辦完，玉璞又在小福屋中去裏亂，他們屋中這席會議，被隔壁二姑娘聽了個很真，她自上次與月樓小福等結下仇，時圖報復，今聽月樓與客商量小福從良的事，心想，借此爲題，正可與她倆搬動一點兒是非，主意拿定，下樓來找女掌班談話，當日玉璞因在小福屋中回覆俊卿月樓所說的話，覺着不便，自己心裏又存不住事，只坐不住，緊催着俊卿走，俊卿知他是急性子，大概是有好消息急待告訴自己，遂和玉璞匆匆的去了，這工夫天有四點多鐘，月樓無客，遂對小福

道，我們到西方飯店去一盪，好在不久，只說馬路上閑溜便去了，小福說，你怎知他准在西方飯店等着呢，月樓說，吾那信上寫的明白，他焉能不遵照辦理呢，小福同月樓下樓，先在門口兒小立，見二姑娘在掌班的屋裏說話，女掌班和焦媽像傻子似的聽，小福知她三個是囑說自己，並不放在心上，正好利用這時間出去，免得焦媽跟隨，二人緊行，直奔西方飯店而去，走在馬路上，值班的見了很猜疑着，他們莫非是投濟良所能，笑問一句道，那兒去，月樓忙答道，串個門兒，她二人來在西方飯店以內，月樓問櫃房道，有位柳五爺在幾號，櫃房中人向木牌上看了看道，新客老客，月樓說，今天新來的，櫃房中人說，今天新來的樓上十三號就姓柳，行幾不知道，月樓拉小福到院中，站在下樓喊道，樓上十三號是柳五爺麼，星五昨晚回家，叩門進去，高壽萬想不到他置辦了新行頭，忙問星五你找誰，星五忽然想起古人楊布回家，因為換了衣服，被自己的狗咬起來是一個情景，且不答高壽，只自己大笑起來，高壽以為奇異，取燈來照，見是星五，穿着新的大衣，插了門笑道，得了甚麼外財，換了季，又吃得有般酒氣噴天的，吾已經與你留了飯菜，你却自去下館子，星五聽了不覺良心發現，對高壽說謊道，好教老哥哥你歡喜，我已經有了好事，今天預支了薪水，明天上任，指着大衣道，看見了麼，這是打飯吃的瓢子，沒衣裳怎能見人，說着取出五元票子遞給高壽道這錢留着買辦柴米罷高壽接了笑道，老佛可好，這是你們老太太的陰靈吹噓之力，所以得有今日，星五暗罵

這個該活埋的老傢伙，說出話來着我扎耳朵，並不答他。回房中去睡覺，本打算睡得很
有精神的，明日前往赴約，不想有事在懷的人，越想越睡不着，翻來覆去，直至窗紙作了
魚肚白色，方才睡着，那高壽生怕星五誤了上任，見天色已亮，忙起身來敲星五的窗櫺
，將星五驚醒，問他何事，高壽說，今天是你上任的第一天，還不早起，怕你貪睡，特
意叫你，星五不忍傷高壽的心，只裝作真個上任的樣子，起身到澡塘子裏接着睡覺，睡
至十點，被澡塘中雲板的聲音驚醒，叫飯吃了，洗澡，又將那信讀了一遍，然後到西
方飯店而來，包了樓上十三號的房，要了臉水，重新洗臉，因室中無人，才將帶來的
粉盒油瓶等物取出，很自如的抹油敷粉，不多一會，方始滿意，收拾化粧品的工夫，忽
聽樓下有女子聲音，知是小福來也，忙將大衣穿好，扣齊了胸前的鈕扣，開門來憑着欄
干向院中看，見是小福月樓，都沒穿大衣，亦沒戴帽子，揣知是背着班子中人出來的，
忙道，二位請上樓罷，三人同進十三號，小福月樓見今日之星五，與昨日之星五迥乎不
同，月樓嘴快，笑向星五道，你的大衣是賃來的，在房裏還穿着，星五道，月樓姐是你
非知，第一是當剛進門不大工夫，第二天在候家後受了點風，今天身上不爽快，這
房裏又冷，因此沒脫大衣，小福含着淚眼淚看着是五和月樓說話，自己萬語千言說不上
一句來，月樓見她的樣子道，老二，吾勸你把這副眼淚收起來，不是今天見着了麼，
你還記得白雲鵬唱的拷童茶歸裏有這麼兩句，且飲合歡酒莫叙愁腸，這兒沒有酒，指

着床上的被子道，你二位來一個。且入合歡被，莫叙舊愁腸罷。說罷笑的她花枝亂顫的一般，小福含着苦笑起急道，吾撕你的狗嘴，這一說話失了矜持，將忍在眼圈裏的兩個淚珠兒，落在衣上，漏了葡萄大的兩點兒，月樓躲向門邊道，經已念完，該打和尚了，吾和尙前行一步，免得吃打，說着便要走。星五淡淡的道，月樓姐別走，小福着急道，老三，老三啦，你敢走，你走吾由欄杆這兒跳下去，月樓落坐道，不走就不走，跳樓幹麼，活膩煩啦，着俺倆給你償命，好臉子啦，小福自知話說的不倫不類，服軟兒笑道，得啦三姑奶奶，怨吾說錯了還不咸麼，月樓說，咱們莫說頻辭兒，今天見了面，就是見了面只計較五爺的房干，是長住是臨時，議妥當之後，我們趕快回去，好端端丟了兩個人，怕不撒出人馬來追尋，有甚麼體己話兒，再見面時再說不遲，小福想了想道，包長的花錢有限，再來省了現間，說着話，將一個金戒指放在桌上道，合了它墊辦着用罷，省得一見它我便覺着惡心，月樓拿起來看了看依舊放下道，該死，小福說，你說誰死，月樓說，吾說黃連舟，瞎了心的搗鬼甚麼樣的不可買呀，單買個帶着愛字的，你愛姑娘，你問問姑娘愛你不愛，走罷，五爺你安安貼貼的住着，得工夫吾們必來，說罷立起身來叫着小福道，粘屁股鬼兒，坐着不動幹麼，天比樹葉還常呢，見面的日子在後頭啦，小福欠起身子來，眼圈兒一紅，月樓說，乾脆快走，少加佐料，留着眼淚洗腳後根去，說罷帶笑逃出門去小福忍了心腸，再不敢看星五，口說看吾不撕你那皮，二人前一

後，星五日送着她倆走出門去，各房中的客人，多有出來觀看的，星五急忙進房中脫去大衣，拉過一條被子來蓋上，手拿着那個戒指兒思量，論現時的景況來說，不將這戒去合了用甚麼來作挑費，合了罷，這上邊又有個愛字，她親手放在這裏的，明明表示着愛我，我若合了它，豈不傷她的心，再往深處想，越發自信堅決着道，死亦不合這戒指，再想到她是發了財的人，有的是錢，何用合戒指呢，這明明表示和我訂婚，我窮給不起她戒指反過來給我，這是千明萬白的舉，我休發昏，一邊想着，一邊戴在右手的小指上，既而想一想不對，翻譯的小說上寫外國人訂婚，戒指戴在四指上，於是將戒指由小指上取下，戴在四指上，然後放在鼻端嗅了嗅，想了想，用鼻小如用嘴親熱，又將戒指吻了幾吻，由床上跳下地來，照着鏡子笑着向鏡中人叫道，喂，花小福夫人，旋又搖一搖頭道，玄哉乎也，簡直是入了鏡花緣了，此時苗香班裏，二姑娘和女掌班及焦媽的會議閉會後，忽然發現了小福和月樓失蹤，女掌班對於小福只二分掛懷，對月樓却是十二分驚恐，小福的押帳早經還清，月樓的押帳是四百塊，如何不起急呀，一面派出夥伴們四下裏找，自己向各熱地方亂打電話，回電都說沒見，女掌班落着淚的罵大家是飯桶，二姑娘見女掌班臨上事抓瞎，知她素日能言善語是嘴上勁，真的沒甚麼，於是火上澆油道，吾的話不假罷，月樓的客，是官面兒，不用說，她倆歸了濟良所啦，正在這工夫，月福與小福回班，女掌班見了不悅道，你們幹麼去了，怎麼出去不着人跟着，小福聽了不

耐煩道，跟人幹麼，班子裏存了吾若干首飾衣服，難道吾拋下逃跑麼，女掌班沒法回答小福，只遷怒於月樓道，月樓姑娘，人家小福姑娘有錢氣兒粗，小錢邊兒不欠吾的，她愛向那裏隨便去，你呢，別忘了自己身上的事，月樓聽了心中難過，一言不發的上樓去，到自己屋中哭起來，自己想想，小福遇見過閻客，將押帳還清，自己沒錢還押帳，受這種窩心氣，小福趕了來相勸道，老三，你不用哭，不是短班子裏四百元錢麼，別看吾手裏沒現錢，首飾衣服常賣當賣，四百元錢還容易，你聽吾的信，咱還她的錢，一同挪班，躲開她這裏還不成麼，走，上吾屋裏去，哭麼，說罷拉着月樓向自己屋裏來，李玉璞和臧俊卿離了韻香班，在路上走着，俊卿問，我們上那兒去，玉璞說，吾有話和你說，咱找個地方細談，忽見中華茶園催場的趙三迎面走來，叫道，四爺上吾們園子裏趕這場大戲罷，紀白樓的托兆碰碑，這戲今天頭次貼，有個鹽商王臣正王四爺，親口傳授，高明極了，地道譚派，俊卿對玉璞說，走走，中華茶園坐一坐亦好，來在園中，見客位上十分滿，二人找個能聽不得看的地方勉強着坐下，正赶上令公唱悶帘倒板，二人聽了很有味道，因把浮着的氣兒沉下去，將這齣戲完全聽了，戲散後，接着有另一個角色唱蓮花落，客人一時走了十分之八，玉璞見左右無人聽遂把月樓的話說了，俊卿說，對，那兒不是花錢，與其各處裏亂闖，真不如在小福一個人身上花，日久天長，她不和吾從良，和誰從良呢，說罷很興頭的問玉璞道，三爺，還聽麼，咱到韻香班去同她倆吃晚飯

好麼，玉璞笑道，好極好極，捨命陪君子的事，吾最喜歡幹，二人來在韻香班，已竟開了電門，到小福屋中，見她倆正在洗臉呢，但是很雅靜的無說無笑，落坐後，焦大媽獻了煙茶，不似往常那麼有說有笑，點烟送來畢就退出帘外去了，俊卿明知有事，不敢動問，慢工的吸着煙，候她倆洗臉更衣諸事完畢，方聽小福道，你們來的正好，吾想着挪班，帶着月樓，你們得想法子給吾們邀牌手呀，俊卿想，這是打進步的機會，因在班子裏談話不便，笑道，我們出去一同吃飯，到館子裏細談如何，小福說好，月樓怕女掌班攔阻，自己丟醜，當面阻止道，不定還有開着的館子沒有，吾看不出去的好，俊卿說，封灶還得過三兩天，走七，月樓搖頭道，你們去你們的，吾是有押帳的人，出去班子裏不放心，小福說，你走你的，今天誰敢攔阻，馬上咱就回家，簡直不幹啦，玉璞跟着裏亂道，誰敢說個不字，莫看是在租界上，李三爺的小六輪子照樣兒的聽它娘的響，四人手拉手作兩對兒同出門去，女掌班聽焦大媽傳遞了消息，不敢公然跟人，只派夥計遠遠的看着，是真進飯館子不是，真進飯館子，便在左近看着別動，候他們吃畢回來，若不是進飯館子，一面告訴崗上一面來電話，吾和他們一場官司夥計奉命趕去，見四人進了館子，借電話報告女掌班，然後守在館子的左近，四人上樓到雅座裏，要了酒，吃喝間，俊卿問，高低因甚麼要挪班兒呢，小福說，你們走後，我和老三沒事，站在門口上看街，站得沒甚麼意思，信步到門口外邊走走逛，馬路上行人很多，十個有八個拿着年

貨，或是祭灶的東西，很覺着有意思，不由的走得遠些了，誰想班子裏的人，疑惑吾們逃跑了，我們同班子以後，是會的女掌班一字不提，亦就萬事皆休了，她毫不客氣的和我們鬧，吾一元錢不欠着她的，並且有許多衣服首飾在班子裏存着，她和我也不客氣，我亦和她不客氣了，像那樣鬧破了面皮的局面，怎好再處下去，只好挪班兒離開她，就是一樣作難，玉璞笑道，左不是打三天牌，那不是手到擒來的事麼，小福說，牌局當然是用的了，可是有一件比較牌局還重要的事，很費躊躇呢，今天出去玩，原是我的意思，帶累了吾們老三受了委屈，吾自己圖順氣兒挪了，拋下她多麼難爲情，要挪同挪，玉璞笑道，那沒有甚麼要緊，給二姑娘打三桌，給三姑娘亦打三桌，不就結了麼，小福微笑道，不，玉璞道，那怎麼是個意思呢，小福說，她有四百元錢押帳，不容易挪班，吾打算明天將吾的首飾合了，不知够不够，俊卿聽了很仗義的道，幹麼你合首飾，這幾天金子的行市不好，合金貨吃大了虧啦，不是四百元麼麼，那算甚麼，吾借給你們，幾時有錢幾時還，月樓有些過意不去阻止道，明天咱先找班子，不見得使不出四百元錢來，新班子能出四百元，省得給四爺添麻煩，小福道，老三你有所不知，利津里祥麟班的女掌班，和我說過幾次啦，約咱到她班了去搭住，但她知道咱是有財的唱手，假若一使押帳，她便看不起咱啦，俊卿說，三姑娘何必多禮，使誰的不是一樣，你若不肯用吾的，用你們客李三爺的亦無不可呀，玉璞說，對對，吾使減四爺的，你使吾的，咱倆的交情

，過得着使錢的，月樓還要謙讓，小福說，老三，用不着這麼小器，暫時用了他們的，日後咱再還哪，月樓無可無不可的紅着臉說了謝謝，吃完飯，同回韻香班來，俊卿和玉璞，說笑到十二點後才走，臨時行訂規了明天晚上來送錢，俊卿囑咐且莫透一些風聲，候我把錢送到，然後再和女掌班說明不遲，二人去後，焦大媽不識高低的來對小福責備道，二姑娘你亦老大的啦，凡事亦要知道些輕重，老是孩孩氣氣的那可怎麼好，你沒押帳，可以隨便出去逛，人家月樓姑娘跟你可差着，只顧你們出去走走，女掌班揪多大的心啊，小福對於焦大媽，久經纏怒，皆因大鳳之故，不肯發作，自經大鳳說明之後，再容甚麼顧忌，因白天受了女掌班的悶氣，正自無所發作，今見她來依老賣老，自稱合得着的樣兒，小福將已往的氣憤，結在一處的對她冷笑道，你是甚等之人，來管吾的閒事，你不過是吾的老媽子，好，便幹下去，不好，就走着，幹麼充大尾巴鷹，你是誰的領家父母，便是吾的親娘如何，亦沒得過吾的好氣兒，慢說是你，以前吾凡事隱忍，是爲了吾大鳳姐，簡直吾告訴你，你來啦，你是女掌班和吾娘約出來的，她已經對吾說了，你說她有病，她自己說沒病，以前那一套假裝瘋魔全沒用啦，老實說罷，由今時今刻起，你亦沒我這麼個乾闺女，吾亦沒你這麼個乾娘，吾已經另找人了，請你找主兒罷，焦大媽聽了大怒，氣的直罵你們要造反，親闺女乾闺女勾串合謀，和俺老婆子一個人兒幹，好好，那兒找不出說來吃，必定賴在這兒，越說聲音越大，女掌班聽了忍不住上

樓來相勸，見焦大媽發狠指着小福哭道，從小兒看她長起來的，初到天津衛是個黃毛丫頭，由賒的布，做件子衣服出去上地賺錢，沒吾你亦能有今日的舉動兒麼，吃水不想掏井的，過河兒拆橋，作了官不認的人，好好，吾走，看你小孩兒發跡罷，女掌班聽了有氣，作個很不悅的顏色對小福道，焦媽怎麼啦，哭的這個樣子，小福冷笑道，不怎麼的，吾辭她，不用她了，女掌班聽小福的腔兒不亮，掉下臉兒來道，你不用她吾用她，焦媽跟吾來，一顆樹還能吊死人麼，拉了焦大媽手腕向外走，小福自言自語道，你用她很對，你請來的憑甚麼你不用她呢，女掌班聽了假裝沒聽見，下樓去了，小福見她倆去後，想起焦大媽方才說自己出身的話，不由的傷心起來，伏在床上哭了個天昏地暗，月樓怕她哭不爽利，存在心裏生病，容她哭得够了，方才將門關好，復將屋中許多電燈熄滅，僅留床頂上的一個，然後勸她道，老二你可別急，容吾說完了，咱一三日之內，不是挪班子麼，何必又生這大的閒氣，焦媽那老貨固然是該死，但是想一想大厥姐的情義，亦不該這樣不給她留臉，小福聽了將哭止住，狂笑了兩聲，笑得面目慘白可怕，月樓以爲她狂瘋了，吓的雙手捧了臉笑道，二姐，你還是哭罷，你笑的吾駭怕，說着哆索起來，小福見她的情形可憐，止住了笑，嗚咽看道，老三，你別怕，吾是傷心極了才笑的，你放心，不是瘋，亦不是病，月樓聽了才敢放下手來道，二姐，咱有話說話，吾才信你不是瘋呢，小福拭淚道，老三，有話你說，吾聽着呢。月樓說，有這麼一件事，白天不

得細說，這工夫沒人，和你談談罷，因把玉璞和自己所議的事說了一遍，小福轉一轉眼花兒微笑道，老三，莫怪了，你和李三爺談話時，必然是沒有低聲兒，你亦不想想，你的隔壁住着的是誰，你明白了罷，月樓想了想，雙手一拍雙膝道，呦，忘了那個養漢老婆了，對七，白天咱看見她和女掌班焦媽說話，必是談的這件事，這禍是吾惹的，事已至此，吾們不談她們罷，只擇咱的大事辦要緊，方才在館子裏，臧四爺借給我錢，我爲甚麼不敢答應，便是爲了你，你想，四爺惹甚麼借給我錢，還不是爲了弄你從良起見，我知道你和柳五爺有過山盟海誓，臧四爺你是不能和他從良的因此不願欲知人家的大情，我的事還瞞的你，每天上幾撥客，家裏挑費還顧不上，哪能存四百元錢還人家，小福說，咱是混了一天說一天，真從良在那兒啦，使他的錢先離開這裏省得嘔氣，當夜睡了，次早小福赴祥麟班去找女掌班，一席話訂妥了明日不進班，後天準進班，回班來暗說與月樓，二人靜候俊卿來送錢，飯後兩點鐘，聽樓下鈴鐺響，小福對月樓說，必是臧四爺和李三爺，一言未了，聽夥計喊，小福姑娘月樓姑娘到二號，二人笑着來在二號一看，那裏是客，原是報館的胡六爺，胡六笑道，你們怎樣請客罷，這有你們一段好報，月樓吩咐沏茶拿烟捲兒來，胡六抽着烟捲兒由腰中掏出一張報來，雙手捧了，讀祭文似的念起來，因銜着烟捲兒念不真，月樓伸手將烟捲兒用力拔出口來，扔在痰筒裏笑道，好生念，含着湯元似的使人聽不清，胡六用右手拭了拭嘴唇，看了看叫起來道，你看

，連皮都揭了。胡六道：「月樓笑道：『看不透你是個地道的清僧，胡六發急道：『月樓對麼，跟我亂說，受罰，月樓苦笑，左不過二十個燙麵角兒，天大的事都了啦，灶王爺還担的了大供獻麼，小福看不過眼，阻止月樓道：『老三，別和六爺沒大沒小的，胡六說，你跟人家姑娘學，大大器器，月樓說，好生念，念完了只要吾聽着好，請你吃飯。胡六念報壇，裕德里韻香班花小福小月樓二樓書，均善唱大鼓，昨在義順茶園上票，博得彩聲不少，每日上客如雲，門前車馬甚多，誠花界之魁首云，念罷，放下報，很覺得得意，月樓笑道：『這段吳文是誰作的，胡六說，吾作的，哪兒不好，月樓說，魁首怎麼講，胡六說，月樓，你往常總吹認的字，懂的講文章兒，魁首二字就不明白了，假充學人不成，孔子說的好，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是知也，瞎吹牛成麼，告訴你記着，魁首就是第一，再沒有第二個的意思，月樓笑道：『難得你們幹報館的還指着文字吃飯，魁首就是第一，那麼還是吾們老二第一呀，還是吾第一呢，胡六想一想，果然不大對勁兒，站起身來，雙掌拍着兩胯道：『你們倆人都第一不好麼，月樓冷笑道：『吾要有朝得了勢，是小報館一律給你們封門，省得教到屁把天津衛都薰臭了，胡六說，得啦，月樓姑娘，罵吾自己吾不惱，別傷人太衆了，月樓笑道：『蝦醬煮臭豆腐，放在鍋裏都是臭氣，小福怕胡六惱，向月樓使了個眼色，然後叫道：『六爺，不久的有事奉求，向那兒給你老去電話呢，胡六說，吾沒電話，有事請講當面罷，月樓明知小福要煩他登挪班的新聞，怕

他和女掌班相熟，給洩了機，忙道，這麼辦罷，明天下午你在利津里胡同口上等吾，跟你有話說，胡六猜不出是甚麼事，只胡亂答應着，立起身告辭道，月樓姑娘，不請客還不給個車錢麼，月樓摸索出十來個銅元給他道，賊是不能走空的，小福怕胡六嫌少起急，則見胡六不急反笑道，沙裏吾亦軋出你的油來，把烟捲兒吸了一枝，拿了幾枝，很滿意的下樓去了，月樓點着胡六的春樑骨道，攻地裏不知長了甚麼靈芝草，積德出這樣的兒孫來，胡六走後，二人同到小福屋中等候俊卿玉璞，因焦媽散了工，無人給收拾屋子，月樓說，咱倆人收拾屋子罷，小福笑道，還收拾甚麼，咱們靜候他們來罷，說不定今天就挪班兒呢，小福倚着靠枕吸煙捲，月樓看胡六拿來的這張報，忽然叫道老二，報上辦選舉呢，小福說，怎麼叫選舉，月樓說，報上這次選舉有名的姑娘爲花國大總統，小福點手說，拿來吾看，見月樓指給他一段子好些字，小福看了只認得花字大字有限的幾個，說老三，你念的下來麼，月樓說，這算甚麼，因念道，本報爲提倡風雅起見，特辦花界選舉大會，由舊年休刊後出報之日起，開始投票，計選花國大總統一人，花國總理一人，才情色藝四部總長各一人，凡欲舉人者，將本報所刊之票剪下，按照限定格式，填寫清楚，送交本報，端陽節日揭曉，凡當選之名花，各有贈品，並發給當選證書，先此預告，凡花界名唱手，及愛花之士，幸垂鑒焉，月樓念畢，小福道，老三，以前吾看你跟我一樣的識字不多，看個甚麼，不認得的字多，認得的字少，那天你忽然寫起信來，

我就很疑惑，又聽胡六爺談你的識字情形，你的字墨不淺呢，如今聽你念的這般貫串，一定不會錯的，那們你幾時讀過書，怎麼沒和我談過呢，月樓聽了眼淚在眼圈兒上滾了幾滾，忍不住的落下來，小福說，你不是不曉得甚麼叫難過麼，怎麼亦會落淚呢，月樓說，你每次哭，都是不值得傷心的，吾今天落這兩點淚的事，若在你身上，早就哭死呢，告訴你，吾不但認得字，還能作得文呢，不過吾不願意着人知道，免得自己傷心罷了，你想想，咱們在一處，見吾看過書麼，不大識字的姑娘，都把小報館兒裏出的胡話小說買本子看，吾寧可用紙牌過五關玩，亦不看書，看書一則堵心，二則傷心，因此鐵了心腸，裝作不識字，一來免去傷感，二來挽回造化，小福聽了笑道，否是草木之人，莫和吾辯文，你只把幾詩念過書的事給吾說七罷，月樓的父親，是個政界的名人，因作壽聽一個坤角的麻姑上壽，愛她的身段兒靈活，費了過萬的洋錢，買了來作妾，這名人生平懼內凡娶妾都立小公館，這坤角亦便常了小公館中的一個主婦，生下月樓，父母愛如珠寶，由四歲上便請了女先生每日到小公館教學，直至十二歲上，文字很可觀呢，至於音樂唱歌，刺綉跳舞等科，無不精妙，她父親以為這個掌珠，終須不為二等閨人之妻，亦為一等閨人之妾，不意他與袁項城作走狗，因事喪了性命，那坤角固然殉節而死，拋下苦命的女兒，不敢投奔名人的大公館中，只隨了乳母由京來津，現下的所謂母親者，便是當年的乳母，因為坐吃山空，無以為活，她才學了大鼓藝名就叫小月樓，小月樓三

字，是她在京時自己住的那所樓名，賣藝時用以爲名，却是以示不忘的意思，無如賣曲所入，不足養活一家三口，遂自動的落水爲娼，爲得是收入多些，還可以訪個知心知意的人，跟他白頭到老，據她所見的人，除了柳星五，誰亦不入她的眼，可惜星五有了主兒的人了，所以她對於星五處處用情，比小福還在上，她是立了志不動筆墨的了，爲了給星五寫信，才露了本來面目，若非爲他，憑是甚麼大事，休想使她破戒，當下月樓把自己的歷史，哭着縷訴了一遍，小福不覺拭淚道，你原來是千金小姐出身，莫怪說話行事都比我強呢，你亦用不着傷心，以我相勸，以後你便打起能文善寫的大旗來，由我這裏說，出錢與你賞報，教你當個才部總長你把有才學的名頭傳出去，跟闊人從良使不難呢，月樓聽了苦笑道，老二，我跟你可不同，你看黃蓮舟那種人是闊人，在我眼裏看便不覺怎麼着，慢說是他，便是臧四爺，多財多貌又年輕，在我看來，亦是個靠不住的人，入我眼的人，真可以說是沒有，不看外邊知道我能文識字，還省的生氣，倘若鬧得滿城風雨時，真才子誰信如今還有才妓，勾惹許多不通的文人，及小報裏的老爺們來，反倒惹的我傷心幾次，再有那喜事的下流東西，借着我的名子，作些屁詩吳文，登在小報上，那教我死好，還是活着好，方才你說給我賞報一層，千萬辦不得，以我看你却可以來個花國大總統當一當，果當着了花國大總統時，再和柳五爺去從良，真算得功成名就，空前絕後呢，二人談到掌燈後，還不見俊卿玉璞來，二人心中暗暗着急，班十

裏喊開飯，都不覺餓，夥計在帘外問開不開，被小福罵了一個滾字，月樓聽了皺一皺眉，小福自知非禮，爲了避免月樓的責被，答詢着立起身向門外很無聊的閑看，見俊卿與玉璞同上樓來，後面有館子裏送菜人拿着提盒，俊卿見小福問道，你屋裏有客麼，小福搖頭表示着沒有，俊卿和玉璞向裏走，把菜提進來，到屋裏，俊卿曰已將方桌拉到屋的當中，上面有幾件器具，放至小桌上，吩咐送菜人道，擺擺，再待一會就涼了，擺完赶快取湯取飯來，夥計送熱手巾，見桌子上擺了菜，忙把椅子挪過來，玉璞讓道，老二，老三，坐下，吃傢伙，二人入座，俊卿道，今天偏赶上舍下有事，出來時已經晚了，李三爺要聽中華募台面的不可，聽完了去吃飯，吃到中間，非要挪到這兒來與你們同吃不可，我說用電話請你們，他又不肯，只得把酒菜送來，三老八成兒有點兒醉咧，玉璞說，不是醉，是想着這麼着，飯後，玉璞說，本可以請你們二位到館子裏，不過我們不同你們出去，怕女掌班攔阻你們出門，與其那麼着不便，何若我們自上門來呢，說罷，掏出個紙兒來，放在桌子上道，這是那個，二姑娘過過手，數自對不對，小福說，數甚麼呢，月樓說，老二數數好，平白人家偷給順錢，還怕少放上兩塊，不過現時數得果然不錯，免得交還班子時或多或少的麻煩，小福說，你真有耐心煩兒，將包兒遞給月樓道，你數，月樓詳細數了一遍，五元一張的共是七十九張，怕不對，又分作二十張一達，三達外還零着十九張，玉樓見她那神色問道，不對了罷，月樓笑道，吾不大識數兒，

請三爺過過手，玉璞數完道，如何明明少着五元錢，順手拿出皮夾子，取一張五元的添上，因對小福笑道二姑娘以後凡事要細心，不總當姑娘，還有當太太的時候了，與人家當上家，銀錢經手，滿不在乎的那如何能成轉回看着月樓表示着愛道，高低吾們老三心細，俊卿見玉璞口直心快，自責道，都是吾不好，數的時候太慌，事先知道不對好，臨時少了豈不又費手脚，月樓說，這件事吾亦不敢說謝了，不過吾打算與你們立上一張手續，玉璞不待其詞之畢，擺手道，多此一舉，再談受罰，小福說，錢算有了，明天必定拂班，記住了利津里祥麟班，你們走後，明晚就在那邊見了俊卿玉璞走後，又亂了一陣子茶客，候至落燈以後，小福吩咐夥計，請女掌班的說話，女掌班上樓，見小福同月樓在一處，笑問何事，小福讓坐後言道，吾自從掛上黃二爺這撥客，弄得旁的客都不來了，如今黃二爺不來啦，旁的客依然是不來，每天上個三兩撥客，日久天長不光吾受不了，班子裏亦受不了，吾想人挪活樹挪死的話一些亦不錯，吾挪出去，生意便須好些，班子裏接個新唱手，亦能火暴一陣子，打算看明天挪到祥麟班去，特意請乾娘來說明，女掌班真想不到她有這一舉，忙把袖子抹眼道，閨女，你怎麼想離開吾呢，咱娘兒們可沒好够，吾如何放心捨得你到生地方去混，在這兒不光咱熟，並且有月樓姑娘與你作伴兒，凡事都能有個計較，你縱然捨得離開吾，亦該紀念着月樓和你的好處，小福聽了苦笑道，吾本捨不得離開乾娘，只是爲了彼此都好起見，其勢不能不離開，好在相隔着幾步

遠，誰想誰很容易見面，至於月樓這層，吾是一時離他不得的，女掌班聽了忙笑道，對呀，閨女，你看着她亦不能挪呀，小福說，我不能因她不挪，可是又不能離開她，打算着帶了她一齊挪入祥麟班，女掌班聽了冷笑道，她可不和你一樣，他有四百元錢的押賬，你是知道的，小福說，押賬不是二百元嗎，女掌班帶氣下樓，把字據取上樓來給小福看，小福問月樓道，這字據對麼，月樓說對，小福說，她要挪班的話，該把四百元還了，掣回字據來才能挪班罷，女掌班而笑道，三百九十九元九角九亦走不了，小福將鈔票取出，四達兒擺好在桌子上，點給她看道，一百，二百，三百，四百，說能將字據取在手中道，乾娘，當面銀子對面錢，過一過手，免得後來犯口舌，女掌班見小福對自己如戲嬰兒，自知不是她的對手，將票子數好，說你們既然要挪，吾亦攔不住你們，可有一節，你兩家的父母吾都沒見面兒，任憑你們小孩子辦事可玄虛一些，日後倘有差錯，誰能担哪，小福說，女掌班用不着再費心，吾們的父母，都是依吾們爲生的，吾們挪班他們敢怎麼着，乾娘，下樓安歇去罷，明天吾們一早就挪，不再辭行，鈔票拿好了，女掌班被小福擡出房外，自己深信自己不是她的對手，下樓來和焦媽抱怨了半夜，焦媽自告奮勇道，明天一亮，我到她們兩家去送信，着她們家的大人來管孩子，由她們自由作主，還反了她們呢，女掌班明知這兩家的父母，都管不得孩子的事，很失望的睡了，小福和月樓，自女掌班走後，欲待早早睡下，明天早起，不想心中有事睡不着，她門躺在床

上閑談，月樓問小福道，咱挪過去之後，消停消停，到西方飯店去一趟，將他自己放在那兒，我們老不見面兒，未免怪不對的，小福說，挪過去再說罷，月樓仰面看着床頂的電燈，出神一回，忽然想起一件事道，老二老二，明天我們挪班，女掌班假如攔阻我們怎麼樣呢，小福說，我早想到這層呢，那天和祥麟班女掌班談過，她說，只要唱手認可，不論是誰，統由祥麟班有人釘住，和這人幹了，萬不用咱們出頭露面，月樓說，那很好了，只是祥麟班我們亦該通知人家一聲，小福說，亦和那邊女掌班計議妥當，她幾時接到咱的電話，立時派十來個人到這兒來運傢俱，傢俱運上車，我們同車子一齊走，這十來個人，便是保鏢的，誰要敢出頭，便由這些人們對付他，月樓聽了方才放心，繼而又問道，老二，那邊的房屋怎樣，小福說，很好，比這兒強，新刷的漿，添了不少的電燈，知道咱有好客，以爲接過咱去，便能發財似的，說罷，寒着臉，不勝今昔之感，五分鐘的岑寂，然後皺一皺眉毛道，老三，你看着，焦媽那個老貨，非找咱倆的家裏去不可，月樓笑道，找亦沒用，家裏管的了咱麼，小福說，管是管不了，你看看，以後的小警扭短不了，焦媽她料不着烟兒抽亦只能給我們添不肅靜呢，月樓笑道，她還撒的出一丈二的尿來，請她隨意高興得啦，老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明天別忘了胡六的約會，着他給登幾段胡天話的新聞，多少有點兒關係，說不定把黃二爺再給勾了來呢，小福擰了眉苦笑道，他來不來有麼關係，我真討厭他，月樓聽了冷笑道，天公天公，再公道莫

過於老天，就拿着你這三個客說，柳五爺是多情多義的小白臉，就是洋錢少點兒，黃二爺的洋錢多，年紀和袋腦都不成了，臧四爺臉子與洋錢都有，就是不解溫存，不懂情義，老天真正會安排，稍微一變動，豈不有了十全十美的了麼，小福冷笑道，老三，我和我的想頭，老是不同的，這話又說回來啦，因為我們的出身和材料兒不同，所以念頭兒亦不同，我對於客，不知計較臉子洋錢性格這幾件事，只覺着這人討厭，這人不討厭，這人饒好兒的，其餘的念頭，甚麼都沒有，至於和誰從良的念頭，更是沒有的，我總以為當妓女的，不准其能以從良便會死了，未來的事，想它作甚，天下的事是個擠勁兒，到了甚麼時候說甚麼話，心裏打算怎麼着的事，大概是十回打算九成空，你說這話對麼月樓聽了玩味了一會兒嘆道，老二，莫看你個不識字，這番議論很有大道理，莫看我識字，說不出這種議論來，又出了一會子神，淡淡的說道，話雖則是這麼講，妓女過了二十歲，便算得老呢。從良的事，亦是及早為妙的，我若是賺過你那麼些錢給家裏，又有柳五爺這樣一個客，早離開這種是非之地了，但是我沒有，亦別說沒人要弄我從良，不過不成事體，亦無妨和你談七，咱這榜子客，不僅是臧四爺打算弄你從良，李三老還要弄吾從良呢，你想，李三爺是個軍人，脾氣上來便要動手槍，吾如何與這種人上得來，再說他老家裏有正太太，那更是難事呢，小福聽了勸月樓道，老三，據吾看李三爺那人不壞，你看他脾氣大，是跟旁人，對於女的，分外的會溫存，再說這種人，他總覺得自

己粗，若有年輕的女人一心一意和他過日子，他會割肉給你吃，至於正太太一層，外鄉人一朝得地，還慍着甚麼結髮夫妻，莫看他像個人兒似的，他們太太還不定怎麼不似個人樣兒，那層簡直是不足爲論，再說你父在日，不亦是軍官出身麼，妳和李三爺正是門當戶對，他能拿你當太太，用花轎娶你，由吾這兒說，非給你們成全在一處不可，月樓苦笑道，誰能用花轎娶妳兒，妄想妄想，說能沉思了一分鐘，叫道，老二，你只操心吾的事，你自己的事亦該拿個主意，吾真願意看着你從良，從良後吾到你家串上一個門子，然後自己再從良，以後按照親姐妹那們走動，才稱吾的心願，小福聽了搖頭道，吾不敢作那麼好的想頭，吾總覺着當太太沒我的分兒，多當一天妓女，怎可以多活一天兒似的，和你比不了，你生來是福相，我像燈草花兒似的，怎能會一夫一婦白頭到老，吾想吾這種人，打算活長遠了，必須得上罪堵上心，方能長命百歲，說着話啐了一下然後道，那死鬼陸連起當初真把吾娶了去，當上他家的大奶奶，吾準能活到白了頭髮掉了毛，真投緣真對勁的客，和人家過日子去，自己不折罪煞，亦得把人家妨死，自己當小寡婦，月樓聽了很以爲然的勸她道，老二，你太可惜了，你要有幾年的書底兒，可不的，說出個意思來，都有着許多學問在內，據吾看，你不必向那條道兒上苦鑿，吾不是說過一句挽回造化麼，你亦該凡事隨衆，自然便會把薄命變作厚福的，小福此時已經被消極的念頭催促的入了夢鄉，月樓見了不再說話，稍微打了一個小盹兒，醒時見天已大

亮，忙將小福叫醒，小福起床，見樓上樓下雅雀無聲，忙與祥麟班打了電話，進屋來將首飾及細軟的東西，放在一個皮匣內，其餘的衣櫃等項都上了鎖，不大工夫，祥麟班來了不少的人，由打更，指引上了樓，小福指揮着向下邊搬運，月樓站在窗前，向樓下監視着，少時均都運到車上，小福和月樓提了皮匣包裹回到樓下，小福揚聲道，乾娘，我們走啦，再瞧你老來，旋對更夫道，你可看明白啦，挪走的都是吾們自己的東西，你們的依舊擺在那裏，更夫見那十來個搬運的人，都是一腦門子官司，那裏還敢說話，只把眼向車上望了一望，昨夜女掌班與焦媽窮嚼了一夜，五更頭兒上才睡，忽被小福驚醒，絮腿帶兒的工夫，出屋來再看，那還有人影兒，氣的女掌班把更夫罵了一頓，上樓去查點傢具，一件不短，下樓來埋怨焦媽睡得太死，焦媽說，神仙亦算不到他們這麼早就挪，這都是小福那個丫頭根子的高着兒，吾走，找她娘去，說着話出門去了，二姑娘聞聲起床動問，女掌班將還押女掌班的事說了一遍，二姑娘自作聰明道，她們倆小孩子，知道甚麼，背後一定有軍師，挪走了是萬幸，不還押賬開了腿，你老人家拿磚砍天去，女掌班自行解嘲道，是呢，我亦是這麼想，那天她們一走不回來，不亦就是如此麼，其中一定有神佛保佑，回頭咱包扁食，上永供，同院人等，知女掌班事出無法，便由神道上結束糟心的局面，向例不肯示弱於人的，韻香班用水供兒送走了這雙姐妹花，祥麟班裏却吃麵條歡迎這雙花姐妹呢，祥麟班的女掌班，裏出外沒的掌班人，將二位新唱手的東

西安置妥停，然後請他倆吃麵條，同院姑娘，都由女掌班一指的指引，飯後，女掌班道：「你二位算那一天正式進班呢，咱大熱鬧熱鬧，懸燈掛彩，唱話匣子，小福說，咱這麼辦，由明天起，多了沒有，俺姐妹倆共有六桌牌，分三天打亦成，分六天打亦成，女掌班聽了暗喜，畢竟是闊唱手，一句話便是六桌，因笑道：「二姑娘，咱隨客的心氣兒，人家願意怎麼打隨人家，女掌班高興，吩咐夥計預備一切用具，買應用物品，月樓和小福飯後無事，月樓說，咱到外邊看看去，胡六大概等着呢，二人來在了利津里口兒上，見胡六在口兒外立着呢，胡六見她二人，很歡喜的道：「罷了，言而有信，你們在這兒幹麼，月樓說，吾們一同挪入祥麟班了，胡六說，這是吾的材料，忙把小日記本子掏出來，月樓說你在馬路上混寫個甚麼勁兒，你連祥麟兩個字還記不住，報界怎麼有你這樣一個糟蛋，小福說，請六爺到班子裏去罷，胡六笑道，還是二姑娘，仁義，走走，口中說着便向口兒裏邊走，月樓止住他道，新挪的班子，一撥兒客還沒上呢，你給吾們留個例兒，第一撥來的是窩皮，着班子裏看看亦笑話，乾脆，你給上一段挪班的報，有甚麼事過了新正月二十日你來開始串門兒，早來了吾教夥計老媽給你叩節，胡六說報登出來難道說不推我來送報麼，月樓說，免費天心賀報的多着呢，吾們不會買，胡六見連根烟捲都抽不上，笑對小福道，二姑娘，聽你們老三，對待吾的這點意思，大年根底下價，真是不是麼，合着是這麼着，月樓斜視了他一眼道，說人話，這三句都怎麼講，站崗的見

胡六和兩個唱手說笑笑的，以為有傷風化，罵胡六道，要花錢進院裏去花，不花錢快滾，當街上過關兒娘似的那麼親熱，教行人看着亦觀之不雅呀，胡六雙手一抖道，圖麼呢，副爺着急啦，站崗的聽了越發怒道，還不走，等不着你走呀，走，胡六合笑點頭道，這不是走啦嗎，說罷一邊走着學劉寶全的腔調，哼着忠義無雙美髯公的去了，月樓兒胡六走後，對小福道，咱到西方飯店去一盪，小福擰了眉道，剛挪過來就亂跑，不大合適，咱回班子罷，月樓賭氣道，回去，將要進口兒，則見由北邊走來了兩個女的，二人看時，正是母親，月樓忙說，別讓她們進班兒，小福媽走近小福跟前道，你們挪地方，亦不通知家裏一聲兒，小福道，通知麼，我麼能不回家麼，為了一句話遠去一趟，月樓的媽道，你怎麼這們大的胆子，挪班亦跟家裏計較一下呀，月樓說，計較麼呢，你給還押帳，小福她媽道，你領我姊妹倆認認門去，小福向口兒裏指着道，第二個門兒便是，人家新班子，還沒開市呢，忌女人進去，都家去罷，不過正月十八，不許來找，不聽好話，咱們自管來，來人家賣買賠了錢，賴你們給妨的，可得幾百幾千的賠人家，她媽聽了駭怕，忙扯着月樓媽的袖子道，老姊妹咱回家罷那老婆子無法，只說了一句，年前你得家去一趟呀，月樓說兒走罷，不誤你過年，兩個一顛一媚的向北去了，小福說，老三，今天沒有胡六爺約會壞了，她們倆技技上門來，够多麼洩氣呀，月樓說，有話咱回去說，二人回到班子裏，女掌班遠接高迎，笑臉兒相問，小福淡上的答道，口兒上

看看街，說罷上樓，櫃上的一個姑娘低聲叫道：「娘，這二位怎麼這麼大模大樣的，女掌班的笑道，孩子，學着，這叫沉穩大樣兒，頰俗還成，這姑娘想了想道，娘上次囑咐吾，別和人大模大樣，待人要和氣殷勤，今天又着吾學大模大樣，高低是怎樣對呢，女掌班自圓其說道，是這麼着，像你這般小身分時，自然要和氣殷勤，待到名頭够了，然後便要大模大樣呢，當下月樓和小福，同到小福的本屋子來，月樓說，咱倆同時家裏來人找，你明白其中的啞謎麼，小福說，還有甚麼不明白，這是焦媽請了來的，吾沒甚麼說的，你家裏用錢過年，候着牌底分下來時，你家去一盪，索性和他們說個決斷，以免再受焦媽的蠱惑，來此找你，月樓說，你不說吾亦這麼作，當日並未上客，到晚飯後，俊卿和玉璞來了，同到小福屋裏，見傢具依然，房屋已改，電燈安了不少，新漿刷得四白落地，十分雅緻，俊卿笑道，好，這小屋裏打牌不壞，玉璞笑道，睡一休覺更得呢，烟茶獻畢，小福道，吾們已然挪過來啦，明天本班裏的衆姑娘都有牌，女掌班的說，歡迎俺倆人，要大大地熱鬧一氣，旁的客，都不知道吾們回這裏挪，一二日出了報，或者才能有人知道如今只有你們，又搭着吾們一對兒索餐兵都得麻煩你們，咱該出那門進那門，今天籌備好了，明天同院的姐妹都有了牌局，吾們屋裏鴉雀無聲起來，那就醜到外國去了，玉璞說，二姑娘，這事有俺李三爺一面承當，咱是有言在先，不是說過每人三桌麼，一定是每人三桌，由明天起，每天兩桌，共打三天，你看得不得，小福說，這好

極了，俊卿問，三姑娘住那屋，我們同去看一看，四人同到月樓本屋子裏，見屋子和小福的屋子一般新刷的漿，只是一切陳設，沒有一件原有的，都是這邊班子裏給新租來的，玉璞見了心裏喜歡，連說好好，只欠一個紅色窗帘，再掛個紅色窗帘，真可以算爲洞房，說罷看了看月樓對小福問道，二姑娘看，她給吾作太太，你看得兒不得兒，小福聽了含笑學着他的怯調兒道，得兒，有甚麼不得兒，推得兒了，玉璞笑道，學吾的怯口兒，受罰，俊卿代爲解圍道，三爺，別鬧了，你一口兒便應了人家六桌牌，就是分三桌打，起碼亦得八個人哪，你又不曾打，又剩我一個，咱得趕快找朋友，沒工夫啦，今晚上不訂規妥當，明早兒早晨向那兒找去，下午豈不誤了卯，玉璞想了想甚有道理，於是向俊卿規定道，你邀三位，吾邀四位，各自包辦一桌，明天下午三點，在此聚齊，誰遲到罰誰請客，俊卿說，好罷，二人一同去了，他倆走後，月樓和小福同床而眠，月樓因爲困極，躺下不大工夫，便睡着了，小福雖然亦覺着困，只是睡不着，將自己的事，反來覆去的想，尤其是對於從良問題，始終亦無主見，直至天明了以後，樓外動了市聲，方才閉一閉眼，朦朧間，被賣報的聲音驚醒，此時月樓亦醒，問小福道，是賣報的麼，小福說是，月樓爬起來，將樓窗開放，見報販正喊着祥麟班新聞，月樓將樓上送物取物的繩籃取入放上銅子兒汲下去，報販取了銅子兒，將報放在籃兒裏，月樓汲上來看時，正是繁華報，月樓拿到床上去，和小福同看，小福着她讀一遍聽，月樓念道，日租界裕德

里韻香班花小福小月樓二校書於昨遷於利津里祥麟班搭住，是日牌飯二局，十分熱鬧，門前車水馬龍，如山陰道上，接應不暇，若該二校書者，真不愧兩朵名花云，小福聽了笑道，胡六爺的才學不含糊，這段報上得很熱鬧的，月樓放下報笑道，自從盤古到如今，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這段又是胡拉亂扯，狗屁不通的文字，好在看這種報的主兒，只注意人名班名，文字如何並不在乎，再說亦未見得懂，小福說，咱只爲了着人知道咱挪了班兒完事，甚麼通不通的，是日早飯開的很早，飯後，樓上樓下，懸燈掛彩，樓下堂屋裏唱着話匣子，鬧的小福嫌心忙，門前行人立着聽，乞丐誤爲作壽日，扯着叫化子的嗓子呼給掌班的拜壽，鬧得烏烟瘴氣之至，不到三點鐘，玉璞便帶了幾位朋友到班，估據了月樓的本屋子打起牌來，月樓和小福二人招待着，打到兩圈多，俊卿才到，不但是遲到半點鐘，並且是沒帶朋友，進門見玉璞的朋友打上了，笑着說道，諸位受累晚了，玉璞說，晚了好，大家有了請客的了，俊卿說，吾一定請客，吾已經叫了小灶兒了，少時便到，玉璞問他朋友幾時到，俊卿笑道，吾知道你辦事實心眼兒，必然約了朋友來，吾因此懶了，今天並且放了乏，剛睡起來不大工夫，水米還沒打牙呢，說着一邊喝茶，一邊吃點心，見玉璞的朋友有一位看金脖子，忙過去領教了貴姓，然後對玉璞道，咱那屋裏打一桌，吾和貴友，及二姑娘三位，着三姑娘替你，這不就够手了麼，月樓說，都打上牌沒人招待朋友遠成麼，俊卿說，你替三爺打牌，三爺替你招待朋友，玉璞

笑道，好好，斟茶遞烟捲吾都成，上勁吾可不會，衆人聽了無个大笑，俊卿笑着說，你不會上勁很好，會上勁時豈不把入惡心煞，當下吩咐人在小福屋裏拉桌子，俊卿等四人入座打起來，於是每日兩桌，一連打了三天，俊卿請了兩次客，玉璞請了一次，玉璞的牌，統由月樓替打，輸了玉璞給錢，贏了歸月樓所有，將玉璞和俊卿比起來，處處顯着玉璞知情着趣，俊卿處處是輕描淡寫，因此月樓對於玉璞不覺另有一番認識，第三天牌打完，已至夜間三點，俊卿與衆人都因歲暮回家辦年，玉璞無事可辦，大家都急於走，獨他遲遲着，衆朋友打趣着三爺又沒家可回，還不在此過年，走個甚麼勁兒，小福替月樓將玉璞留下，衆人去後，因方才大家都吃過點心，小福只周旋一會兒，回自己本屋子去，玉璞是年過四十的軍官，雖不斷逢場作戲的打茶圍，實事求是今天還是第一遭，乍領溫柔，自不同於家中的黃臉婆子，於是和月樓說起知心話兒來，情願娶月樓爲正太太，用花轎在旅館裏娶，然後再立公館，以前所用四百元，由自己代還俊卿，再給月樓家中一千元錢，着她回家去商量，月樓連日見玉璞的舉動，很和小福上次所說的相合，覺玉璞除了年齡臉子比不了星五外，其餘錢財溫存兩種，尙非星五所能及呢，當時雖未一口答應下來，可是很喜悅的允許回家去商量，次日玉璞走後，月樓因牌底錢分了不少，與小福說明，給家中送錢去，月樓到家中放下五十元錢，然後說明有人要弄自己從良的話，她媽說，你當了太太，俺兩口子有甚麼不樂，一千元坐吃山空，不是長事，錢是一

元亦不要，着他允許帶着俺倆一同去過日子，少雇兩個男女下人，不是一樣麼，月樓感激這老夫妻數年來的好處，滿口應許，在家中囑咐了一番，以後休聽焦媽的話，再聽她的調和，吾們和客一走，你們是人財兩空，連小福姐她媽那兒你亦通知她一聲，她媽說，亦不怨俺倆去找你們，性焦的娘兒們對老周家說你倆人掛了兩個當軍人的客，人家安拐着你們逃跑，因她勸你們，將她辭退了，女掌班勸你們少和他們近乎，你們連班子都挪了，你想，俺倆個糊塗娘兒們，那明白班子裏的勾當，不由吾們不心慌，商量商量才找去了，月樓說，最好從此別去，不去的有錢花，誰到班子找去，一個銅子兒都沒有，我和小福姐已經商量好了，你們自己琢磨着，他媽說，吾去和她說，以後再不找你們了，月樓說，你們老兩口子，多買些魚肉，過個肥年，頭年吾就不家來了，說罷，向外走着道，方才說的那件事，莫和旁人提，有甚麼信息，吾來與你們送信，最好是能够携帶着你們，說着到門外上了車，回班來了，下車後，女掌班接出來道，你姐妹倆沒一同來呀，月樓說，小福姐亦家去啦，女掌班說，三姑娘走後，二姑娘就回家了，吾以爲你們二位一同回來呢，月樓聽了以爲奇特上樓去細想，怎的她回家不告訴我呢，相隔不遠，如何不一同去呢，甚爲納悶，真的，那麼小福回家怎的不和月樓一同去呢，要知道果真回家就一同去了，因爲趁着月樓回家的當口兒，她到西方飯店，去探情人柳星五，幾曾見談情講愛的，參加上個旁人。月樓每欲去探星五，真算得心腸熱則有餘，有眼眉則不足

了，小福將星五孤鬼兒似的拋在旅館裏，淒涼況味，小福豈不知曉，幾番要去探望，苦於月樓在旁，自己去她跟着，情人訪情人，最喜的是室靜無人，老隨個尾巴在後邊，所以太沒意思了，月樓要去望看星五，小福托辭不允，好容易今天得了機會，口稱着回家，實則到西方飯店而來，那柳星五，自被小福安置西方飯店之中，滿打算她們倆誰有了工夫誰來，每天最少有一個露面兒，不想一連幾天，誰亦不露面兒，寂寞的個星五，不時的洗臉抹粉，抹油攏髮，起碼一天五七起，惹的茶役都很抱怨，堂堂一個男子，一天得用五大壺白水，真不知受的是甚麼病，一連幾天的工夫連房干帶飯錢共合好幾塊，茶役來支錢星五還有二元多錢，欲待先付二元，又覺着不成事體，欲待將戒指合了又捨不得，盼望小福月樓一步走了來此圍便解了，但她們不來，當下星五對茶役竊，今天吾有支票不到期，明天，至遲後天一準給你們，多借給你們幾十存着亦不算甚麼，茶役說，你老這個賬頭兒，按規矩是今天結賬，錢多錢少不要緊，規矩不敢錯，結賬的日子不清賬，就算不合乎規矩，星五本就一肚皮不悅，無可發洩，不覺大怒道，不合規矩便怎樣，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還得守規矩，吾不是上學來啦，他這一鬧，驚動了隣號中的一位，走過來問道，是星五麼，星五一看，正是表兄王少安，茶役見是王二爺進來，只好先退出去，少安坐下問星五道，表弟，你放着家不回，住起旅館來，抖的很哪，星五說，這是朋友包的房干，以便不時聚會的，吾如何配得起住旅館，少安說，方才聽茶役

要錢，你沒錢給，是因着這個口角麼，星五聽了不覺長嘆一聲，低下頭去，少安說，表弟，這房是誰包的如何找你要錢呢，說着話，細看星五，戒指大筈，很透富裕，於是很爲疑心道，表弟，端的你和甚麼人同包房下，外邊的事可忒新鮮，你別着了道兒，星五知少安誤會，因而直陳道，不瞞表兄說，這是韻香班的花小福給我包的常房干，一切用度她管，不久便和她結婚了，這不是麼，戒指大衣，都是她給買的，少安笑道，表弟，罷了，不枉你生了這張小白臉來，居然有姑娘們貼你，哥哥聽着痛快極啦，旋翻一翻眼道，是是，花小福，唱過大鼓，和我們那個一樣，亦叫二姑娘，長的俏皮，就是冷一點兒，繼而搖一搖頭，淡七地道，只怕她不長壽，岑寂了一分鐘，忽然很興奮的笑道，好教表弟你歡喜，吾們那個大號的二姑娘，和我們辦從良的手續，今天在此定大局，班子裏不便說話，這旅館掌櫃和哥哥吾有交情，圖這兒肅靜，訂規今天在這兒不見不散，柳星五知少安要上當，難於緘默的直陳道，表兄，小弟有一件事奉告，信不信由你，因押下飯館，巧遇見二姑娘和她姘頭的事，詳言一遍，少安聽了與星五深七一揖道，兄弟，你算救了哥七啦，很有朋友談論她姘靠穿號褂子的，專門和客從良洗澡，吾還不信，如今看起來千真萬真了，該着哥七轉運了，不然五千塊錢聽不見響聲兒便完了，說罷，招呼茶役進屋來吩咐道，柳五爺是找表弟，錢付地早晚別催，他給了算着，不給寫我的賬，茶役答應下去和司帳說了，這才解圍，少安正生悶氣，忽見茶役來請，說十

二號有位唱手找說話，少安到十二號見着二姑娘，不等她開言，當即宛辭道，咱的事明年開春再辦罷，昨天吾的行裏出了點兒鬧心的事，幾時辦完了再談罷，二姑娘見少安忽然變卦，知這裏有人給說了壞話，不動聲色道，好罷，那麼回頭咱班子裏見，少安在氣頭子上，當面回絕道：有甚麼事咱過了年見罷，年前怕沒工夫呢，二姑娘摸不着頭腦，只得說聲好罷，你幾時有工夫咱幾時見，說罷告辭下樓，走在櫃房門口兒道，電話在那兒，吾打個電話，司賬說，請裏邊打，二姑娘進櫃房打電話時，少安下樓出門走了，二姑娘草草打完了電話，見少安已去，笑問司賬道，吾們王二爺方才和誰說話，茶役接言道，十三號住的柳五爺，說是王二爺的表弟，二姑娘聽了一楞，暗想小柳多日不到甜香班，原來住在這兒，八成兒花小福屬機器麵粉的管送到門呢，吾的秘密，必是小福洩給小柳告訴了少安，因此他忽然變卦，果真如此的話，吾和小福誓不兩立，想至此間茶役道，原來是柳五爺，小荒唐鬼兒，不用問，準有唱手來找他，司賬的說，有，在燕樂昇平兩個唱大鼓的坤角一同來找他，二姑娘知是小福和月樓，於是笑着說了打攪，出門來上車，出西口堅向南一拐的工夫，見小福坐着車，由南來拐入西口兒裏，二姑娘越發相信自己所見的不錯，恨得牙癢乜，且不回班，到良房裏和不錯的去說話，她那姘頭見了她不悅道，吾和相好的你說，王少安你算真正熱上他了，不然的話，這筆外快不能打下來，怎麼着，煮熟的鴨子會飛了，這明顯是你真心實意跟他好，說下了真情實話，

教給他變卦，吾說這話決不屈你的心罷，二姑娘聽了急得落淚道，冤家，你沉住了氣，方才只是借電話，不好細說，所以教你來咱們問量，王少安是有壞人給調和的，她妍頭把腦袋搖得像博鼓似的發怒道，甚麼壞人，就是你的壞，吾靠過十來個親家了，甚麼事不曉得，娘兒們沒轍的時候，依靠着不錯的給她遮風避雨，一朝有了闊客，把不錯的向南牆上一甩，十個散杖的九個如此，別胡編啦，事到如今，你說河裏有水吾都不信你，二姑娘此時口有百舌亦說不動妍頭，只委屈的哭得淚人兒相似，妍頭本着緊了崩慢了鬆的扛杖譜自立台塔道，你不用哭，吾不容你說清道明，那算吾欺你女流之輩，吾容你說，果然有道理時，吾還許認錯兒呢，二姑娘見不錯的回了疊，止住了哭，擦着淚說，相好的你連串過幾個姑娘，都是有始無終，你要知道，人有幾等人，木有幾等木，吾和旁人可不能一概而論，你想想，王少安是一個買賣人能够着我熨貼的了麼，你要思思前想想後，吾惹麼一腔子血都倒給你，妍頭聽了想一想，這真是掏心窩子的話，聽她接續前言道，咱們倆的馬兒溺，瞞不了韻香班，不知怎麼傳到花小福的耳朵裏，她便告訴了熟客小柳五，小柳五是王少安的表弟，他們倆又是親戚又是嫖友，少安聽了這個消息才變的卦，妍頭不以爲然的道，你這套裏話有點而生可疑，你想，他兩既是嫖友，姓柳的一定早就把咱的事告訴王少安了，怎麼到現才變卦呢，姑娘說，是我晚到西方飯店去幾分鐘，早去一會，便不致有這件事了，皆因王少安怕在韻香班說話不便，才借西方飯店的房

干，他和飯店掌櫃的相好，他去早了一步，遇見小柳五那兒開房干，見了面才談起來的，他們早經不同走了，妍頭說，你怎麼知道不同走，二姑娘說，少安和小柳都是吃死食的嫖客，少安天到韻香班，小柳因爲韻香班有人所以不同去，由這兒知道他倆久已不同走，妍頭說，他倆都是吃死食的嫖客，那麼小柳不去，一定是和小福斷了道兒啦，二姑娘冷笑道，你聽新聞罷，姓柳的在西方飯店開着長期房干，他稱麼，窮命一條，不用說是小福花子兒，小福每天還得管送到門，真是她媽的斯該斯欠，妍頭苦笑道，謠言，二姑娘瞪着眼証實道，便是方才吾出飯店門，她進飯店門，走個臉對臉，妍頭道，說話了麼，二姑娘說，慢說她現下挪了班，就是在同院搭住的，誰亦不答理誰，妍頭用腦袋畫了幾個圓圈兒道，有，小兔子孩子，敢破壞我的大局，吾教他知道吾馬王爺三隻眼，相好的你回班安心去幹你的，俗語說的好，走了穿紅的，來了掛綠的，指看王少安一顆樹還能吊死人麼，這良屋裏二姑娘和妍頭的糾紛算是結束了，那邊旅館裏柳星五和花小福的糾紛可鬧大咧，小福路過二姑娘，急忙用手帕一遮臉，以爲未被她看見，到了西方飯店，推開十三號門進去，見星五睡在床上，枕邊放着鏡子，攏子落在地板上，桌上油瓶未安着塞兒，粉盒兒敞着蓋子面盆裏的水很清，未擰乾的面巾垂着的一角向地板滴水，爐子裏火，微到將滅，冷清清一派淒涼，小福見了一陣傷心，聽他說睡語道，大鳳姐姐，咱們有緣，作來世夫妻，這世是你小福妹儿的，小福聽了很爲詫異，怎麼他和她亦有

馬兒溺，旋見星五沒蓋着甚麼，將牆上掛着的大衣摘下來給他蓋上，將星五驚醒，星五見了小福，將眼圈兒紅了一了紅道，妹妹，你多日不來看我，將我放在這兒坐這安閑獄，想不到我如今在夢中見着你呢，向前雙手挽住了小福的雙手端詳一會道，幾時咱倆在真事兒的場中這樣拉了手親近一回，只怕不容易罷，我知道，你如今闖了，被姓黃的把你的天真性格點污了，我雖然一百二十分愛你，只怕你的心今非昔比了，可憐我一個窮人，還敢怎麼大胆的談盟說誓，上次你來，慢說還同着你月樓妹妹，即便是你自己，吾能夠怎樣述說心事麼，縱有千情萬愛，亦不過自己忍在肚子裏，幸喜夢裏相逢，發洩發洩我的委屈罷，說着話強姦似的撲過小福來，發狠的吻住她，約有五分鐘，方始推開她，自己搖頭道，妹七，休怪五哥無狀，五哥的放肆，只夢中方才有權，想你一定能够原諒，你想想，以前我們同睡在一個床上，吾敢如此麼，再說還是那時候，就是你沒認識姓黃的那時候，現在，現在更不敢了，說至此淚如雨下，他這番舉動將小福嚇得呆了，小福雖則駭怕，然她是個冰雪聰明的人兒，知星五與自己相見誤以爲夢，所以這個樣子，急爲解釋道，吾今天明明是親來看你，怎麼你以爲是夢中呢，你莫怨我，我將幾天不能來此的原故對你說一說，只因上次到這裏來，班子裏以爲我們跑了，因此我和月樓妹一氣挪在祥麟班，挪班已經耽擱了兩天，挪過去連日減四爺的牌局不斷，實沒工夫出來，再說出來看你來的話，又有那沒眼眉的月樓死跟着，所以不能得到機會，好容易今天

沒客，又趕上月樓回家送錢去，我在班子裏說了謊話說回家，才向這兒來的，吾說明了你應該不暴怒了罷，星五聽了小福說明是真事不是夢，反倒哭將起來，很嗚咽的道，你將吾拋在這裏，着我歷盡了淒涼，受盡了恥辱，你既不能天天來此看我，亦該將這裏的事辦完全了，今天要遇不見王少安，吾這個世可現絕了，小福聽了以爲奇異道，這樣怎講，星五說，這裏的房干飯費，賬房今天是結賬的日子，因我的錢不够，沒敢交出，盼你來你亦不來，被茶役大鬧了一陣，這恥辱還小，是我忍耐不住，和茶役口角，才被表兄聽出聲音是我，與我應聲作保，才算結過這章去，我好端端來住飯店幹麼，不住飯店被茶役數說的着麼，說能委屈得甚麼似的，小福見了又可憐他，又可氣他，用很溫甜的聲音安撫着他道，你莫委屈，情實是我太對不起你，將你放在旅館裏，一連幾天不見面兒，以致你受了茶役欺負，吾真對不起你，星五聽了心裏難過，索性把方才截住了沒流出來的淚又流出來，沉寂了一會，小福問道，才幾天工夫，那戒指合的錢使用完了，又欠下賬，房干每天多少錢，早晚兩餐多少錢，亦該說說道道，囫圇吞棗兒還成，吾上賬房問他們去，說着話立起身向外就走，星五拉住她道，你別這麼肝氣旺，容吾將話說完，上次在義順茶園，蒙你給我三十元，花了二十元買大衣，給了家中老家人五元，餘下的連吃飯和洗澡花了二元多，下剩的亦只二元餘，短賬房不到十元，只有二元多，怎好給人家呢，至於戒指啊，舉起手來道，你看，這不是好好兒地戴着了麼，小福見戒指未

合，十分着急的道，你怎不合了它呢，守着乾糧挨餓，這怨誰呢，星五將眼淚忍了又忍，再不能忍的冷下來道，你親手給我的，我忍得合麼，再說這是人生最要緊的物品戒指呀，人無中外，有把情人親手給的戒指當了賣了的麼，慢說是茶役用言語譏諷，就是削子手用刀砍脖子，吾亦不合掉，說能，用嘴連吻戒指幾下，瞪着眼質問空氣道，誰那麼大膽子，敢蠱惑姓柳的合掉戀愛紀念品，不不，訂婚的戒指，小福見星五已經離着瘋差不多，忙順口答音道，對呀，世界上那有合掉的情人所贈戒指的道理，出這主意的人聽着，就許你說這一回，下次再說吾可不答應，說能，見星五活似小孩得到安慰的一般，止住哭含了不自覺的笑呆坐着，小福知他受病甚深，於是將所劈的牌底錢，給星五留下三十元作費用，勸他凡事要向開裏想，不可太以的死心眼兒，無論甚麼，只要有緣，不期然而然的就能辦到，一味鑽牛角，是要生病的，於自己身體有害，人若瘋了傻了，無論甚麼沒有他的了，人能待時，自然能够遂了心願，說至此作別道，我出來的工夫大咧，恐怕我家來人到班子裏找我，因而露出吾兩頭兒不見日頭來，那却反美不美呢，星五說，你回去罷，以後有工夫就來看吾，沒工夫亦可不來，休得爲吾就誤了你的生意，小福知他是無限怨望，遂安慰他道，客算甚麼，就誤些生意亦沒人敢怎樣吾，吾的意思，我們見的面越勤，却覺得沒多大的趣味，越是想見不見，想極了的工夫再見面，覺着分外的有趣，你要以爲吾這話說的對，我們便遲幾天一見面，要以爲那麼着不好，吾

天天來亦沒甚麼，星五說，年前不必見了，我想回家與老人家高壽同去過年，比較着自己照出來的影子過年還可以有問有答，和他度過了正月初五再到這裏來，最好咱過了初五再見罷，小福聽了笑道，我想三十夜同月樓妹齊到這兒來過夜，你回家亦沒甚麼意思，等我們來和你過夜，你以為麼樣，星五說，好罷，我就在此等你們，小福出了西方飯店，坐車回班，月樓見了問道，你回家怎不和我同去，小福說，本沒打算回家，因為你走之後，我覺着孤單得要命，所以亦就想起回家來了，小福和月樓向無謊言，月樓毫無疑心，到了年底二十日這天，月樓和小福都早早的吃了飯，看女掌班的指揮着夥友們懸燈結彩貼吊錢，月樓見了想起舊日在北京家庭中過年的情景來，不覺眼眶子發酸，小福却很高興，晚飯吃過水角子，女掌班指點夥友給神上供，燃燭燒香以後，滿地上放芝麻穉兒，衆唱手穿着紅衣裳，戴了鮮花，很得意的踏着聽響聲，黃錢和書的福字，貼得觸目皆是，因沒客月樓和小福到門外去串胡同，見里中一家家都貼着朱紅油漆的春聯，小福覺着一派新年氣象，月樓只領畧着春聯上的文字，凡有不通或錯誤之處，月樓皆發一笑，正行走間，見李玉璞對面走來，月樓和小福齊讓三爺，玉璞笑道，我去約會臧四爺，他太太死不放行，我只好自行前來，三人來在祥麟班，玉璞見了班子裏這些過年的預備，不覺大喜道，有趣有趣，來在月樓房中坐定，玉璞笑道，人家臧四爺有家，和太太過起年來，拋的我冷冷清清，怎的過除夕夜，誰是我的親人，只有我們老三是我的親

人，所以我奔了這裏來，好咧，真沒有過年的客，月樓見俊卿不到，覺得小福不大得勁，只好向玉璞埋怨道，都是你的不是，怎不着喊四爺和你一同來，他來了咱四個人多麼熱鬧，玉璞說，我何嘗不知道他來了熱鬧，只他這太太是個醋罈子，一死兒不放男的出門，我真沒法子了，小福淡匕地道，人家是有妻有子的人，在年底下還不團圓團圓，來班子裏過除夕幹麼，談了一會兒話，慢匕的走出來，輕輕的下樓，先在門前少立，見對門一家南班子，將許多香枝點着了，不插入香爐以裏，却插樓門外牆根的地上，看罷，不懂他們的風俗，很費思索的想着，出了利津里口，亦不坐車，走向西方飯店而來，一路上見行人分外的多，電燈亦特別的亮，商號裏亦異常的熱鬧，小福在稻香村買了一提洋酒，幾色冷葷，及麪包罐頭等，共用了五元錢，提了赴西方飯店而來，到了十三號門外，見無電燈，小福以爲星五回家去了，問樓下道，十三號有人麼，樓下有人答道，有人，晚飯亦沒吃，電門亦沒開，睡了，小福推門進入屋中，覺得清冷異常，轉不如外邊露天裏暖和，將拿來的東西，放在地上，摸索着電門，將電門開放復將板上放着的東西拿起來放桌上，看爐火時，微得要滅了，小福含着淚，添上煤，通落了存灰，落下坐發着嬌喘，看星五時，穿着大衣代被子，雙手捧着頭的睡，活現出未睡之先的苦惱，小福想，因他花不起錢，才將他安置在這裏，既然安置在這裏就該時團歡聚，似這般活跳的一個青年人軟禁在這裏，看他無時不在苦惱着，簡直是罪過，繼而想，自己真真

是痴子，似他這連往帶吃，每天一元多，這又何必，莫若他嫖時替他開盤子錢，每日一個茶園，每月才用三十元呀，若照如今五七天一見面，每天不過數元，在這兒用這麼多的錢，與其着他在此受罪，莫如他隨便到班子去花呢，在以前不挪班時，還因為有些不便，如今挪到祥麟班，正可自自由由地去呢，想至此，拿定了主意，決計和星五商量，幾時退房干，如何到祥麟班去，想罷，看看爐子，漸七地旺起來，將水壺放在爐口上，多一會，房中生暖意，見星五身體動彈起來，知他因為屋暖所致，忙俯在他的臉邊，低低的叫道，五哥，你醒，老二我來了，說着話兩個淚珠兒浴落在星五臉上，將星五驚醒，星五睜開眼清醒了一會，不覺嘆道，天哪，草草拿着窮人開心能，闔上眼自言自語道，上次以為是夢，居然不是夢，那很够了，姓柳的知足極了，如今又弄這玄虛，天哪，我縱然是傻透了的人，亦知這番是萬無此理的，小福聽他搗鬼之言，已經不勝其難過，旋聽他狂笑了兩聲，質問着空虛道，今日是幾兒，還不是大除夕之夜麼，小福那麼紅的姑娘，今夜今時，不知有怎樣的闊客陪伴他過年呢，不用看吾便知道，屋裏的電燈，當然是都增了燭頭兒，往常四十燭的今夜少煞亦換個六十燭的，往常許多的燈，有開有閉，今晚上一定要一律開着，屋中明亮豈只俗說的照如白晝，此處各種的鮮花，一定要擺得很多，那張方桌上大鏡子前邊，正好擺上玉堂富貴的長方盆，或者單上個大玻璃罩，盆前當然要擺八盆螃蟹水仙，小茶桌上，正可擺一大盆硃砂梅，鏡台桌小抽屜上面，

擺兩小盆茶花正好，圓桌上擺兩盆子天竹，其餘再有甚麼，迎春繡球實軸辛夷等等，便放在牆根地板上呢，她的性情吾知道，還不脫孩子氣，房頂上，一定懸掛些萬國旗紙花兒，低垂着，頂心懸個魚燈，牆上貼兩張吉祥畫，還是女人的天性，未能免俗是脫不掉的，今夜管它冷不冷，爐子裏的火，不知怎樣的壯旺，烤得各樣花卉吐出它們的香氣，氣氤得不知是怎樣的百合香呢，比如月樓妹她能，由她本屋子到小福屋裏去，管保一打門帘，香味薰她個倒仰，暖烘烘的熱氣，捧定她的小臉兒把她抱人裏邊去，管則她兩隻俊眼，東瞧西看的目不暇給，更以為小福知道花的名色，一定要這裏說，老二，這盆什麼呀，這盆呢，噫，這兩盆呢，必定道麼很嘮叨的問，小福一定很不耐煩而滑稽着答道，它們認的吾，吾只不認的它們，岑寂了數秒鐘後，接演前文道，似這等良宵美景，她不留戀，肯來這冰窖似的房干裏赴約會，她又不瘋不傻，決決不會的，自古僥倖只有一個，上次已經難得，再想二次麼，小福聽至此，不勝見神見鬼之至，由不自在而淒楚，由淒楚而傷感，終至於心口窩兒疼，兩手捧了心，頻蹙着雙蛾，那副俊形容，照下像來刊為紅樓夢的繡像，活脫的個林妹妹呢，星五搗鬼多時，細看屋中情景，依然是酒食滿桌，情人任座，滾起來跳在地上，端詳小福，見她那捧心西子似的樣兒，轉兩可着為真為夢呢，呆立了一會，不覺得重復傷感起來，淌着兩眼淚，四顧徬徨的不得主心骨兒，一眼打上那提洋酒籃上的粉色紙花，直勾勾地對花問道，花啊，你不似其他的蠢才可比

呀，是有名的能够解語的妙品呀，那麼吾借問尊駕一聲，這時候，吾是醒着啦，還是作夢呢，請你指教一聲罷，見那花對於自己兩眼熱淚一派痴情，分毫不動於中的不作聲，星五很廢恣的點頭道，古人有淚眼問花花不語的名句，俺柳某如今實驗起來，果然是古人之言不我欺呢，此時小福心口窩兒妥實疼的緊，見星五這般瘋鬧，實在可疼，忽然發生出個道理來，自想，他是好好的一個孩子，被吾給害得這般顛倒，吾真是罪在不赦，以後能和他從良，赶快和他從良，如其不能，赶快與他割恩斷義，着他死心塌地的恨去，亦免得將小人兒活活害死，想到其間，忍了心疼，立起身挽了星五的雙手叫道，星五，吾是老二，咱不是訂規得今夜住這兒過年麼，原本要和月樓一齊來，因為她有客，所以吾自己來的，吾並沒有過年的客，和我過年的人，只有你呀，是真事，不是夢，坐下，我們喝酒，星五不信，自己咬咬舌尖，果然是疼的，因而方信是真，既經證明非夢，不覺很慚愧的沉默無聲起來，見小福坐在一旁捧了心皺着眉頭子，忍不住的問道，吾看你的樣子像有病，可是你怎麼啦，小福有氣無力的道，從前與死鬼打起嗝閉氣，便留下這麼一個病根兒，遇上難過的事，心口窩兒就疼，好在不用治，過一會兒便會好了，有時候這病犯了，再有旁的事一打岔，便會忘了，星五用盃斟了酒，二人共器飲着，用手指代箸，向嘴裏放冷暈的下酒菜，小福覺着較比用杯斟有意思，暗想，和他從良，這一輩子不知有多少奇情異趣呢，吃喝了一會，心疼已止，星五說，吾勸你以後凡事要推扳

着，莫要認真，免得勾起老病來，由明日起，找醫及早調治，年輕輕的人兒，留下個心疼的根兒，害到幾時是老，早些除了根兒，省得零星有受罪，小福不以爲然的道，治甚麼，星五苦笑着道，老二，你爲吾起見，早些治好了罷，眼圈兒一紅，小福見星五可憐而又可感樣子，不覺點頭道，過了破五兒罷，一定去治，星五向小福很恭敬的鞠了一躬道，謝謝，小福很銷魂而又難過的一揚臉兒，將兩眼的淚忍住，俯下頭大大的飲一口酒，垂着淚到星五苦笑道，辣水兮，星五明知她藉酒遮羞，用手心托着兩個糖蓮子，湊在小福身旁道，吃一個甜一甜嘴舌罷，小福低頭，就星五的手心兒裏，將兩個糖蓮子噙在嘴中，騰出舌尖兒來，將星五手心里的糖屑兒舐入口中，閉上眼玩味着嚼嚼，一會兒，不由的笑道，好醫生，治得不辣了，星五見她那派大真漫爛的樣子，愛極，欲待向前接近她，苦於無此勇氣，只得退坐在本位以上，用一塊小的麵包，將自己托糖蓮子那隻手的手心兒上的濕痕，狠擦一下子，放任口中，加勁嚼了幾嚼，用一大口酒送入腹中，小福見星五，用麵包將手心的濕痕擦下嚥入腹中，不覺嫣然一笑，笑畢伏在桌上，哭將起來，星五此時心中方才好些，忽見小福痛哭，未免不安起來，知她有所感激哭的，不敢立時解勸，候她哭出個段落來，然後勸她道，老二，我們現在的時光，比金子還貴呢，哭幹麼，哭是耽誤工夫的勾當，吾勸你一分鐘亦別空費，一直聚首到天明，亦就不枉你的好心呢，小福聽了拭拭眼淚笑道，吾這哭是喜歡的哭，決不是難過的哭，咱們趁今夜

全神下界的時候，吾和你掏心吐胆的說句真話罷，你一舉一動，沒有一處不惹吾感動的離開你，見旁的男人作事，都不打吾心上來，吾真告訴你能，你可莫怕，以前的山盟海誓，雖不是假的，可是吾屈着心和你信口答音的，如今啊，由吾本心對你說，除了你，誰亦不和他從良，你記住吾的話罷，小福以爲星五聽了喜悅或傷感，但見他冷笑了兩聲，搖頭道，幹麼還提這個，套你兩句話罷，咱們趁今夜全神下界的時候，吾和你掏心吐胆的說句真話罷，現時的局面，決非當初可比，日後地久天長的念頭，早已不敢作妄想了，在你和旁人從良以先，我們多聚一分鐘，強煞少聚一分鐘，你能够不時的和我見面，已經就够了，還談甚麼盟誓，說能苦笑的非常難看，小福見星五這般說法，而笑道，好好，原來你不信吾和你真心實意呀，本來麼，你短不了有耳聞，有關客要弄我從良，不錯，有是有，只我不去，星五低着頭，淚似斷線珍珠一般的下落，小福咬了牙，將頭上簪茉莉的花針取下，將茉莉剝下來棄在樓板上零星着，用右手拿了花針，在左腕上刺了星五二字，趁着熱血，將錢夾裏抹眼子毛兒的睫毛取出來，發狠的塗入玉腕上針眼以內，再用手絹蘸了酒，將針眼以外的黑色拭淨，疼的她哈哈笑着呼道，老五，你看這是甚麼，星五此時，失知覺似的迷惘着，被小福的狂笑和呼聲驚覺，呆視着小福不動身，繼而見地上的花朵零亂着，很驚疑的看她頭上的花，已經不見，花針在地板上拋着，小福右手掣住左臂上的衣袖，露出七八寸玉腕來，雪似的肉皮兒上，有黑色的字形，湊近

前細看時，見那無瑕的美玉上，留下這愛情的痕跡，星五覺得太可惜了，頭頂上一陣發麻，眼前有無數的金星繚繞着，兩耳齊鳴，幾乎昏絕，雙手扶了桌子，閉着眼，覺着身坐小舟以上，行在大海之中，正值狂風大作一般，自己生死決不計較，只想，她那雪膚，連個污痣都不許有的，怎的把吾的名子刺在上邊，天啊，你要有力量回復她的原來膚色，須用吾的性命來換，吾亦情願一死，天你假若說，全地球上的人都付死刑，然後她的腕上污痕才能去掉，那麼吾一些亦不可憐全球人的生命，只要她白而無瑕的肉皮兒無恙，甚麼都可犧牲的，星五胡搗鬼十來分鐘以來，方才清醒，再看小福時，已經走了，只餘案上酒香，座間花氣而已，星五出了一會子神，對着電燈笑道，洋菩薩，你不替吾慶祝麼，說着把飲剩的一些酒底兒，向空潑去道，你記着，小福是柳星五的夫人，今番今次，是定而不可移的了，開窗戶向外面領略那除夕的乾坤，在火炮聲中，如和小福拜罷天地以後，拱手向南方叫道，大鳳妹妹，桂卿姐姐，月樓妹妹，旋向北再拱手道，玉華妹妹，你們各奔前程罷，非是柳某薄倖，可憐我一個落魄的人兒，這許多許多的真情實愛，如何兼顧的到，怎麼享受的起，有緣的來世相見，哪不你們是男子，吾是妓女呢，了却今生的未了緣罷，說罷關了窗戶，很安然的自去睡了，小福因星五已不勝情，自己亦委實扎淨不住，硬着心腸下樓，方離西方飯店，見街上的狀況，約莫着將至夜半，敬神的炸炮之聲雜作，馬路上電燈旗彩，十足着過年的模樣，真是四圍爆竹聲，滿街新

氣象呢，回到班子裏，見玉璞與月樓坐個齊眉，正受夥計老媽們行着辭歲禮呢，禮畢玉璞賞下錢去，衆人請安相謝，月樓同着玉璞受禮，儼然老爺太太模樣，不但玉璞歡喜，月樓亦非常得意，小福見了却有些嫉妬，不作聲的自回本屋裏去，一則腕上的刺傷疼痛，二則見景淒涼，用皮斗篷替代被子，向床上一躺，連枕頭亦沒枕，便睡去了，但是心上有事，再睡不着，彷彿有人掀門帘進入屋中，細看時，吃了一驚，見星五哭得兩眼桃似的紅腫，小福很奇異的想，他如何跑到這裏，亦不和我商量計較，今夜大除夕價，這般時候才來難道不知燈前是火麼，辭歲拜年是緊相連的日子，你來幹麼，不悅在心，口裏不忍說出來，拍一拍床沿，指示着星五的座位，星五坐下去，嗚咽着道，你怎的不辭而別，放下吾受那淒涼罪辜，那可不成，今夜就是今夜，或是吾在這裏和你呆着，或者和你同回四方飯店，要不然咱倆人雇兩輛車，一同到吾們家去，索性吾來個又娶媳婦又過年，豈不好麼，說能挽着小福的手大笑，小福見星五的言談和行動，都和往常不同，心中甚爲驚異，出神間，忽被星五死力一拉道，還不與我起來，小福刺字處的肉，覺得疼痛，小福大喊一聲，耳旁聽月樓說，你看如何，小福睜眼看時，見是月樓和玉璞，月樓笑道，我和三爺下湯元吃，越等你越不到吾那屋去，吾說你一定睡了，三爺還不信，這才一同來看你，果然睡了，叫你只不醒，拉你一把喊起來了，吓吾一跳，拉你一把，又不疼又不癢的，幹麼這麼狠號鬼叫的，小福至此，才知道才是夢，心口窩兒亂跳，不

耐煩極啦，託詞走動，和月樓耳語請她陪玉璞到二號去候着，月樓領了玉璞走後，小福自思，怎的作這樣一夢，想了一會，自行判斷道，果然是自己不對了，不該將他拋下，就是自己回來，亦該和他來明去白的分手，自己走後，他一定在飯店裏很難過呢，他不知難過到甚麼樣子呢，所以感動的入我夢中，過了明天，再去看看他能，正想問，月樓進房來叫道，二姐，老二啦，人家李三爺好心好意的候着你吃湯元，你却拿腔作調的不動窩兒，小福慢吞吞的答道，你告訴三爺，謝謝罷，吾吃不下去，月樓因為怕得罪玉璞，伸手一拉小福的左腕道，走，不吃你看看吾們吃，這一下子將刺腫起的傷痕給觸疼，不由的呻吟了一聲，月樓覺得有異，拉她左手檢查，小福死命的護着，月樓說，你怎麼了，一挨你的左腕子便叫喚，莫非生了甚麼，趕緊請個醫生看一看，莫看今夜是除夕，請醫生却容易，若到明天新年元旦，醫生是都不應診的，那時果然重起來，打算現抓醫生可就來不及了，小福聽了月樓的話，又感激，又委屈，不由的傷心起來，落在紅色的衣上的淚點子，玫瑰葡萄珠兒似的零星着，月樓見了越發放心不下道，老二，你是怎麼啦，和我說呀，咱倆人比親姐妹還要知心呢，你有痛苦，怎能背着我呢，小福聽她說得親熱，不忍再瞞，將左腕伸給她看，月樓見了所刺的字，不覺暗喜，流着淚的出去，回本屋子向玉璞說，小福她不舒服，不必候呢，玉璞很廢然的自家吃起湯元來，月樓再到小福屋裏，細看她這刺傷，委實沉重，紅腫了半截胳膊，月樓道，這是怎麼件事，好姐姐

，和我說個明白，着吾心裏豁亮豁亮罷，小福眼圈紅了幾紅，苦笑着道，妹妹，我有件對不住你的事，如今對你說了罷，你回家那天，我並沒回家，實在是到西方飯店裏去了一遭，月樓聽了很高興的道，那好呀，應該去看五爺的，後來怎麼樣了呢，小福說，他因為自己在飯店裏太清冷些，打算着要回家，和他老僕人去過年，我實在過意不去，許了他，除夕晚上，我和你同到西方飯店，與他熱鬧一夜，今天要和你去，還沒等和你說明，正遇李三爺，你既有客過年，所以沒和你說，怕你聽了我的話，心懸兩地，反把李三爺疏淡了，三爺近來和你真心實意的幹呀，你別不理會着，是我自己去的，買了五塊錢的吃酒，和他暢暢快快的過除夕，不想他對於吾，已經灰心，老是介意着吾有闖客，和他從良的話，他再不存這個念頭，吾爲了表明心願，用花針刺了他的大號字樣，我既然刺了這字，身子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見我這番舉動，大概已經驚痛到半死的地步，是我再不忍見他可憐的夕暎，趁他發昏，我便不辭而行的回班子來了，說至此，將頭扎入月樓懷裏，委屈起來，月樓見小福這番表明心跡的動作，心裏非常喜悅，坐在床沿兒上，撫摩着小福的頭安慰道，二姐，今夜你這一場，足以對得住天地鬼神，慢說是人，不是吾替柳五爺說話，本然麼，你雖則和他真心實意，老是存在心裏，他如今落魄到了這般景況，你有黃二爺臧四爺他們這等的闖客的虛名聲，人家還敢再談以前的山盟海誓麼如今你捨出殘損了自己的身體，表明了一心無二的堅決來，他不知如何的感激你，你亦

真放心得下，將他拋在那裏，他苦痛極了，感觸得過了分，便須生出毛病來，你不守在跟前，看個下回分解，把他半死不活的丟在那裏，真是於心何安呢，小福聽了亦覺後悔，問計於月樓道，老三，你看這怎麼好，月樓說，你交給吾辦去罷，吾的小姑奶奶，立起身去了一會回來道，吾給西方飯店打了個電話，找五爺說話，據帳房中回電說，十三號的客人已經睡了，我聽了回復他道，既然睡了，明天再見罷，不用驚動了，小福聽了心下稍安，點頭道，老三，吾想初二咱們一同去看他，月樓聽了高興着笑道，好，咱一同去，你再瞞着吾自己去，教你不得好兒，小福看月樓給蓋嚴了斗篷，然後囑咐月樓道，這屋中你不用再來，好好的和李三爺呆着去罷，這人的溫存好性兒，實在難得呀，替我請請假，說我病了，不再過去啦，明天給他拜年罷，月樓將小方桌放在床前，將烟捲洋火茶具食盒等，一一放好，然後出去，玉璞自己很無聊的吃完十來個湯元，覺着無謂，不知小福是怎麼了，不好意思過去摻合，只耐了性兒，端詳牆上貼着的那兩張年畫兒，覺得五更真有二年那麼長似的，好容易盼得月樓來了，玉璞道，老三，你們老二怎麼的了，月樓扯謊道，你還問，都是你不好，吾們倆近來還有甚麼客，左不過吾是你，他是臧四爺，你來過年，四爺傍子客來個不見面，着她面子上太難爲情了，心裏着了暗急，出去走進去，受了夜風，身上疼的甚麼似的，好容易扶着她睡下，你自己琢磨着對得起她麼，玉璞是誠實人，聽月樓之言，心上過意不去，罵臧四沒良心，懼內，不够朋友

，初二日到他家去拜年，一準陪同他來向二姑娘台前請罪，月樓見玉璞的爲人，渾厚多情，芳心相許，因探問玉璞道，三爺上次說，要弄我從良的話可是真的，玉璞說，那還能假麼，你家裏有怎麼個意思呢。月樓說，我們日交日深，近人不說遠話，吾母原是乳母，只因吾父親在袁世凱手下作官，後來死了，吾母殉節，才隨乳母夫婦來到天津，先唱大鼓，後歸娼寮，所爲是餬口，前幾天和他們，商量從良的事，他們的意思，分文不要，願意跟隨吾一同過去，作個男女僕人，只圖個生養死葬，玉璞聽分文不費，越發大喜道，你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莫怪這般舉止大方呢，既不用吾出身價，我們正式結婚，花轎娶，他們老倆口子跟着去享福，咱過了燈節兒實行，月樓說，好能，容吾回家再和他們老倆口子說一聲，玉璞得意極了，將未來的事，導演戲劇似的連比畫帶說，直鬧到天色將曉，見月樓已有倦意，他才去了，次日，閨院中人都睡覺，無形中不作生意，月樓問小福的傷勢如何，小福說疼痛好些，只未消腫兒，月樓說，那麼明天咱到西方飯店去麼，小福說，去是一定去，因把打算退房干的計畫和月樓說了，月樓想，星五要在祥麟班一露面，臧俊卿一定會吃醋不來的，俊卿要跳了槽，玉璞一定要隨着他到旁處去嫖，自己從良的事，恐怕要生妨碍，在自己未從良以先，總以星五不到班的爲妙，想到此處，急忙措辭阻止道，老二，你聽吾勸，柳五爺是你的熱客，誰都知道，他若露了頭，臧四爺一定要吃醋的，四爺要犯了惡，連李二爺亦會隨着跳槽的，我們的客，就指着

他倆，假如他倆一同不來了，不但你吾家中，挑費無所出，柳五爺的挑費，由何處來呢，以吾看，依舊着五爺在西方飯店住着，我們有了空兒便去看他，有何不可呢，若以爲長房干費錢，吾情願給攤一半兒，小福道，不退房干，吾都依你，你攤一半錢的事，大可以不必，月樓聽她不退房干，暗暗歡喜，到次日，吃了早飯同來西方飯店，見星五洗臉將畢，對着鏡子，審察香粉敷得勻否呢，月樓歎道，拜年拜年，星五收神，推鏡而起，順手拂開臉盆架，笑對二人道，恭喜恭喜，落坐後，彼此相對無言了三分鐘，月樓選辭兒笑道，五爺過年過得好呀，星五說，承問，沒甚麼好，月樓說，年輕的人兒，甯瞞財神，莫瞞愛神，少給你道喜呀，星五不敢回答，眼看着小福，小福似笑還噴的道，老三，你胡說甚麼，月樓說，你們休和我裝腔作勢，我爲你們的事，可以說是跟着操過心呢，如今大功成就，反和我大馬金刀的，吾告訴你們，跟我擺架子，吾可攪合，小福聽了很厭惡的挺撞她道，請你攪合，不攪合的不是人，星五怕月樓惱，忙着打岔道，三姑娘，那天吾看繁華報，有你的新聞，月樓正無法答小福的話，見星五與自己說話，遂答道，是有新聞，那是吾煩朋友登的，二人很無聊的談了一會子，小福冷冷地道，回去罷，看有事，她在前邊走着，月樓後邊隨着，星五站在門外，憑着欄杆向樓下看着她倆去了，小福和月樓，來在旭街，向前走着，見個夥計道，二位姑娘來客了，不知二位向那裏去了，吾們幾個人出門來亂找，小福和月樓並不答言，急忙回班，見是玉璞和俊卿，

玉璞見她二人進門，忙道，你姐妹倆過年過得好啊，今天吾把臧四爺請來咧，着他負荆請罪，問他爲甚麼不來這裏過年，小福和月樓向二人說了拜年，俊卿很廢然的道，劉三爺儘說現成話兒，無家的不知有家的難，吾們太太不放吾出門，找樂子誰不願欲，大除夕價，吾來了個蒙頭而睡，給了她一夜堵心，其實放吾出門，比較着順氣多呢，婦道家，只能如此對待，玉璞說，你休得花說柳說，由吾這兒說，既往不咎，由今天起，牢七兒的好生每日到部畫到，倘有脫卯悞事，定干未便的，玉璞幾句官場人語，不但小福不懂，連俊卿亦只猜個大概，惟月樓懂得，不覺笑道，莫怪吾們三爺作官爲宦，滿嘴的官場語句，真不愧是政界中人呢，玉璞聽了得意忘形道，有我這般的官兒，便有你那般的太太，俊卿打趣道，甚麼太太，窈太太，玉璞聽了笑道，四爺，莫水凌我們三姑娘，俺二位山盟海誓，當着全神下界的除夕夜裏，自由訂婚，過了燈節，正式結婚，請你們吃我們的喜酒呢，俊卿不信，以爲月樓這般人物，如何肯嫁武夫，撇一撇嘴道，別向臉上貼金啦，憑三姑娘和你從良，這不是剃頭櫃子一頭兒熱的事麼，月樓聽了急忙承認道，這件事可是千真萬真，到不了二月，必然實行，過了龍抬頭，我便是李太太，不是甚麼小月樓了，他這番話，不但俊卿驚異，連小福亦很覺着奇怪，是日闔院的夥計老媽子叩節，玉璞俊卿都開發了節賞而去，待至夜闌人靜，小福再忍不住的問月樓從良是真是假，月樓正色道，這沒甚麼含糊，我可不能和你比，容易掛好客，假若錯過這個村兒去

，恐怕沒有這個店兒呢，小福見月樓這般堅決，淡淡的笑着點頭道，好啊，你算有了下場了，剩下我現眼罷，月樓笑道，二姐，你我親同手足一樣，每說話你老是和我不對，現眼一層提得到麼，我從良，你不是不可以從良，候着我走後，你家中說明，跟柳五爺一歸家過日子，咱都是一夫一妻的，不比在窯子裏強麼，小福冷笑道，你便說得輕巧，你是自由的人，我如何能比你，我那爹媽，拿我當作搖錢樹，分文不落，容我從良，那不是妄想麼，滿打家裏容我從良，你替我想想，日後的事怎麼辦，可惜我傻，當初黃二爺的錢我沒留住，一箇腦兒都交給家裏，留一筆體己，亦好作日後之用啊，如今知道錢中用，可是沒地方弄去呢。月樓聽了冷笑道，現放着臧四爺，憑甚麼不可以弄錢，只是你不肯罷了，小福聽了不以爲然的再不作聲，當夜二人不歡而散，到次日，吃了早飯，月樓怕小福心裏鬱拗，邀她出門去走走，小福不好不去，二人手挽手兒信步向北走來，不知不覺來在西方飯店胡同口兒咧，見飯店門前，人山人海，二人進了口兒聽得婦人叫喊道，小兔羔子兒，小兔蛋，拆白黨拆到吾們孩子身上來啦，好好，今天你死吾活，有你沒吾，小福聽着聲音耳熟，忙拉着月樓向人羣裏擠，衆人因二人是女的，並且是唱手，很大的讓出條人胡同來，小福見自己的母親扯着星五的脖領子向外扯，星五羞臊萬分的打鑿轂轆向後曳，不由的大怒，搶入院中喝她媽道，你那是幹麼，慢首肉把你撐瘋啦，她媽見女兒向着小白臉的客，不向着生身老母，氣不打一處來，捨了星五，一把

拉住小福的手道，冤家好，娘開腸破肚一場，算是白操心了，咱們一同死，誰亦別拉着，咱跳河去，拉着小福往外便走，小福看她媽凶神附體的一般，力大無窮，把自己當小鷄兒相似的扯，心中駭怕，月樓見小福十分可憐的樣子，奮勇富先，將馮氏從後面攔腰抱住，星五見大事不好，趁着馮氏被月樓死抱住不放的工夫，急忙逃出西方飯店，鑽入小胡同裏，跑回家中，連驚帶氣，又復病倒，馮氏見星五逃去，不由的沒了主張，一屁股坐在地上突起天來，小福和月樓一使眼色，拋下馮氏跑回祥麟班私下裏議論，揣測她怎的得了消息，找向那裏去的，一時揣測不出，不大工夫，聽樓下有呻吟之聲，及婦人的喊叫，小福和月樓開窗下視，見焦大媽架了馮氏立在院中，月樓見了叫道，老二，你看見麼，原來是老焦家這老貨兒弄的玄虛，小福聽了看着天上的白雲冷笑，女掌班在樓下見了忙問焦大媽是作甚麼的，大媽說，這是小福姑娘的親娘，方才她們母女在西方飯店裏爭打起來，她拋下娘回班子來啦，太以的不孝吾是她乾娘，不忍的吾這老姐姐受慢急，用車拉了來找小福姑娘說話，女掌班不好加可否，抬頭向樓上望時，見小福和月樓憑窗下視，遂叫小福道，二姑娘，你看這事怎麼辦，小福氣的小臉兒蠟渣兒似的黃，對樓下道，你們是那裏的事，向這兒來作甚麼，願意死家裏去死，在這兒白找煩氣，人家這是買賣，攪人家，門外有崗，掌班的不好意思，吾可好意思，說能，把窗戶關上，掛上窗簾，焦大媽見小福不吃唬，怕自己吃眼前虧，忙勸馮氏道，老姐姐，這孩子不忠不

孝，咱不和她嘔這種閑氣了，咱家去，馮氏本來是無能爲的人，因被焦大媽蠱惑而來的，如今見客已逃無踪影，女兒又翻了臉，大媽又沒辦法，勸自己回家，因而遷怒大媽道，都是你的不是，吾們孩子好生的賺錢養家，吾疼她還疼不過來呢，你偏調和吾和她治氣，如今她惱了吾，你又沒的辦法，從此她不給家裏錢，那麼吾可和你要，焦大媽聽了着急道，扶不上牆去的死狗，吾爲你好，你却和我叩了鬧，真她娘的糟心，說能拋下馮氏自己去了，馮氏此時，進退兩難，一身無主起來，本班女掌班，早猜測出這是怎麼一件事，見大媽去後，忙將馮氏架入自己屋中，月樓由窗隙看見，忙同小福下樓，到女掌房裏來，馮氏見小福，不覺慚愧道，孩子，娘我不是人，你休介意，這事可不出在吾的本心，大媽她找吾去，她說聽韻香班二姑娘說，你在西方飯店包了長年的房子，和姓柳的熱客住着，不久就和你逃到外口子去了，你想，吾是耳軟心活沒主張的人，聽說你要跑，不容吾不急，當下和她到飯店裏打問，果然有姓柳的，果然你不斷的去，吾見了姓柳的面認識，那回他住在咱家裏，夜間和你吃點心的那個小人兒，不由吾不信大媽的話，如今她拋下吾自己跑了，這明是給咱娘兒們參生水兒，調唆咱母女不合，報她那被辭退的仇恨，吾都明白了，但願你不記前事，吾縱有一百個不對，誰教你是吾腸子裏爬出來的，亦該看着養育之恩，饒恕吾上年歲人的顛三倒四，小福聽媽悔過的言辭，亦被感動的哭起來，月樓和女掌班相勸多時，才給馮氏雇了車，由女掌班派夥友送她回家，馮

氏去後，小福謝了女掌班，然後與西方飯店打電話，着把十三號房退了，房飯開個清單兒來，半點鐘後，飯店來人，見了小福呈上單子，除收下存四毛五分錢，小福留下單子，將找回的小賞給來人，來人說，柳五爺遺下一條手絹，一瓶頭油，一個粉盒，一把攏子，一套漱口的用具現存櫃房，是拿到這裏來，還是存在這兒呢，小福想了想，存在那裏能，說着掏給來人一元錢，柳五爺幾時到你們那裏去，着他給吾電話，來人滿口子的應承着去了。晚飯後，玉璞來了，月樓同，臧四爺呢，玉璞苦笑道，今天沒見，月樓見玉璞的神色不對，候着小福出去玉璞道，三爺怎的今天不喜歡，玉璞由腰中掏出一張晚報來遞給月樓道，你看，月樓前後看了一遍，見本埠新聞欄內有一段，題目是母女投河，報文是，本埠西方飯店住一客人，少年美貌，有前唱大鼓之陸小福，與之姘靠，事被小福之母聞知，特於今午找向某飯店拚命，客人當場逃脫，其母與伊拉卡跳河，以圖共盡，事經多人說合，其母方始回家，至於該客之姓名職業，一俟訪明，再為披露云，月樓讀能笑道，三爺，你說的是西方飯店這段新聞麼，玉璞說，怎麼不是，臧四爺是個著名醋罈子，見了這段報，醋得牙都倒子，現在和朋友喝裏邊兒去呢，他說，再亦不到祥麟班，你想，我和他是過命的交情，不能重婚輕友，由明天起，吾向這裏來，亦得停演十分，幾時四爺回心轉意，我們再為團圓，不然的話，我們急切間先不能見了，月樓聽了暗暗着急，又不敢看小福知道，當下對玉璞說謊道，臧四爺挺明白的人，怎

麼信報館的造謠，合着是這麼件事，老二有一撥外客，販賣棉花花生的，每年來天津三兩次，每逢來時，必然給她一筆體己錢，六十多歲的大老嫗，待她如待自己兒女一般，亦不住，從來沒有過交情，老二因這人誠實，又肯花錢，所以將他作個老人家看待，這回販貨來津，住在旅館裏，不知我們挪那裏去了，是吾在旭街遇見他，他因同着生朋友去辦事，沒有來，我回班對老二說了，老二自去看他，不瞞你說，左不過爲了得那筆體己錢，這事被前者被辭退的焦媽知道了，在老二她媽跟前造了謠言同了她媽找向旅館去鬧喪，人家老客老實人怕事已經回老家去了報館裏捕風捉影，有枝添葉，亂造謠言，誰和誰跳河，那不是老二麼，跳河還活在這兒，依吾說，這番意思，你可以和四爺詳細說明，爲甚麼很好的交情，被謠言給傷了呢，玉璞說，這件事情你交給我，月樓千丁萬禱，囑咐玉璞務必將賊四爺勸回，玉璞爲人忠厚，答應了月樓明晚上一準陪到，玉璞去後，月樓來看小福，見他身倚汽枕，頭枕床欄，流着淚的出神，月樓拉了她的手道，二姐，你休得胡思亂想，我想柳五爺不是因爲小節動搖愛情的人，雖則受了你媽的羞辱，他一定能够原諒你的，再說我們給他解的圍他才脫得身，足以證明了你和他是一個人，並非向着母親的，小福聽了不然道，吾的意思你不懂，柳五爺的爲人，與衆不同，他這番受了這般的恥辱，既不怨恨吾媽，更不怨恨我，他會因此上意懶心灰，從此不但見吾的面，連甚麼女人亦會不再見的，不但見女人，連事也從此亦不作，家門亦不出，床

亦不起，似病非病的老爺着，一天裏亦許吃些飯，亦許不吃些，時而睡，時而醒，睡時作夢說睡話，醒時咳聲嘆氣的懊喪着，難過極了會哭，哭到盡頭會笑，一個人這樣的度着晨昏，縱然是鐵石作成的亦會不得了，何況吾那五哥瘦弱的身子，多愁多恨的脾氣，不死會非，吾從此可見不着他了，說罷，雙手握住臉，哭將起來，月樓聽了勸道，新正月價，又號喪甚麼，你方才說的都是你心裏亂想着的事，其實何嘗真是這麼着，小福嗚咽了多時，經月樓相勸着才止了哭泣，月樓說，你休難過，你不是囑託了西方飯店的人了麼，五爺那天取存的物件，一定給咱來電話，那不就見面了麼，小福搖頭道，他還到西方飯店去幹麼，他不是不要臉面的人，爲了幾樣不要緊的物件，還到丟過醜的地方去吾囑託飯店裏的人，真算是又傻又笨，還去飯店作甚麼呀，月樓說，他縱然不到飯店裏去，他亦有家鄉住處，難道你兩人這麼好法，他家你能够不知道住腳兒麼，小福說，吾始終沒問過，他歷來亦未提過，月樓說，反正他朋友，當然能够知道，難道他沒帶着朋友來過麼，小福說，他只有一個朋友張三爺，那個人更是沒尾巴的麒麟啦，向那兒找他去，老三，你不用替吾操心咧，反正今世今生不易見五爺的面呢，月樓男子似的背着手渡來渡去的想主意，少時，忽然叫起來道，有了有了，你大鳳姐，他一定會知道五爺的住址，你不是說過他們很和熟麼，小福聽了暗以爲然，但她依然搖頭道，慢說問她旁人的下落，只她的面便難見了，你想，她媽已經不跟着吾，他如何還來見我，慢說不能見

面，縱然見了面，問她旁的還可以說，問她這一節，她才不說呢，月樓說，你們倆這般知心，怎麼她會和你藏奸，她不是那樣人罷，再說她很恨焦媽，必不能因着焦媽被辭，和你變心，小福長嘆道，老三，吾實告訴你罷，她是吾的個大情敵呢，吾和五爺從此不能見面的話，他和五爺便是一對兒夫妻，你看着罷，月樓不信，小福說，五爺連作夢都是和她談情講愛，她說睡話吾聽見過，說至此，停了幾分鐘，忽然狂笑道，老三，吾如今可明白了，人家柳五爺是個好家子弟，當然要娶個閨女，富還在末七，吾一個開敗花兒的妓女，憑甚麼去給人家當少奶奶，這豈非胡鬧嗎，不但是毀壞人家的門風，簡直是有傷德行，這事吾可不作，大鳳姐雖窮，尚且是個女孩兒的身體，好好，柳五爺不見不見罷，你和大鳳成爲夫婦比吾強，省可辱你老柳家的門楣，說罷，笑成一個，月樓見她要瘋，忙勸她睡，好說歹說，死勸活勸，方才將她勸得睡了，月樓不放心，不敢回本屋子，當夜陪同小福睡的，但月樓這一夜，真是輾轉反側，千思萬想，她以爲果然小福能以捨了柳星五，於自己的事十分順利，皆因小福現在就有星五和俊卿這兩撥老客，如能和戒四爺從良，自己從良的事，就能千準萬準了，小福一個勁兒的戀着星五，縱然一時騙得俊卿回了頭，小福那種身在這裏心在那邊的神氣，誰受的了，俊卿再惱了時，玉璞一定不再多事相勸，他是真正漢子，素以敬娼不如敬友爲主義的人，俊卿惱了，他縱然十二分的愛我，亦必然因着俊卿惱小福，他不肯弄我從良，越想越有道理，想到後來

，拿了一個鐵主意，竭力撮合小福和俊卿從良，兩而兒上，那頭兒出格楞，向那頭兒動計策，憑玉璞俊卿小福三個人，綁在一處亦不是自己的對手，這並非是自己和星五過不去，實在是萬不得已的事，果然星五能有消息時，自當再說再講，長此沒消息，就不用再顧念甚麼了，這一夜比十夜覺得還長的胡搗鬼，及至眼睛都疼得流了淚，方才沉沉睡去，次日的晚間，玉璞將俊卿陪來，小福並不知俊卿因報吃醋的事，一如往常的相待，俊卿是個無主見的公子哥兒，見小福行所無事的樣子，頗信報紙上是謠言，他想果然實有其事時，小福多少要慚愧，因此對於小福很覺着對不起，沒話變有話的苦和小福透親近，小福亦不知他是甚麼意思，因沒旁的客，四個人苦纏起來，玉璞和俊卿都十分高興，唱了兩打話匣子，還嫌不熱鬧，聽外面串巷子的捶皮之聲，玉璞笑道，臧四爺，咱來個時調大鼓聽聽好不好，俊卿說，湊熱鬧罷咧，有甚麼不好呢，叫上樓來看時，一個失目的先生拿着三弦，一個十三四歲生得很齊楚的小姑娘拿着鼓板，先唱了一段昭君出塞，平鋪直叙的既不好復不壞，先生喝着茶，唱的吸着煙捲兒休息，俊卿覺着這唱的可愛，見她眼看着盤中的青果，不好意思的取食，忙取一枚用手絹擦了擦送給她道，吃罷，吃青果的嗓子清亮，她紅着臉含着笑道了謝，小鳥似兒馴良可喜，俊卿高興問她道，你叫麼，十幾歲啦，她道，吾叫小喜，十五，俊卿說，串巷子的差不多都和吾相熟，怎麼獨不認得你呢，小喜說，吾今天是第一次串巷子，昨天還上地呢，小福聽小喜是同行，

於是把炮台煙給她一枝道，在哪兒上地，因甚麼又不上地了呢，小喜吸着煙道，在三不管上地，和焦大鳳在一起，她昨晚上沒回家，有人看見她和一個常聽唱的人上了火車啦，她爹哭得甚麼似的，沒她打不下錢來，因此散了班，吾只得出來串巷子，玉璞聽了毫不在意的又使她唱，俊卿亦不搭這個碴兒，一味的和她調逗，在月樓心中爲之一喜，以爲拐走大鳳的必然是柳星五，小福聽了悲怒交加的低頭不語，小喜唱了三段，俊卿怕她累着，不着她再唱，取出小福的點心給她吃，把青果和炮台煙給她用自己的手絹裹了許多送給她，明着給了一元錢的唱錢，暗着把兩塊錢的票子暗匕塞在她的手心兒裏，囑咐她，每晚上由此走進門來問一問，吾在這裏時，必聽你的唱，小喜紅着臉點頭，表示着謝意，小福見小喜要走，忙走向屋門口攔住了去路問道，和焦大鳳走的，是個甚麼人，俊卿說，問那個幹麼，你認識焦大鳳是怎麼着，小福說，大鳳是焦媽的女兒，因此問一問，聽小喜道，和她一同上火車的人，常聽她唱，聽一段一塊兩塊的給，小福不耐煩道，誰問你錢數，吾只問你這人的相貌年歲，小喜道，那人二十多歲，高身量，長的又白又俊，比大鳳還漂亮呢，說罷，見小福不再問甚麼，背了鼓架，領了師傅的明杖，說了明兒見，出門下樓去了，小喜去後，玉璞提倡，和俊卿都不走，月樓是很願意的，只怕小福心裏不受用不肯答應，把眼看着她，見她爽快的道，都住下罷，你們不說，吾少時亦留你們，三人見她今夜的行徑，是以前所未有的，玉璞俊卿都以爲小福是上勁，惟獨

月樓曉得她這是洩憤，次日玉璞與璞卿走後，她二人談起心來，小福說，老三，昨天晚上那個串巷子的所說大鳳的事，你聽明白了麼，月樓說，不是不唱了麼，小福不悅道，別和吾裝着玩吾說和她同跑的那個人，月樓說，不是個聽她唱的常座兒麼，小福冷笑道，乾脆說，那人便是姓柳的，想不到我和他真心實意，他和我恩斷情絕，他了惱吾，吾不能怨他，情實我媽太給他難堪了，大不該和大鳳同逃，本然麼，他這一個人，很有人惦着和他親近，只得了吾罷啦，誰和他怎麼着吾都恕得過，惟獨大鳳，萬難恕過的，月樓故意裝憨道，你的人誰敢惦着，這都是你疑心太過，小福冷笑道，憑良心說，你就是數中的一個，月樓不覺良心發現，紅着臉辯白道，老二，你這不是瘋了麼，紅日白牙的胡噏，我幹麼惦着他，小福道，誰屈心誰知道，吾要誣賴人看吾不得好死，月樓見她真急了，只得勸她道，二姐，你說我怎麼着我就怎麼着還不成麼，但是無憑無據呀，咱是閑話休提，只勸你莫太入扣，容開手兒慢慢的打聽，大鳳姐難道就平白跑了麼，她家中一定尋找，終究要水落石出，到那時和她同逃的人，高低是誰便分曉了，小福聽了不耐煩道，等甚麼水落石出，小喜所說的情形，那不是明事麼，你沒上過地不曉得，我是上地出身，有甚麼不懂聽靠山調棚子的人，都是穿小衣服的，體面人肯花整塊錢的主兒，簡直沒有，還不就是姓柳的一個麼，老三，我老實告訴你，我如今甚麼世情都參透了，人生在世，想怎麼着，萬不能怎麼着，不過我把心蓋到了，老天不與入方便，亦就沒法子

了，老實告訴你罷，我並不是甚麼好身子，你不留意，我自己的罪孽還不知道麼，吾以前是這麼黃瘦麼，爲甚麼近來擦胭脂抹粉，我是那種愛鮮紅的人麼，不過我怕愛我的人見了傷心，我爲麼不乾脆和姓柳的去過日子，我怕害了他，伸手拉過月樓的手來，放在自己的小肚子上邊追，老三，你使勁按，月樓按時，覺得硬棒上的有一塊，月樓作個質疑的神色道，莫非是喜，小福聽了苦笑追，別儘擇好聽的說了，現在那個已經幾個月不來了，亦不見肚子大，是那白子喜，我所以遲遲不決的就爲得是那個冤家，他如今和鳳逃了，這閉明是不愛我了，正好正好，我還不趁此機會找塊坎地，幾時病躺下，誰能够弄鬼從良啊，說至此不覺哭了起來道，妹妹，咱們好了一場子，你千萬莫洩我的底，吾打算趕快和臧四爺從良，好在他家大業大，再說吾亦和他好一會子，着他發喪吾罷，月樓順水推舟道，你不是醫生，又未生過孩子，怎能分得出是病，我們且不管那個，從良是個正經，交給吾辦，管保一言成功，最好吾們在一個日子裏起身，能住在一所房子裏，豈不更妙，小福搖頭道，你和李三爺，日後有好日子過，可憐吾不知幾時便不在世上了，抽搭成一個，月樓和勸道，滿打真是病，亦可以請醫生調治呀，爲甚麼一個勁兒的向死處追求呢，當夜月樓仍陪小福睡的，到次晚玉璞和俊卿來了，見小福花憔悴的樣子，玉璞笑道，二姑娘你是過力受風，落燈後，一盃白糖水，蓋上兩床被一睡，五更頭兒上闌一身汗，明兒便好呀，但看你怎樣謝先生，俊卿怕小福惱，笑對玉璞道，少說

話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玉璞不服，仍要頂撞俊卿，月樓怕小福難爲情，因而截斷玉璞的話頭兒笑道，老二不是甚麼病，昨天晚上爲了點兒爲難的事傷心呢，扯哭了半夜，說的嗓子都啞了，纔將這位小姑娘奶奶勸好，玉璞道，爲麼哭呢，莫不是過節饒湯元吃，你亦說說道道，月樓含笑拉了玉璞到床上去咬耳朵，玉璞罷，滾起來吻了一下叫道，這是喜事呀，這不是四爺麼，咱們三曹對案，當面言明，這還用遮遮蓋蓋，小福知月樓使了計，故作害羞躲出去，俊卿問，你倆搗甚麼鬼，玉璞道，請客罷，方才老三說，你們老二現在有了喜呢，俊卿說，那與我甚麼相干，玉璞說，老二只你這一撥客有交情，旁的客都是乾好兒，吾們老三不是說瞎話的人吾想你家大業大，你們老太爺又急於抱孫子，你們太太又不開懷兒，莫若將老二弄從良，生個大小子來，一般是後代根苗，俊卿說，不知老二是麼心氣兒呢，月樓說，老二這麼說，假如不知這孩子準是誰的，就不一定準和誰從良呢明明沒有第二個住客，不教人家骨肉團圓，良心上太下不去，這件事只要四爺你願意的話，老二是百依百隨，俊卿說，吾是無可無不可的，不過吾父親太好挑剔，須和他老人家商議一下子，其餘都好辦，玉璞指着俊卿道，四弟，哥哥罰你，你們老太爺並不禁止你弄從良人兒，你家裏現放着便有啊，再說吾那位老伯大人，亦是會道上的朋友，這還瞞的了吾麼，不是那麼回事，說到這兒，將門帘撩開，見沒有小福，低聲道，吾們老實花錢，專講究認識那部的台柱子，馬上要好是中華部紀白樓，大名鼎鼎，老二

是暗娼出身，吾們老頭一聽就惱啦，慢說弄她從良，要知道吾認識她，老頭都不饒，玉璞說，馬上她在班子裏，亦很有名頭，暗娼一節，是過去的事兒了，還提得到麼，俊卿說，容吾慢慢的來，反正這件事算有在那裏了，月樓聽了很爲喜悅，問玉璞道，咱的好事兒幾時辦呢，玉璞說，同天兒，小福進屋來，將此事截住，不再說下去接談串巷子的小喜，俊卿很想見她，正談着呢，聽院裏喊道，時調大鼓，吃醋挑眼，奉樓悲秋學熟客，出塞稍書藍橋會，拴娃七摔鏡架，妓女上坟，月樓由窗戶向外邊看着說道，這不是小書來了麼，聽她麼，聽就叫，小福擰了眉很不願意小喜上樓，月樓只顧了討玉璞俊卿的喜歡，開了窗門呼道，唱時調的上來，小喜領了先生上樓，到屋中見了俊卿，十分害羞，先生落坐，俊卿對於小喜敬煙敬茶，鬧得小喜很不得勁，唱了半段秦樓悲秋，又唱了半節的鴻雁稍書，明着給了一元，俊卿暗着給她五元一張票，小福見她要走，問小喜道，焦大鳳有信兒麼，小喜說，方才聽人說，被她爹在半路趕上了，大鳳不嫁這人，情願一死，允許她嫁這人，照舊上地得錢依舊養活父親，焦瞎子沒法，自得依着女兒，大鳳因鬧得不甚好聽，不願再到三不管上地，以免見了熟人難爲情，大概向唐山上地去，焦瞎子一家都隨了去，聽說大鳳她媽是唐山人，娘家開設着暗娼呢，說罷道了謝，領着彈弦的去了，小喜走後，俊卿說，她走咱亦走，就着老頭不睡，和他談談，玉璞說，亦好，於是二人一同走了，玉璞和俊卿去後，月樓將俊卿允許弄她從良的話說了，並謂只欠

着他們老太爺一層，候着他們老頭兒答應下來，咱就同日辦事呢，小福無可無不可的點着頭道，好啦，但盼有個收緣結果罷，說話時，臉上可擲寒下水兒來，月樓知她一肚皮苦楚，不敢撩撥他，回自己本屋子去了，小福闌上門，以身床上哭了個天昏地暗之後，起身來，咬着牙了對了電燈冷笑，搖着頭叫道，星五，不是吾言不應典，忘恩負義，由你開端，你既不仁，吾亦不義，吾和姓賊的一點兒真情真愛亦沒有，如今吾可要跟他從良了，這是你擠兌的吾，並非是吾出於本心情願，亦好，你和大鳳都是倒的親人吾的病知道好得了好不了，這一來倒好了，不然吾有個山高水低那天，你們兩個人都是吾的心事，如今好了，好極了再好沒有了，吾果真死了的話，你們倆在一塊，亦能够來安慰着，就是逢年遇節與吾上上坟亦能同心合計的去，不致於這個願意那個不願意，吾還吃甚麼醋，自己今年沒明年的人了，還和世上人爭甚麼風花雪月，星五哥哥，咳，還叫甚麼哥哥，星五姐夫，大鳳姐姐，吾給你們道喜，願你們相親相愛，白頭到老說罷，哭着淚的狂笑，月樓因睡不着覺，自己很寂寞，又不放心小福，起床來抖她作伴兒，推門時關得甚緊，本打算不再叫門，忽聽小福又哭又說，知她獨自搗鬼，忙着鼓門，小福被叫門之聲驚個清醒，與月樓開了門，放她進來，月樓見她那可憐的樣子勸道，你不睡覺幹麼又哭又說，這不是要瘋麼，你假若這麼着長了，於你的身子可要有妨碍呀，小福冷笑道，吾這裏預備着死呢，還怕甚麼妨碍身子，月樓勸着她，這才一同睡了，次晚玉璞和

俊卿來了，玉卿拉月樓到她本屋裏說，臧老太爺說啦，小福的人物很好，還很喜歡聽唱大鼓，就是出身差些，俊卿很爲難，不好意思說，這可怎麼好，月樓說，假如他現在還是暗娼，比如說能够挪到班子裏說就成了，這件事情好辦，嫌根底不正，這可不好辦呀，玉璞說，真旁叨，那有這些事情，從良人兒不就是妓女麼，出身固不亦是窳小姐麼，乾脆辦是不辦繞這些灣轉治那經的，忽聽外面喊，三姑娘來朋友，月樓到五號一看，原來是報館的胡六爺，胡六說道，特來拜年，上回的報你們見着了罷，月樓說見着了，謝謝你，胡六抽着煙捲問道，小福姑娘呢，前者晚報上跳河的新聞，我們報館亦有那段稿子，我給說了好話，故此沒登，不是唱丑表功，沒我，說那個幹麼呢，月樓說，你少擺頻，事之本有，事之本無，並沒那麼一件事，晚報登了晚報就損失價值了，你們報上沒登，正可少損價值，誰來知你的情，今天除了表功以外，還有甚麼事，滿室的客大忙忙的，有話請說，有屁請放，胡六笑道，各部的唱手，都敬奉我們幹報話的如神，偏你這唱手拿着我們富屁泥，你現在別是靠着我們報界的闊人了罷，所以不把我看任眼裏，月樓撇嘴道，得了六爺，饒了我罷，混世再靠一位報館老爺們當叔桿，還能活的了啦，這盃茶喝下去，那幾根煙捲帶着，有麼事咱改日再見，胡六說吾有事才來的，沒事幹麼，你容我說明來意，然後把袖片子一走，你放心，姓胡本平立有新章，由元旦日起，無論到何處去，塵土不帶，月樓說，你坐着我去照顧客回頭再見，胡六說，三姑娘請便，我

還用你陪着麼，月樓向外走着自言自語道，好臉子啦，誰陪着你，胡六聽了對着月樓的後背道，罷了，三姑娘誇講吾臉子好，這爲眼吾有形兒，吾美。月樓不答他，到本屋子來，玉撲說，來客了麼，月樓冷笑道，弔客，審皮一個，報館的人，騙吃騙喝，沒羞沒臊，玉撲說，走了麼，月樓說，沒走，屬賊的那能走空，月樓在本屋裏呆了有十分鐘，聽外邊喊二姑娘到五號，月樓皺了眉到五號去，胡六笑道，三姑娘，咱們老交情啦，給吾來個胖古輪對麼，月樓說，吾有客，亦得各屋裏都走一個過啊，胡六說，吾今天來的意思，是爲了選舉的事，年前咱不是談過麼，繁華報選舉花國大總統花國總理，你和小福姑娘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爲麼不來個花國大總統常常呢，說着話掏出報來指着選舉的廣告道，你看，這不是投過票的唱手們的花名麼，月樓接過報來看那廣告的文詞，和以前大略相同，只不過把截止和發表的日子提前，改爲二月底截止投票，三月三日發表，再看一段文字是今將投票衆名花芳銜票數開列於後，計開，第一名紀白樓中華部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二票，第二名向日葵羣英部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九票，其餘臚列着數十行，每行的票數，遞次減少，最後是一百票，在後尾一行有不足百票者不錄七個字，月樓看罷說，吾記的上次看報，不是五月節才算投完畢麼，如今怎麼改爲三月三了呢，胡六說，在外報館的意思，以爲日子越長票越投得多，如今一看，這方法錯咧，凡是好名的唱手，誰花錢買了票不想着及早揭曉出來，拖延半年，人家都膩煩啦，因此把日期提前了

兩個月，自從改了揭曉日期以後，投票的非常之多呢，月樓說，就着紀白樓的票數是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二票那麼多，那兒來的這些些閑心的客人與她投票呢，胡六聽了笑道，完咧，你還笑話吾們幹報館的不通，你連這點小事兒都闕不明白，指着客一張一張的填寫去投，誰有那大耐心煩呀，凡票數多的姑娘，有的敲客的竹槓，拿出錢來去買票，或是自掏腰包，辦法是刻個戳子，交給班子裏夥計們向票上印，一百張一達兒，一投便是三千五千，指着一張一張的寫，那不累死活人麼，月樓說，票是在報上印着的，比如一氣投五千票，由報上向下剪這五千張票，亦很是廢工夫呢，胡六站起身復又落坐，雙掌一拍膝蓋道，如何，糞廠子出鈔票外行麼，報館辦選舉爲麼呢，儘着印報賺鳥，不用印報光印票，有二寸大的紙不就是一張票麼，這是因爲怕有喜生事的唱手親自來查看，假若不爲這一層，簡直連票都不印，光收錢記數目結事，月樓恍然大悟，誰懂你們報館這些缺德招兒，胡六說，一言超百語，選舉是老謠，不是誰真是才情色藝四美兼全誰當選，是誰有洋錢捨得給報館裏誰當選，月樓說，這選舉完全是來錢的，不是講公道的，胡六道，不怕你三姑娘過意的話，現任大總統當選是五千元一票買來的呢，何況密姐兒，咱亦不用緊自麻煩，吾還要向各部裏去攬買賣呢，赶快和小福姑娘商議商議，是否願意辦，願意辦的話，我給送票來，咱是錢票兩換，每千張按九扣，每萬張按八扣，越多越便宜，憑你們姐妹，邀一場牌，馬上就是花國大總統，當選之後，說不定那位督軍省長

慕着名來弄你們從良，從此太太呼之，前途實在不可限量，月樓未及加可否間，外面喊三姑娘，月樓到本屋子來，玉璞道，咱向這屋來得工夫太大啦，你們聽不清那撥窩皮，咱們同到小福屋裏坐，後然你再和他纏去，這半天幹麼了呢，月樓把手中的報給他看道，就該得是這選舉的事，他非着和我老二買票當選不可，攆不走他，玉璞只看了一眼向月樓道，你把選舉的事和我說一說，究竟是怎麼個意思，月樓把選舉的事，詳述一遍，玉璞道，好機會，你是用不着的了，咱給二姑娘買票，選舉一個花國大總統，這官銜再闊沒有了，任她是誰，還能比得過花國大總統麼，你教他明晚帶票來，越多越好，錢由我手裏拿，你赶快和那人去說罷，二人領了手先到小福本屋子來，二分鐘後，月樓到五號，對胡六笑道，恭喜先生，賀喜先生，胡六道，喜從何來呢，月樓道，少和我配戲，我給你攬買賣來，將玉璞欲給小福買票的話說了一遍，胡六一伸大指道，罷了，還是三姑娘，莫看素日拿着我常球兒踢，臨上機會真能給我辦事，你擎好兒罷，吾分了成頭之後，必然孝敬三姑娘一點兒東西，瓜子不飽是人心，那怕值一角錢呢，亦早吾小子的心，胡六去後，月樓與玉璞叮嚀明晚務必來接洽買票的事，玉璞和俊卿去後，月樓到小福屋睡覺，將玉璞與她買票的事說了，小福不解道，你們真是多此一舉，不久便從良的人，又辦花選的事幹麼，再說從良的日子近，花選揭曉的日子遠，那麼花選揭曉那天，果然要將吾選上的話，花國大總統的執照，還是送到戚家去，還是送到吾娘家去，還是

送在這祥麟班來呢，月樓知難再隱，於是一字不瞞的將不當選後不能從良的話詳細說了，小福聽了不自在不從一處來，既不哭，亦不怒，只對月樓說些感謝的話，月樓本打算她惱怒發作不想她會知情益禮起來，月樓明着不說，知他業經改常，或者於病上大爲不利呢，次晚胡六拿了三萬張票來並且將應填各格，均用鉛字蓋好，月樓同小福看了，都見他這遭出力不小，言語上稍爲嘉許，胡六已愛寵而驚，不知把自己怎麼着才好，少時玉璞和俊卿來到，玉璞早和俊卿說明買票之事，進門來玉璞知月樓彼此說明俊卿小福均知此事，昨樓並將胡六拿到之票取來給玉璞看，當下按票算錢，由俊卿給付，並將該票交煩給胡六代交報館，登報以後再訂下文，俊卿所付之款並未打扣，胡六尤爲感激，不
等明早，出門上車，趕赴報館裏，非將花小福三萬票這筆加刊上不可，幸而版沒裝好，尚未發印，忙着排了，剔出條前，將這行加上，然後才印，次早，月樓由夢中被賣報的叫喊之聲驚醒，月樓推醒小福道，老二，你聽，小福聽時，樓下喊着是，看這段祥麟班花小福當了花國大總統的新聞一個子兒，又聽一家開門之聲，喊賣報的，是有花小福當總統的新聞麼，又一個聲音的說，造謠言的不要錢，三萬票運出來的花國大總統，今天是第一名，小福知道昨夜之三萬票數登出來咧，因問月樓道，這能够算花國大總統麼，月樓說，不成，你沒聽見說今天是第一名麼，大概紀白樓還是二萬多票，你的三萬票自然是第一名，她是第二名了，看着罷，她乃中華第一台柱，萬不能着你壓下去，明天她

就過了三萬啦，小福說，她要過了三萬，吾怎麼看呢，月樓說，你不許長爲四萬麼，小福說，她再長怎麼樣呢，月樓笑道，那還用再問，你再多拿錢多買票不就成了麼，小福搖頭嘆道，這麼麻煩，活活膩煞人，這是哪世作下的孽，月樓苦笑道，人生在世，就仗着麻煩活着，假如離開麻煩，便沒世界了，打算活着，便不能厭惡麻煩，歐洲大戰麻煩不麻煩，打仗的人，還不嫌呢，投投票便嫌麻煩，你亦太以的小看這人生在世呢，小福含着眼淚道，世上的麻煩，是你們的事，有吾的甚麼呢，月樓知她傷感，並不理她，起身來向窗外看，見本班的夥計，正雙手捧聖旨似的讀那張小報兒呢，月樓開窗道，張三，那張報是剛買的麼，要是剛買的送上來吾看看，張三說，樓下沒人哪，月樓將買食品的小籃垂下去，張三不能不給，只得放在小葵裏，提進窗口以內，細看時，果然在計開的後邊，第一行便是花小福三萬票，第二行是向日葵，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九票，第三行是紀白樓仍是昨天的原數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二票沒出入，月樓指給小福看道，你見麼，今天向日葵增了三千票，紀白樓仍是原數，在向日葵的心裏，打算增三千票落個第一，就想不到你一氣兒便弄了三萬票，看罷，明天的報，不光是紀白樓要掛火兒，向日葵亦一定不能善罷甘休的，小福冷笑道，誰愛掛火誰掛火，與我甚麼相干啊，月樓知她一味找死，對於世事一些亦不感覺着興味，亦不駁他的不對，到晚上胡六又來問票，還買若干，待至玉璞俊卿來到，據玉璞說，暫不再買，候至截止的前天，決最後的勝利，月樓

將此意告訴了胡六，胡六亦以爲然，由次日起，胡六打發人，每早來與月樓送報。月樓見報紙上，只紀白樓與向日葵競爭的最烈，小福雖然不買票，穩穩的老是第三名，第三名以後的衆人，自知難以競爭，遂亦不再增票，縱然增票，亦不過三張兩張，大概那是地道的客人投的呢，如是一天天的過着，花上選第一名的票數日日的增長着，小福的病症亦隨着一日日的加重着，小福盼花選揭曉如小孩，盼過年，只不肯說出口來，怕得是一頭睡倒床上，大事就要去矣呢，這天來在舊歷的三月二十九日，明日便是三十日，繁華報登出啓事，明日下午十二點截止投票，是日花選票數前三名的名次，向日葵第一，紀白樓第二，花小福第三，投票機會，已到最後的時候，當晚玉璞和俊卿來了，月樓把報給他二人看，表示着很執心的道，今天就是今天，少時胡六來這裏聽消息，現在老二是第三名，向日葵和紀白樓的票，都過了十萬的數目，就剩了老二，依然是三萬票，這真不得了，假若取了第三名，豈不活傾煞人，那們怎樣才好呢，俊卿說，吾們老頭兒見老二有當選的希望，甚爲喜悅，和我說，果然她當選爲花國大總統，你弄她從良，到那天咱大會親友，老頭兒說時高興急了，如今咱沒旁的說的，簡直多多買票，非常選不可，玉璞月樓小福三人聽了亦都高興，及至胡六來時，月樓將此意說明，胡六說，現時報館裏已竟有了譜兒，紀白樓添至十五萬票爲止，向日葵十萬零五十票，再不肯添了，旁人都自知不成，一概不足三萬，現時打算得大總統，票數須到三十萬上下，打算得花國總

理，亦得朝着十五萬票下手，月樓和俊卿說了此意，玉璞說，將胡六爺請到一處坐豈不談話方便，及至請過胡六來，由月樓介紹了，俊卿道，老二這次花選投票，着足下跑腿受累，心實不安，如今就依照六爺的命令，再買十七萬票，吾想印票一時亦不容易，票價由六爺帶去，只請六爺給一報館收條，揭曉不是三月三日麼，這幾天的工夫，亦可以印出來了，然後用票取回收條，六爺以為如何，胡六聽了歡喜道，這事再好沒有，請想，報館迷瞪的是金錢，姑娘醉心的是報紙宣傳她的當選，這又有何不好呢，咱這麼辦，將票連同花名部名班名等一齊排印，連戳子亦不蓋了，儘一二日工夫足能辦到，可有一節，取票費立手續的話，只能由吾出名，因為報館裏不見兔不撒鷹，我不拿錢去，他未必肯出十七萬票的收據，月樓知胡六品行差些，忙道，那可不得勁兒，由我這兒說，就不放心你，快想正經法子，胡六聽了低下頭去，本然胡六他，並非報界中人，不過認識小報館裏的編輯們，他每日在外藉報招搖，弄了錢來對於編輯們亦有敬意，因此大家都揭翻他的冒充，全用着這種的法子待他，無事時可以得他的孝敬，出禍後，立時刊一啓事，證明胡六藉本報招搖，凡有受其害者，將其扭交該管，與本報無涉等詞，在胡六心裏這麼想，反正有我的，沒你們的，犯罪之後才是犯罪哪，無罪時，樂得藉此撈摸幾個錢兒花呢，胡六前者由報館中拿出票來，館中並不怕他們不交費，皆因未收錢的票，報館中不給在花名下增加新數目，所以有恃而不恐，若憑他的人物，平日着報館給出收

到若干錢收據，那是辦不到，俊卿見胡六窘態可憐，因道，此事這樣辦好麼，大家同到繁華報館去談可以麼，胡六說，那麼很好，於是胡六引同玉璞俊卿月樓小福等，一行五人一同下樓，月樓說，咱的車雇那兒，胡六說，報館就在北邊不遠，向西一拐灣，再向北一走，統共不滿五十步的道兒，坐車幹麼，大家都不駁回他，果然不大工夫來在報館，胡六在前，引五人到客廳裏坐，然後上樓去與經理說明來意，經理總有人買票，已經大悅，又聽說是客同着唱手來的，越發得意，當由胡六陪同與玉璞俊卿等相見，彼此說了很久，經理說，小福姑娘，爲鼓國名姬，花叢領袖，再能得一個花國大總統的芳銜，誠屬三全其美之舉，你二位對於她的幫忙，正屬熱心公益之舉動，兄弟我佩服之極，你大家的來意，已由胡六爺言明，此事兄弟很以爲然，這一來小福姑娘，自然的名馳遐邇，遠近知名，不光是曲界生光，花國增色，即敵報亦與有榮焉呢，說能大笑，俊卿答道，小弟喜談風月，對於貴報的花蓮，非常的贊成，揚風炫雅，實爲韻事，說罷亦哈哈了兩下，玉璞早聽得不耐煩了，開口道，我是武夫，粗人一個，不會你們的咬文嚼字，我看天已不早，與其叙訴寒暄，莫若談正經的，俊卿，你給數錢，經理，你給寫收據，吾們只求揭曉時是二十萬票，至於票的有無，吾們便不管了，經理說，很好相好，將會計員叫來，吩咐了幾句話，不大工夫，將收據送到，俊卿按收據給了錢，將收據收起，辭別了經理及胡六，小福等四人，作兩對兒領着手，同向祥麟班而來，他四人在月明之下

，靜夜之中，旭街之上，玉璞挽了月樓的手，俊卿挽了小福的手，很消閑的走着，四人心作各種不同的感想，玉璞想，不日俺倆把她倆弄從了良，每晚上捉對兒出來，領着手兒去吃飯聽戲，真是個人生樂事，幹麼還逛窯子，月樓想，自己雖然不幸爲娼，嫁着玉璞這樣個樸實丈夫，度那安閑的歲月，亦可以算作不差呢，俊卿想，結髮之妻不生育，以前弄的從良人兒，更談不到生兒養女，小福這人，色藝雙絕，再來個花國大總統的好頭銜，和我到家用過日子，過數月後，再生下個孩子來，果然是個男孩子，真應了俗語，有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其樂不小呢，小福想，可憐哪，報館裏爲何是錢，臧俊卿買得是票，月樓玉璞，全爲了成其我的好事，大家都出力不小，焉知道世上不久就沒我了呢，看看當頭的月光，很淒楚的以爲此後不知還能看得見幾次如今夜呢，回班後，玉璞高興要住下，月樓代留俊卿，小福說，我身上有些作冷作燒，俊卿說，李三爺你住你的，我回去，和我們老頭兒報告這事，他聽了一定會歡喜，玉璞說，那麼就不留你呢，咱明晚上見，俊卿說，以我看，咱們的好事兒一定是辦的嘍，明天二姑娘亦和家裏說一聲，雖則是自由的身子，究竟還有父母仕堂，說着話取出二千錢的一張支票來道，你既沒賬，又給家中掙過了一份家私，談不到身價一層了，這兩千元，作爲他公母倆的棺材本兒，養女兒一場，每人落一千塊錢發喪，這只算我一點兒敬意，談不到從良費，小福當下收起，俊卿又對玉璞道我由明天起，舍親家有事，必須前去帮忙，初二

晚上，咱在這兒見，俊卿去後，月樓侍候着小福睡下，然後才回本屋去，次日，小福回家，適巧父母都在家中，小福含淚道，爹媽這不是都在這兒了麼，我有句心腹話對你們說，我自從和死鬼陸連起嘔氣，得了血分病，現在好幾個月了，看大局今年我是萬難闖得過去的，我想出了班子，來家裏養病，將幾個存項都吃了藥，以後仍是不見好，你夫妻便沒指望了，如今有個客人，可憐我以太以苦情，情願弄我從良，與我治病，治好時便算人家的人了，治不好便算人家攻裏的鬼了，並且給你們兩千塊錢的養老費，不日便要和他走了，今天特來知會家裏一聲兒，願意，我給你們留下錢，不願意，我把錢退給人家，明天我家來養病，你們商議商議，我聽你們的信兒，說罷，到自己住的那間小東屋裏來，推門進去，見屋頂上垂着場灰，牆角上掛着蛛網，桌上的土有一分厚，迎面牆上挑山已經摘去，掛着張觀音大士的紙像，像前放着香爐，炕上放着當初枕的那個枕頭，已經油污的不堪，不知是誰給弄臟了的，轉面見黃花影所贈的四扇掛屏，舊得十分可憐，含着淚叫道，花影哥哥，你在陰間脫生了麼，假如沒脫生啊，耐等數月，我們便相見了，陰間的夫妻，一般的恩愛，你千萬不要向陽世來，你來了教我到陰間去撲奔誰呢，閉了眼流着淚靜默着，岑寂了二分鐘，遂仔細上裏面聽了聽，聽出的得的得的聲音來，心想這是那裏的鐘聲，回頭看對面牆上時，原來是媽屋子裏早先掛着，陸連起給買的那個魚尾鐘，不由的打一寒噤，向地上空啐了一口，然後跪在大士的像前，哭將起來，哭

到迷惘之間，恍惚見陸連起對自己道，你不用求神，吾再亦不和你怎麼着了，放心大胆的來罷，你現時該明白了，世上愛你的只有吾陸連起，旁人都是假的，吓的小福出了一身涼汗，聽馮氏在身後說，好孩子，大士救苦救難，求求他老，保佑你早早病好罷，小福忙着起身，問馮氏道，商議的怎麼樣了，馮氏說，你走俺倆不敢攔阻着，只錢數太少些，當初黃二爺，小福不待其詞之畢，便擺手道，少談廢話，不願意呀，吾搬東西去，回家養病還不成麼，馮氏見了駭怕，忙道，不能加增時，你說好便好罷，小福怕爹媽得錢後翻悔，說人家給的是支票，你們不會使，待吾與你們取了現大洋送來，馮氏答應了，小福對着掛屏又留戀了一回，對於爹媽不垂別淚的出門上車回班子來了，晚間和月樓說明，爹媽已經允許自己從良，月樓說，這件事再好沒有，你的病第一要治，千萬莫耽擱着，世上那有一病便死的道理，你的病好了，我們如親姐妹一般的來往着，亦顯着彼此有個親人兒，小福聽了苦笑道，來往甚麼，但盼我死之後，到了清明，與我燒化些紙錢，比甚麼都強呢，來到初二的晚上，俊卿和玉璞齊來，見小福花憔悴的樣子，俊卿擰了眉頭道，你覺着不得勁兒的時候，請個醫生來看一看，老是不肯吃藥，養病如養虎呀，小福苦笑道，這還算病，明兒就好了，玉璞笑道，誰家婦道害孩子不像生病一般，偏你這般張致，請醫生幹麼，生完孩子，百病全無，玉璞替俊卿問小福道，二姑娘家裏說甚麼了，月樓搶着答話道，百依百隨，再沒旁的說兒，月樓與俊卿小福道了喜，俊卿

與小福亦給玉璞月樓道了喜，玉璞忽然想起來道，花選明日就揭曉了，天到這般時候，明天的報亦許印出來了，吾真心忙，願意立時馬上看了下回分解才好呢，俊卿說，忙甚麼，左不過肉爛在鍋裏，幹麼受窮等不了天亮呢，月樓笑道，四爺，不是吾向着吾們三爺，他不說吾還要說呢，咱早些看了心裏多麼安頓呀，俊卿聽了含笑點頭道，有的有的，誰的葫蘆爬誰的架，一些亦不錯呀，小福聽了以爲鬧的慌，俯在窗前看天邊的明月，看得正出神呢，猛被一聲喊嚇了一跳，回頭見月樓口中答應着來了，聽俊卿說，大概是報館的胡六爺來了，不大工夫，月樓拿了張報跑進來道，你們看，登出來了，玉璞和俊卿看罷，不約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俊卿喘了一口氣對月樓道，三姑娘，請胡六爺這屋裏坐，月樓將胡六請到小福的本屋子裏，落坐後，胡六作個笑臉道，二位，看見報了，對不起的很，小弟同敝經理，以爲紀樓院再不買票呢，亦不知誰給洩了機，說二姑娘二十萬票當選花國大總統，她得信後悔咧，立時親身到報館裏去，和敝主筆鬧喪，好在素日都是熟人，死說活勸，准許她買過期票，才算是息了風潮，歸訖她二十萬零一千票當選爲花國大總統，二姑娘二十萬票當選爲花國總理，俊卿聽了不悅道，胡先生，紀白樓有錢，花小福比她還有錢呢，她既然又買了票，就該通知小福一聲，果然吾們買不起了，那算吾們認了栽跟頭，既然沒通知，那我不敢承認，就煩閣下給報館打電話去，速行停印，已印的報，我償給錢，急忙送到辦班來，祭灶結事，至於明天的報，先不能印

，我們再買一千另一票，非當選大總統不可，胡六聽了暗暗叫苦，帶笑道，四爺的明鑒，吾們幹報館的都是胆大心細，不是不給二姑娘來電話，這其中有一件事，所以沒打電話，俊卿生氣道，有一件甚麼事不能打電話，胡六說，紀白樓臨走時說了這麼一句話，說至此嚙了一口唾沫，不再說下去，俊卿起急道，你照實說，她說的是甚麼，胡六說，吾說出來四爺可別惱，俊卿說，吾惱甚麼，胡六說，她說不得再賣給花小福的票，就說把花國大總統讓她出錢人的乾娘罷，俊卿不待其詞之畢，忽然醒悟，知道是自己老子洩的機，紀白樓本然和老頭兒正熱着，每天哭着喊着要從良，越想越對，不過胡六的話，說得太噎得慌，只得勉強答復道，她那是胡謔，家嚴認識她，無非逢場作戲，偶一爲之，應酬朋友而已，怎麼着，她說是吾乾娘，這真是豈有此理的事，月樓怕俊卿滯氣，得罪了他們老頭兒，忙着勸道，四爺，算了罷，花國總理還落道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亦就足可以啦，再說句良心話，人家紀白樓是鼎鼎大名的唱手，吾二姐雖然是不差，和人家比究竟得讓看一頭，胡六揣知俊卿怕他老子，遂話別道，明天再與二姑娘道喜罷，說罷去了，月樓趕出門來相送，胡六在樓梯上對月樓道，三姑娘你轉遞四爺一聲罷，紀白樓到報館，是和四爺的老翁一同去的，勸他休再多事罷，月樓送走了胡六，到屋中來，見俊卿背了手，在地上走來走去，時而點頭，時而搖頭，小福和玉璞對看着他，月樓見他這般行動，知他正想着此事，因向俊卿道，四爺，到吾屋裏去有話說，說

罷先行，玉璞見了譚然道，好話不背人，背人沒好話，背旁人可以，背吾可不行，月樓回頭向玉璞道，少時教你知道，幹麼又要毛包兒，小福向玉璞道，三爺，咱倆是金蟬蠟，別攪和人家，玉璞道，對對，老三，你可快過來，你的資格如今可不同以前呢，俊卿到月樓屋中，月樓把胡六的話說了，俊卿是孝子，那敢再說甚麼，同月樓到小福屋中來公布道，這值不當得背他倆，因命月樓將胡六的話，重說一遍，玉璞說，既是老伯替紀白樓爭勝，那就無話可說了，再說兒婦亦該退讓小婆母一籌的，月樓和俊卿都樂得甚麼似的，小福只淡淡一笑，月樓在燈下看了，很覺她的面目可懼，心上十分担驚，玉璞俊卿去後，月樓苦勸小福自己愛惜身體，莫在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光病倒下，那一來便糟心了，小福亦以爲然，月樓想了想，覺着小福的病是很重的，因和她含笑商議道，二姐，咱倆雖非一奶同胞可是比一個娘腸子爬出來的還親熱，吾打算給你請個醫生來診一診脈，先吃兩劑藥，你以爲如何，小福道，第一層吾怕吃藥，第二層一請先生就鬧得馬仰人翻，反教賊四爺知道了不大得勁，莫若他們再來時，你就催促着及早實行，吾到他家再治亦不晚哪，月樓以爲很對，當時二人躺下，說着話不知不覺的睡着了，睡得正香甜呢，聽外面喊叫，把二人驚醒，細聽時，有人連聲喊着給花國總理道喜，

第八回

宇宙兩情癡花月春風成永別
古今一奇葬盂蘭秋雨灑孤坟

俊卿同玉璞，出離祥麟班，分手後，回到家中，據門房人說，老太爺今夜有應酬不回家呢，俊卿知他住在紀白樓那裏呢，回到自己的書房，幾個妻妾都趕了來預備着當夕，俊卿對妻妾等道，咱幾個同心合意了這幾年，本然是安樂的，只是老頭兒急於抱孫子，你幾個都不作臉，誰亦不養一男半女，如今老頭兒逼迫着吾再弄一房，吾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慢說還有父命，就是沒有父命，咱們家大業大，沒有後輩兒孫接續香烟，縱然財過北斗，又有何用呢，實不相瞞你們，現有個人，與我素昔認識，已經有了身胎，老頭兒非逼迫着吾弄她來家裏不可，今晚上老頭兒不回家爲甚麼呢，所爲躲空兒給吾們說話，如今吾將這番意思和你們說明白啦，你大家不要多想，這不是吾厭故喜新，這件事一則爲了教老頭兒歡喜，二則爲得是吾們的後代香烟，你們該要喜歡的，幾個人聽能，把一肚皮風花雪月都給化作寒冰，不約而同的各自回房自嘆薄命去了，俊卿早經厭惡她們，自己在書房中獨宿，次日老頭兒回家，對俊卿很喜歡，誇講小福知禮守法，並不和人作無謂的競爭，俊卿早日弄她來家，俊卿奉父命弄妓女從良，十分高興，不管妻妾等怎樣難過找玉璞商量日期，二人訂了本星期日辦事，事前與小福月樓等接洽妥停，着她二人在星期六以前將各事辦完，星期六一準遷赴旅館暫住，然後由旅館中再爲回家，訂規完畢，二人去了，玉璞和俊卿去後，已經快夜間兩點了，月樓見小福面無喜色，勸她道，二姐，恭喜你當選了花國總理，因此有了出頭之日，就該感謝神佛，今天是星

期四，明天辦一天未完的事，後天星期六，我們便不是妓女了，幹麼你還這般難過呢，老二，吾再勸你一遭兒罷，人在世上，要隨遇而安，沒有一顆樹吊死人的道理，就着你經過的事說，第一個知心的人，要數黃花影了，他死了你不是亦活到如今麼，第二個知心的人是柳星五，他如今和大鳳姐快快乐樂的過日子去了，心裏還能有你麼，你以為非他不足配你，那便是你的大錯大悞，按理說黃花影和你差不多就能算作夫妻，你尙且能够忘記他，既熟了柳星五，柳星五和你不是朋友的意思，況且他負義在先，你還幹麼一死兒惦念着他，你的病，不錯是有，但不是非死不可的，你的心意吾明白，打算由這病上自己把自己耽擱的喪了命，以酬知己，對罷，可是這種瞎情傻義，誰知道啊，最好，把以前的事，結束起來，算爲吾們妓女時期裏的事，身爲良民之後，妓女時期裏的事，一字不提，一些亦不想，把高興振作起來，和人家興興頭頭去過日子，人吃五穀雜糧，誰無天災病孽，你不就是經血不調麼，請醫生及早調治，病好之後，後福正長，不光是有福該享，再說還有父母呢，咱一般孤苦伶仃，上無兄姐，下無弟妹，父母的百年之後，好歹抓把土埋埋他們，亦算盡一份子孝心，你倘若儘向死裏追求，果然有個山高水低的話，你教爹媽怎麼受，你是明白人，吾的話對不對，你自己琢磨吧，在月樓以爲她聽了自己的話，要哭得天昏地暗呢，不想她不但哭反笑，但她的笑比哭還難看，次日，小福與女掌班說明從良的事，女掌班只淡七的道了喜，在先女掌班這人說小福的客如

何如何鬧，所以不怕得罪甜香班將她接了來搭住，及至過來之後，每天不過上一兩撥兒客，心裏很後悔，不過還希望着她給邀牌，後來耳出耳入的只聽辦理從良這件事，慢說邀牌，索性連茶園客都沒甚麼了，她和月樓佔着樓上兩大間屋子，那便是半所樓，房錢飯錢，水錢電錢，慢說他們還劈賬，便將入款完全給櫃，亦不够開銷，只因以前是屢次懇請着才挪來的，不好下逐客令，如今聽她倆同日從良，心中反以爲可喜呢，小福別了女掌班，上樓將屋中看了看，點點頭對月樓道，老三，我們相交了一場，幸喜都到了收緣結果的時候，吾到臧宅去，他那裏甚麼都有，吾只把衣服首飾帶去，其餘的洋傢伙銅床，大小鏡子，茶具烟具化裝具，一籊腦兒歸你，只當妹妹你出閣，姊姊贈你，日後想起吾來，看一看東西，自當見了我一樣，月樓道，吾怎好受你這些東西，李三爺既然立家，當然要置辦家具，這些東西臧四爺家不希望，莫若挪到你家去，小福聽了含着眼淚道，不必客氣，你只依吾，說罷抽抽搭搭的哭起來，月樓忍不住着拭着淚的道二姐吾要你的，只你不可胡思亂想才好呢，小福止了哭冷笑着搖頭道，胡思，亂想，完了完了，甚麼都沒有了，說罷，牙咬下唇，眼含熱淚，照着穿衣鏡出神，約有五分鐘的工夫，回頭問月樓道，老三，像吾這般的人兒早早沒了的話，過後亦有人想念麼，月樓含着淚背過身去拭着道，嚇，二姐啦，你再說這個吾是狗，小福仰着臉狂笑道，你是狗亦擋不住吾死呀，午飯後，玉撲來喇，對她二人道，吾和俊卿訂規的今晚上在這兒見，吾却等

不得，月樓說你來了很好，吾二姐把這堂傢具都送給咱了，你不必再買啦，玉璞聽了笑道，那還對麼，小福說，吾留着沒用，你們又得現買，咱們過得多，何分彼此呢，玉璞說，好好，咱亦過不着客氣，吾亦不謝你，以後你用甚麼古給買得咧，月樓說，傢具有了，盛傢具的房子呢，玉璞笑道，吾爲甚麼等不得到晚上來呢，就爲了先告訴你一聲兒，現住已經有了房子，這是俊卿他們老太爺借給的，他老人家聽俊卿說了咱們的喜事老頭子高興，把日租界一小所房子借給吾們住，方才看了看很格局，正來和你商量置辦陳設，二姑娘費心送了這一套，省了多少麻煩呀，咱明兒挪傢具，那麼着吾去赶快買應用的物件，晚上八點鐘後和俊卿在這兒不見不散，說罷，玉璞走了，月樓見大事已定，問小福道，二姐你還有事回家麼，吾想家去一盪，和他們老倆口子說一下，着他們清理家裏的事，明天一塊兒挪過去，小福說，吾不回家了，你順路兒到吾家去一趟，告訴吾媽明早十點到這兒來拿錢，月樓回家去，把從良的事對她媽說了，囑咐好，今日務必將家中一切的事都清理完結，明日候信，教你們上那兒去，你們便向那兒去，她媽聽，念不完的佛，月樓又到小福家裏來，馮氏見了月樓，打問小福從良是真是假，是不是和姓柳的走，月樓聽了很不悅的道，乾娘，你別糊塗着，吾二姐的病重得厲害，如今好不容易得這撥客弄她，所爲救你們兩口子，你們還不相信她，你還提姓柳的，要不是你把姓柳的得罪了，吾二姐的病還能够治呢，這一來，你亦就剩了明天見這一面兒了，再想見女兒

的面兒可難啦，吾告訴你吾此來正是替她寄口信，着你明早十點到班子裏去拿錢，晚了她就可就走啦，說能出門上車去了，馮氏在先聽小福的話，半信半疑，如今吃月樓一嚇，深恐小福不走，還要家裏出錢發送她，候着起鳳回家，將月樓的話說了，起鳳亦很耽心，着馮氏明早到祥麟班，好歹把兩塊錢拿到手，由他愛和誰去誰去罷，月樓回班，將所辦的事對小福說了，二人因無事作，收拾一切零碎物件，都打了包裹，直至吃飯時才完事，飯後，玉璞俊卿都來了，四個人商議明天如何走的事，剛一提頭兒，則聽門帘外邊兒有人叫道，二姑娘，三姑娘，吾來咧，小福聽是女掌班的聲音，忙打門帘子道，乾娘裏邊坐，女掌班進門來笑道，你四位大喜啦，吾特來與你們道喜，說能落坐，月樓敬煙，小福獻茶，女掌班吸着煙道，傍子客同日弄姑娘從良，真是從來未有的新聞，你們真算第異把它一呢，不是麼，落子館兒的規矩，凡是本部裏的唱手從良，都要有個規矩禮兒，咱們都是一末子的，着館子知道這個幹麼呀，再說你二位亦沒上過台，可是這話又說回來啦，他們就是這宗規矩，坐鐘的姑娘，生平沒學過唱的，一般亦講討規矩禮兒，吾們開班子，則着重大的關係呢，事前不知會他們，事後他們調查出來，咳呦，可罷了人，朝着班子裏要錢哪，吾的老佛，人家唱手從良走了，向吾們要規矩禮，吾們向誰要去呀，不是麼，吾們男掌班知道你們二位姑娘要從良，馬上要和館子裏去送信，以免後來的糾葛，吾不是說麼，二姑娘三姑娘莫看人家年輕，都是開過眼見過世面的喂手，

既然都嫁了富貴人家，能够白了咱們麼，大家亦替她們喜歡了一場，怎麼你連這點事兒連不担沉兒，太以的沒有大器勁兒呢，你們幾位聽吾老婆子這話，說得對罷，俊卿聽了以爲討厭，說女掌班，你這話都是十年前的勾當，現下可不時興了，姑娘從良，落子館裏討規矩禮兒，不錯。是有，這唱手得是落館了裏的台柱，這人一走，落子館的生意馬上要受影響，這是一層，再說還得這唱手是安心害客，唱手的領家居奇，那兒不辦好了走都不了，二姑娘和三姑娘的事，第一是不上台，第二吾們是愛好兒從良，連身價都分文不給，連一角零賬都不還，旁的還說得上麼，她們都是小孩子，毛兒嫩，不瞞女掌班你說，吾家裏已經弄過三個從良人兒，都是先出的班，出班後，人不知鬼不覺家去的，姑娘不混，人家歸自己家裏歇了，不作生意了，你能攔住不放人家走麼，再說，吾和李三爺，雖則外面兒上像個憨頭，其實都是審皮，請想，一元錢不花，就弄唱手從良，吾們是怎麼個人兒，你還能揣測不出來麼，再告訴你一句好懂的，李三爺是帶大兵的兵官，他這個頭好剃不好剃，你亦想想，話不是這麼說麼，誰教在這班子裏從良呢，這裏有點小意思，賞給夥計老媽，都賞他們亦不管，不賞他們亦不管，咱歸爲免臊了完事，說着話掏出一百元的鈔票來遞過去，女掌班今天來鼓竹槓，本沒有大志願，如今見着許多鈔票，暗自滿意，離座笑道，四爺賞這許多錢，真教人過意不去，說罷，來在門帘邊向外高呼道，四爺賞錢呢，都上來謝謝，夥計老媽等謝罷出去，女掌班搭訕着笑道，以後

再見了面，二姑娘都是太太呼之啦，還能認識吾老婆子麼，月樓說，乾娘沒事向吾們家住着去，那有甚麼說的，女掌班口中模模糊糊的答應着好，去，下樓去了，玉璞說，俊卿，真有你的。要是吾自己，今天還真着她把吾嚇住啦，俊卿說，她不來這一套，本打算賞二百的，那一來倒省了，當下四人議決，明天上午十一點運傢具，四人同到玉璞的新房子裏，下午料理一切，後日俊卿同小福歸家，玉璞和月樓正式入洞房，計議已畢，玉璞俊卿方才別去，次日，小福到銀行去取錢，回班時見媽正和月樓說話兒呢，馮氏知女兒少時便姓臧了，落淚道，孩子，你到了好處，別忘了娘啊，小福說，別哭，哭便不給大洋錢了，馮氏聽了忙用袖子擦了眼淚道，吾這是難受，誰哭啦，小福將鈔票掌在手裏道，你接了吾手中的錢，吾便是臧太太了，再說旁的可就晚啦，就着沒給錢，有話快說，馮氏說，還有麼話可說，不過，小福不等她說下去，把鈔票捆起來道，你回家罷，吾跟着亦家去，月樓覺着太難爲情，忙由小福手中把錢奪過來，遞給馮氏道，乾娘趕快回家罷，以後她還能不住家麼，幾時住娘家，母女不就團圓了麼，這是從良，不是選宮女，不用難過，乾娘順腿到吾家裏去一盪，教吾媽趕快到這兒來，有話和她說，馮氏含着淚出門上車去了，到了十一鐘玉璞帶人來搬傢具，說四爺在那邊看房子呢，班中人見搬的人都穿着制服褲子，李三爺手提着馬棒指揮着，看了似乎可怕，車子將要走，月樓的媽來了，月樓着媽隨了車去認門兒，認門兒之後，着她老夫妻立刻遷進去，照料着

東西，車子只連兩盞，將所有的東西，一切運完，最後，小福月樓，向女掌班告辭，女掌班及閨院姐妹並夥計老媽等向外相送，玉璞提着馬捧保鏢，出門並未坐車，向南行數十步，一上高坡兒，坐東的門兒的内便是，三人進去，見俊卿指揮着眾人安排傢具，忙亂了半天，方才就序，午飯是由附近館子裏叫來的月樓的乳公看門，乳娘上菜盛飯，玉璞俊卿月樓小福四面爲上的坐了吃，儼然家庭氣象，小福眼看着飯菜，只是嚙不下去，一陣陣擰眉，月樓見小福的神色不對，放下飯盤問道，二姐，你覺着怎麼樣，大概是累啦，你先到床上倒倒去，小福苦笑道，吃你們的，懷身大肚的人難過，倒一歇便會舒服了，強吃食物，怕不更添上惡心麼，俊卿笑道，誰懂這個，月樓將小福扶上床去睡下，三人草草吃完飯，月樓她媽進房來收拾傢伙，將小福端詳了一會道，吾看臧太太這神色像有病，不像有喜，有喜的難受，是歡喜亂跳的難受，她這樣子，是身上無力心裏痛苦的難受，這事可蹊蹊些，月樓聽了不悅道，你快去收拾碟盃，擦抹完了桌面赶快沏茶來罷，她媽不識進退勞叨道，不是吾有了年歲好留月，她不光是病，她病還够大夫一治的吾經見的多了，比丈夫還有準則，大夫保好的病，吾要看着不得勁兒，准死沒活，月樓聽了起急道，去去去，幹麼幹去，老不知好歹，那老婆子聽了心裏委屈的甚麼似的，手裏一邊收拾盤盃口裏一邊念叨着拿好心當作驢肝肺，長眼睛來不識好人歹人，月樓聽了，趕到廚房去責備她道，這是甚麼節骨眼兒上，你隨便亂談，臧四爺是公子哥兒的脾氣

，現在雖然將小福由班子裏弄出來，可是並未歸家，你說小福的病重，他厭惡了，暗暗的一走，把個病人放在這兒，從此來個不見面，李三爺是軍人，脾氣是暴的，他說你把臧四爺說得膩煩了，不見面兒的，小福死了着你給她發喪，到那時吾可管不了，她媽在先很報怨，及聽了月樓的話，知道自己是多事呢，心裏很悔，月樓回房來，見俊卿和玉璞說話，有些面色不佳，月樓揣知她媽給惹了禍，不敢謗言，只坐在床邊上靜聽着，見俊卿對玉璞道，這沒有甚麼，是喜是病，請個大夫來一診便知，說罷一口氣兒把小半枝煙捲兒吸完，擰着眉毛很無聊的說，咱們本定規明天正式熱鬧的，看這樣子，還熱鬧甚麼，吾看你和三姑娘亦不用弄些無關緊要的形式了，够了時候一入洞房結事，一夫一妻白頭到老，比甚麼都強，吾呢，回家去和老頭兒說一聲問，明早給老二陪個大夫來，看一看到底怎麼丸子藥啊，幾時治好了，再爲回家，病身子家去，老頭兒的脾氣不好，說許給趕門在外，那一來反美不美呢，說罷，不等玉璞和月樓發言，對於小福連一眼亦沒看，匆匆地出門去了，玉璞亦忘了向外相送，和月樓對視着出了一會兒神，方才收神自悔道：這是咱們的家了，俊卿到這裏是客，他走吾亦沒送他，這是怎麼說的，月樓說四爺此時心忙意亂沒工夫計較那些，可是吾向廚房去的時候，他和你說甚麼啦，玉璞說他談的是二姑娘身體，說是眼飛着床上，附在月樓的耳上道，他對於弄他從良很後悔呢，月樓聽了，心裏很慚愧且替小福難過含着淚苦笑道，人吃五穀雜糧，誰沒有天災病

孽，慢說還不知是病是喜，果然是病的話，亦沒有一病就會死人的，請大夫來治，治好了不就完啦麼，後悔會子那當的了麼呢，不是吾說話不中聽，年輕的男子，靠得住的真少呢，玉璞聽了心裏得意，笑道，吾說你不跟小白臉兒去從良呢，原來爲此呀，你這學說傳開了，吾們這些黑大漢和那些鬍子嘴兒朋友，都要立牌位供奉着你呢，月樓沒心腸和玉璞說笑，只低聲兒說正經的道，三爺方才四爺的話你以爲如何，咱這時只有一架大床，吾二姐又睡在上邊，怎好着她到旁處去睡呢，玉璞說，俊卿的話還算話，咱已經到了一處，還怕旁人你弄走麼，由今天起，你和你二姐在這屋裏睡，吾自己在小屋那搭鋪，她幾時離開這裏。然後咱再正式結婚，雖不必坐着花轎去遊行，亦要搭棚擺席，請親朋友，拜拜天地祭祭祖宗，按他說的模模糊糊。睡覺，你怎能算吾的正太太呢再說以後向親友處走人情隨份子時，人家亦看不起你呀，俺李三，更是臉子黑點兒，尊重女人，言而有信兩件事，還來得及，月樓聽玉璞之言，再想想俊卿的薄倖，才覺感激得落下淚來，玉璞見了不懂她落淚的意思很着急的問道，吾的小太太，吾的話莫非說錯了，那句不對，請你指教，月樓擦着淚笑道，不是不對，是你的心待吾太誠實啦，所以吾喜歡的哭了，玉璞聽了異奇道，怪得很，吾只知人喜歡了就笑，沒見過喜歡了哭的，遲了一分鐘道不拘怎樣罷，反正不是吾得罪的，笑笑由你，晚飯後，玉璞在小屋裏睡了，月樓不敢睡，候着小福醒，待至夜闌人靜，見小福冒然間坐起，身子恍了幾恍，方才坐住，將

月樓嚇了一跳，急忙將她扶住，說二姐，你睡醒啦，此時覺得好些麼，見她搖頭冷笑道，壓根兒吾就沒睡，三妹，你算到了好處，吾真替你歡喜，你好了，你好極了說罷，笑成一個，笑罷，抽搭的哭不上來，月樓見了又可憐又可怕，扶着她道，二姐，好二姐，親二姐，你哭，你大聲哭，你再笑吾可受不了啦，小福有氣無力的道，事到如今，還哭甚麼，咳，有限的眼淚，留些罷月樓頓口答音道，亦好，哭亦傷氣，小福冷笑道，李太太，你和吾過這麼，順情說好話，吾太惱你了，月樓不敢駁她的回，只說吾說的不對小福含笑，你該這麼說，喘息了一分鐘道，你說二姐少流些眼淚罷，在陽世都流盡了，到陰間見了黃花影你拿甚麼向他表示傷心呢，老三，三妹，你會說不會，你給吾照樣兒說一遍，吾就不惱你了，他這般見神見鬼的說，把月樓吓壞了，只覺背上生涼，沉住了氣勸小福道，二姐，幹麼說這些不倫不類的話，你不是有病麼，明大四爺給陪了大夫來，一吃藥便會全愈，人得病的就死，世界上有那種事麼，小福說，他陪大夫來，我只不吃藥，月樓說，那是和誰鬧掙拗呢，小福聽了冷笑道，傻妹子，你還指望吾好，臧四爺和我無情無意的口氣和行動，你還看不出來，吾幾時受過男子的不耐煩呀，月樓想一想，俊卿的動作，實在是欠熱腸，硬了心腸駁她道，二姐，論理說，你是病身子，吾不該再駁你的話，不過你這人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的富貴貧賤不同，所以脾氣秉性亦一人一樣，你看慣了柳五爺的小意殷勤，所以臧四爺的落落大方你就受不了啦，你

要知道，四爺一句話便能弄你從良，五爺成麼，小福聽了氣極道，要照你這樣說，世上有錢的人就不許有情，有情的人就不許有錢啦，錢和情兼有的不是沒有的，月樓聽了冷笑道，左不過又是黃花影，不錯，他是又有錢又多情的人，爲甚麼你不和他從良呢，小福聽了落淚道，他要活着，吾用得着受這些魔難麼，月樓道，敢情他死啦，爲甚麼不活着陪着二姑娘呢，傻姐姐，你要知道，你連有情無錢的人都沒福命來就，還惦記情錢齊備的麼，有個廣有洋錢不懂情意的人來接近你，你就該認命才是，小福搖匕頭躺下去，月樓問她吃甚麼喝甚麼，她是一語不發，次日，俊卿陪來一位西醫，西服，助手，汽車等，洋氣十足，聽視了一會，據稱是肺病，開了個洋字藥方走了，俊卿失意之極，口中直叫着晦氣，玉璞見了很不以爲然的道，用西醫治內科，真是瞎辯，若論卸胳膊鋸大腿，鑲牙補眼珠子，開腔向外取小孩兒，縫死肚皮皮似好人，這當然要數着西醫，甩開動刀動勺的勾當，那可就麼了，俊卿說，管它娘的玄不玄，反正吾搗棍，小福聽俊卿的言語，毫不在意，只求速死，免再遭人白眼，月樓在旁邊十二分的感覺着不安，少時，由臧老爺牽來一位中醫，診視了一會，由月樓代爲說明病人天癸數月的情形，不知是病是喜，求先生指示一條明路，並將西醫所說的病源對中醫說明，從來一家病人同時請中西醫，便如有妻的人納妾一般，爭風吃醋，各是其是，勢必將病人送之死地而後已的，當下這中醫聽了月樓之言狂笑道，罪過呀罪過，明明是四個月的雙喜，再有半年工夫，臧老

太太便抱孫少爺呢，怎麼着，硬賴是肺病，肺病不吐痰，世上有肺經有病不論盆子吐痰的麼，說至此搖頭擺尾的罵道，該死哉西醫也，俊卿見這位盟伯一口咬定是喜，並且是雙喜，不覺的心情上死灰復燃，再想想，小福既不咳嗽，又不吐痰，這肺病二字未免離題太遠，想至此，把那洋方藥方，順手撕碎，自言自語的罵着可惡，混賬，及至看了中病開的藥方，藥案上寫着用安胎之法治之的話頭兒，不覺轉憂爲喜的向中醫老伯長老伯短的問左問右，中醫洋洋自得的道，打算人口平安，添了增口，便吃吾的方子，歡喜死人念經，開弔出殯，便吃西醫的藥，說罷，拱拱手向玉璞道了見笑，邁着方字步出門去了，俊卿送醫生去後，忙着派人去抓藥，十分高興，幾次要向小福溫存，以月樓玉璞在場不便，月樓明白，將玉璞調出屋去，俊卿向小福說了許多安慰的言詞，小福假裝睡着，俊卿無法，只忙着生火煎藥，安排口水冰糖等物，不及藥熟，便把痰盂放在床前，這行徑自以爲極盡多情多義的能事，在小福見了只覺惡心，可恨，可殺，依然的速求一死，以圖心靜，藥熟了，喚醒小福吃藥，她不肯，月樓死說活勸，仍是不吃，月樓實在沒法子，對了藥盤擰眉，俊卿見了自告奮勇道，吾來，端着藥盃很殷勤的勸道，老二，你吃罷，真的，吾們老太太有病，吾都沒盡過這份子孝心，大家都爲你好，你自己爲甚麼不求活呀，小福只是不吃，俊卿本爲了後嗣起見，所以低聲下氣的勸小福喝藥，工夫大了，俊卿石氣，放下藥盃，坐在牆角椅子上吸着煙捲兒發悶，岑寂了三分鐘的工夫，

玉璞看不過眼，對小福道，好嫂子，本來麼，藥是苦的，誰都知道不如糖好吃，可是不能吃藥治不好病啊，嫂子，你看着李三兄弟吾是個人，你便把這怨吃藥下去，你要看吾不是人，你便別吃這怨藥，小福聽了無法，一氣兒將藥飲盡，玉璞大喜向月樓俊卿二人道，你倆就會糟塌糧食，連新四奶奶都不會侍奉，真是廢物，月樓忙着遞漱口水和冰糖，小福既不漱口，復不含糖，把被蒙了頭面，自己和自己嘔有氣的睡了，夜間，出了一身透汗，歪打正着的，第二天小福的病好，又靜臥了一日，居然病好離床，月樓見小福病好，十分高興，訂規好，明日玉璞月樓舉行婚禮，大會親友，俊卿與小福在此吃完晚席回家，休息一夜，後天俊卿舉行納寵之禮，請玉璞月樓前去參加喜宴，這兩天的事，果然辦得風光熱鬧，誰不羨慕他們四人的美滿，臧老頭子，見小福玲瓏可愛，心中非常之喜，對於俊卿的溫文可喜，尤其非常之愛，贈了四百元錢作賠嫁，認月樓為義女，從此接叫來往，儼然親生自養一般，一天，臧老頭子有人送來幾尾鮮魚，打發女僕去接乾姑奶奶來嘗鮮，女僕回來說，乾姑奶奶不來，說謝謝能，臧老頭子大怒道，這孩子真敢違背吾的命令，可見不是親生自養的，女僕怕老頭兒氣悶，詳細解說道，乾姑奶奶正害着口，面前放着蜜餞紅果子，杏乾干片，哇吐的吐個不住，連口水都不敢喝，慢說是吃魚，老頭兒笑道，你早這麼說不就完了嗎，這一來吾倒錯怪了她啦，此時候魚已熟，大家同桌吃着，真不像是闔家歡樂，老頭兒吃着魚說香，可惜乾姑奶奶害着口，繼而很奇怪異

的問俊卿道，玉璞都快生兒子啦，咱們家的孩子幾時生呀，這話可不該吾說，怎的不見她的肚子大呀，說至此，闔席人的眼睛都死釘住小福的肚皮，她本是瘦羞楊柳的細腰，無端要它鼓蓬蓬賽彌陀，那如何會成，自從小福到家後，俊卿的妻妾們便知她沒有身胎，幾個人私下計議，暫且不說甚麼，待到十個月滿足，看她拿甚麼來作孩了，今天遇上機會，幾個人不約而同的向她身上死釘着看，把個小福連羞帶愧的坐不住，含着淚跑回自己的屋中，哭了個天昏地暗，大家不歡而散，小福自從病好歸來，見臧宅十分富足，俊卿又待己獨厚，老人家又特別的優待自己，一家人都懼着自己，不敢有一些爭競，亦很相安的度着太平日月，不想因着月喜害孩子，勾起了瞞胎舊案，這一氣，舊病復發，倍極沉重，俊卿將上次所請的中醫請來診脈，這醫生年邁眼遲，那裏防得到這次所治的病人還是上次那個，按脈已畢，據實供道，她是氣裹血的證候，觸怒便發，這病不是一天啦，是個老根子，血塊一定摸得出，磚似的硬幫七價碍手，立方已畢，便要告別，俊卿領教道，她有六七個俊卿呢，老伯沒注意麼，醫生說，休聽那混帳的庸醫胡說，吾和令尊這樣的交情，焉有不盡心的道理，俊卿道，並非是混賬庸醫所說，乃是老伯親口說的，醫生怒道，吾幾時說的，俊卿道，小妾未歸家時，住在日租界友人家，犯了病，由老伯治好，彼時說小妾懷着雙喜，家嚴不久便抱孫少爺，那不是老伯說的麼，如今怎麼好端端的化了呢，醫生聽罷，細看了看病人，暗罵自己該死，口中咬硬不認賬道，吾

幾時治過她，吾敢起誓，以前吾要治過她，那是治過家慈，臧老頭子聽了覺着不堪，遂出頭將醫生送出大門，俊卿氣極，醫將生罵了個天昏地暗，藥雖然抓了來，無人給煎，俊卿因氣悶不過，來找玉璞夫婦，將小福的事帶着氣說了，玉璞說，凡事忍耐，以前怎麼好厚啦，就讓不是喜是，亦應該漿養她好，不能因為不是喜就看着她死呀，俊卿說，吾弄她從良，就爲是後，她和家裏那幾個廢物一樣的廢物死活就是那個事，誰耐煩煎湯熬藥扶侍病人去，月樓聽了對二人道，這麼我去扶侍她幾天罷，俊卿攔阻道，乾姑奶奶，你是雙身子，我們可担駕小起，有個失錯二五，誰保險哪，玉璞亦怕自己的太太出去不便，只不好攔阻，及聽俊卿不着她去，遂附和道，你還得人扶侍人，我找你義父去，計較個妥善的方法，說畢叫着俊卿同行，俊卿無法，只得同玉璞回家，玉璞看了看小福，合着眼不知是醒是睡，叫了幾句不答應，藥包放在桌上還沒煎，玉璞見了有氣，提了藥包兒去見臧老頭子道，老伯，病人盼望，如苗盼春雨一樣，怎的沒個人給煎藥，她是從良人，就不算人啦麼，老頭子覺得不得勁，把衆兒婦及女僕們罵了一頓，衆人被罵，背下裏紛乜咒罵小福，由個女僕給煎熟了藥，放在桌上，話亦不說一句便走了，小福的藥，依然是沒吃着，玉璞見臧宅的情形如此，知小福這病在家裏養不了，遂要求着臧老頭子將小福送醫院裏去住院，老頭子頗以爲然，和俊卿商量，俊卿不管，交由玉璞辦理，次日玉璞來看，因昨日小福沒吃藥，今日病勢十分加重，遂由玉璞送往西歐醫院住

院，小福這病，若由中國醫生調治，或者還會痊愈，把命交給洋人，真如同交付小鬼兒一般的危險，每天喝藥水，扎藥針，那病只見其重，不見其輕，只以藥針從中作祟，不讓她痛痛快快的斷氣，所爲使她多受一天有一天的代價，月樓因小福病的凶，幾番要去看她，玉璞不允，這天玉璞赴韓柳墅有公幹，月樓知他不到天晚回不來，到西歐醫院裏來探視小福，小福的病室，在一個八角門的小院裏，月樓見個穿白戴素的女毛子，將自己帶入院中，滿院的花木，喘氣兒都有香醞鑽進口鼻裏，一個院子裏，都被花木佔據了，只有一條碎石子兒砌的小甬路，直通到病室的堦前月樓行在花胡同裏，不勝其清幽涼沁之至，那女毛子，輕輕看了洋門用手將月樓送入室中，進室來一股子西醫的氣味，月樓覺着此身不在中國的一樣，見室中新刷就雪似的粉牆，四面皆有窗戶，垂着白色的半截布帘的玻璃，光明的如秋夜朗月，一隻小的洋床上，鋪着乳色的床巾，潔白無痕的被兒下，仰臥着瘦比荷花的臧豕小夫人，月樓挨在床邊兒坐下，看小福時，那裏還像最後分手那日的形容啊，小臉兒枯瘦的成了個包着皮的骷髏，閉着眼呼吸兒微而且緩，月樓看罷難過，想一想當初，同登燕樂昇平台時，都是不曉得甚麼的小孩子，唱時落個好兒，便歡喜的甚麼似的，上堂會去，主家加贈一條小手絹子，就歡喜的在人前用它多抹幾次嘴，曾幾何時，都已嫁人，想不到把你病成這個樣子，大概是有死無活的了，傷心極了，落下淚來，淚珠兒滴在病人的臉上，見她將病眼微睜，月樓低聲叫道二姐，吾來

看你，你的病覺得好些麼，小福將眼用力睜開，比哭還難看的苦笑道，原來是李太太，你是雙身子，應該保重的，看吾來幹麼，月樓忍不住的哭道二姐，你幾時才能改變嗝氣的脾氣，吾勸你好生吃藥，安心養病，慢說是病身子，好人亦駕不住老犯肝氣，吾來問你，可想甚麼東西吃可想誰見面呢，小福喘了幾喘道，東西是不勞費心送了，慢說吃不下去，滿打能吃，醫生亦禁止吃，吾如今所拜託的就是一件事，你怎能想法子，把吾那個無義人來見我一面子，縱死九泉，亦感念你的恩德，說罷，背過氣去，月樓驚得沒有辦法問，被那白衣女毛，將手表舉了一舉說，你的走的的好了，月樓知毛子不通人情，雖然不放心小福的背過氣去，但她見女毛子的情形，自知萬難再留，只得含淚回家，幸喜玉璞尚未回來，忙換上家常穿的衣服，歪在床上難過，再細看室內的傢俱，無一物不是小福，想一想，物猶在此，人只旦夕間便要死亡，因而大哭，她媽怕玉璞回家看見，勸她止哭，將洗完臉，玉璞便回家來，見月樓的眼紅紅的笑道，你哭啦對罷，完啦，你們老二不成啦，我今天回來的早，和俊卿洗澡去了，俊卿很報怨，說大家欺騙他，花錢買了個孤哀子當，老二真可憐，據說是萬無生理了，每天仗着打甚麼強心劑的藥，針費三四十元，老這麼不死不活的，臧老四亦真够應付的，後事已經預備啦，壽衣棺材，還都下得去，就是坎地，成她娘的個大問題了，臧老頭子拐古，坎地裏不埋從良人兒，

俊卿又是個不講情意的人，聽他的口氣，大概盛殮後向白骨塔亂葬崗一埋完事，連她家亦不通知一聲兒，這辦法太欠些，吾勸俊卿想法子買塊地，春秋祭奠，還可以找得着坟頭兒，他說的更好聽了，有那筆買地錢，向勝芳買個坐家女兒，還生後呢，你聽可氣不可氣，月樓聽罷，落了一會子淚，對玉璞道，三爺，老二和我好了一場，對待你亦不錯，咱們給她想法子，玉璞說，要買地有的是，不過就是用錢，前幾天將替你還了俊卿那筆錢，現下再用大宗的款子，恐怕一時來不及呢，月樓說，我義父給我那四百元，我沒用處，你行點兒好事，找說房說地的經紀們，給老二買塊地，亦不枉彼此相好了一場，玉璞含着淚笑撫着月樓的後背道，我的小小太太，你真是個好人，俺李三不枉娶你這麼個深明大義的女人，好好，這筆費用算咱倆合夥的，現時你替我墊一半兒款，幾時周轉開了，再歸還你，月樓苦笑道，你一說就算有了，我替我二姐姐謝謝你，你肯去跑腿，已經就足够了，幹麼還要你攤錢，左不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夫婦分甚麼彼此，玉璞因月樓爲人甚好，心中十分得意，對於她所托買地的事，非常上心，囑托了幾個跑房地合兒的尋覓，終於在小稍直口買妥一塊地，用了三百元錢，月樓把餘的一百元錢，除去蓋了一間陰宅，以作上坟時休息之外，剩下的匝地都種了樹，直至六月初間，諸事才完，坟地雖然置辦好了，小福的病，却日漸起色了，月樓聽小福的病見好，對玉璞說，好歹着她痊愈了罷，縱然白費了四百元錢，我心裏亦是喜悅的，玉璞道，據俊卿

說，她想你想得像甚麼似的，那麼姐妹一場，你就看看她去，說不定你倆一談心，她的病越發減輕些，月樓巴不得的去看她，更衣出門來，到在馬路上方要雇車，見十來步外，有個向南去的行人，後影兒絕像柳星五。月樓緊行，向前趕去，前邊那人，走得很慢，幾十步外，便將那人赶上，看時，那人的確是柳星五，月樓說，五老少見，我和你有話說，話長得很，我們找個地方去說罷，見星五無可無不可的隨着她到一家旅館裏，開了個房干來談話，月樓說五爺，你太以的對不過我們老二了，她媽待你不周，該看她的面上，如何你和大鳳姐姐同逃了，聽說你們倆已經成爲夫婦，她在唐山唱曲，你來天津幹麼呢，星五聽了含着淚冷笑道，三姑娘，吾已經是大澈大悟的人了，以前的胡鬧，現已痛改前非，今天遇見的是你，因爲我們是好友，所以不忍拒絕你的談話，若是別的女人，休想和我交談，我如今不是當初那樣人了，月樓說，我明白，你既然和大鳳姐成其夫婦，一定是愛情很深，旁的女人，自然不能接近了，星五聽罷拭淚道，老三，你說都是那裏的夢話，甚麼大鳳小鳳，我自破老二她媽揪扯，連急帶愧，回家去又是一場大病，直病得九死一生，一直病到五月節才好，因爲身體軟弱，行不得路，直到過了二十幾兒才出來，因買食物，看見包東西的報紙上，有一段新聞，記載着你和老二從良的事，我因此才知道世界上的山盟海誓都是假的，談情說愛全是謠言傳，從那日以後，慢說是煙花柳巷，連娶妻生子的念頭，都一筆勾銷了，一言超百語，凡是女人，無良無賤

，再沒一個有心的人，老三，你既然從了良，便是太太了，旅館裏男女長談，諸多不便，最好我們分手了罷，對不住的很，房干費請你開發，我實在一角錢都沒有的，月樓說，五爺，你都說痛快了，亦容我說說道道不能呢，星五說，請講。月樓說，老二因甚麼從的良，就是因聽人說你和大鳳同逃，已經成爲夫婦，她才氣悶成病，因你背約在先，所以她才忍了心和宅無情愛的人去從良，帶着病去的，一天好日子沒過，由打一進門病倒，直到現在還躺在西歐醫院裏，靜等着絕氣，所以不肯就死的原故，還不是爲了再和五爺見上一面，我現在受了她的委托，到處裏留心尋訪於你，今天天幸相遇，我告訴你，你倆個的愛情，是自古至今沒有的，她亦真愛你，你亦真愛她，不過古往今來的才子佳人，能有幾對兒團圓，事到如今，業經算得水落石出，既不是她無情，亦不是你負義，不過是天不作美，命運該當，最好彼此見上一面，說明了心中的委屈，她死她活，那是後話，你們還能團圓不能，都付之老天安排，你的心意如何，星五聽罷這番言語，不覺悲從中來，哭够多會，只說出一句但憑月樓姐的指教，月樓掏出十幾元鈔票來道，我先走，到醫院和她說明，着她心裏痛快痛快，或者病見輕些，你開發房干費後，回去齊全齊全衣服，明天這時候，仍在此處相見，咱倆一同去醫院看她，說罷，將鈔票放在桌上去了，月樓出旅館上車，來在西歐醫院，見小福已經坐起，精神比上次相見時好的多，問她吃甚麼，她說，只吃不下，月樓說，我的二姐，你心裏繫着扣兒呢，吾今天來，

便是你開心的鑰匙，因把路遇星五旅館談話的事說了，小福聽了頗有悔意，向月樓道，三妹，你摸摸那瓶子牛奶還溫麼，月樓摸摸道，不涼，知她要吃，忙將玻璃管放在她的口中，小福一氣兒喝下半瓶去，月樓勸她莫太吃多，幾時再餓再吃，小福聽勸，止住了飲奶，喘息了一會兒，問月樓道，你和他分手說甚麼了，月樓說，定規的明天還是那時候，仍在旅館裏會面，同向這裏來，明天方便麼，小福說，下午沒人來看我，有甚麼不方便，月樓就勢兒勸她道，二姐，凡事向開處想，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還記的嗎，有一次，你唱黛玉歸天玩，咱們倆不是談論過麼，林黛玉是言情隊裏的饅子頭，若要好生生地活着，寶叉雖成大禮，寶玉明白之後不承認，究竟還是沒用不是，她偏自己心急性緊，一下子死了，有情人哭着喊着要林妹妹，妹妹變成土饅頭的餡子了，寶哥哥縱然有山般的情，海般的愛，林妹妹亦見不着了，這段話，你還記的不，小福含着淚點頭，答非所問的道，你回去罷，看你家裏有事，月樓站起身來說，該着吃飽吃，該着睡的睡，凡事不再思前想後，把病養好了，自己要怎麼着不成呀，我回去啦，明天見罷，月樓回去，由小福病勢大見好的話說了，玉璞甚爲喜悅，月樓對玉璞撒謊道，二姐今天和我商量，將明天起，着我每天看她一次，因爲醫院裏人侍候的不周到，再說沒人和她作伴說話兒，分外的膩煩，我看她的樣子，真怪可人疼的，一口答應了她，後來很悔，又不面便改，玉璞說，悔甚麼呢，月樓說，我怕你不答應，玉璞說，以前

因爲她是沒救的沒人了幹麼教你天天去和她見面，如今她既然巴結的好了對成了，爲麼咱不把她的付痊愈了呢，月樓聽玉璞之言甚喜，因指着肚腹道，你這好脾氣，一定能够積德到咱的小寶貝身上去，玉璞聽了又喜又愛，向着月樓的肚皮笑道，它媽早給積下陰功呢，到次日，月樓到旅館時，見星五已在昨天原開的房干裏正等候呢，見他今日是粉面油頭，衣冠齊楚，他那玉樹臨風的樣子，依然是昔日風流，月樓癡對了一會，忽想起玉璞和自己的真情實愛，肚腹裏現放愛的結晶，不敢涉及他念，因將小福昨日的情情，和星五說了，星五說，我們到醫院去，倘若和她那男的遇見，豈不糟糕，月樓說，你放心，她和他們男的一點兒感情亦沒有，十天不準看她一遭兒，慢說遇不上，滿打遇上，就說你是吾娘家哥哥，跟我來的，那亦沒甚麼，好在他男的沒見過你呀，星五說，恐怕不成吧，聽說外國醫院的規矩很緊，吾一個陌生的男子，去瞧女病人，又不是病人的家屬，醫院容麼，月樓說，你太勞叨，你和病人親疏，腦門子上沒鑿着字不煞，不攔阻使罷，攔阻時甚麼親甚麼近說甚麼，不就完了嗎，說着月樓開了房干錢，二人下樓，在門外上車，直赴醫院而來，因爲月樓來得熟了，醫院中人不加詰問，任她帶了星五到病房而來，行到病室外，月樓說，你莫隨吾進去，看她那久病的身子，經不住悲喜交加，容吾慢慢說知，使她扎掙住了，沈心靜氣的預備着見你，然後吾出來叫時，你再進去，方才保險些，此時星五胸頃，通通的跳着發燒，忍住了悲傷，含着淚點頭，站在塔前，大

氣兒亦不敢喘，兩隻眼巴巴的看着愛人就在這室中，只隔着一層窗簾，便看不見她的模樣，小皖中的花朵兒被風吹動，一似肅客點頭兒，其意若曰裏邊請罷，星五出神的工夫，忽覺一個飛物，掠着自己的草帽兒飛過，他摘去草帽，回身細看時，原是一雙蝴蝶，翻上翻下的追逐着，樹上的鳥兒，逞着如簧巧舌，彷彿誇講這雙蝴蝶親愛的有勁，小園中一般情景，真把個多情多義的柳星五，陶醉得迷惘不堪，星五正自迷七糊七，覺有人將他的肩頭拍了一下，回身看正是月樓，見她用右手的拇指反着腕子向病室中指了指，星五知是令他進去，月樓見星五進內，並不隨入，星五見月樓並未隨入，遂直至小福的床前，二人相見，如隔世重逢，彼此都無一語，星五的心裏，跳動的自聞其聲，見小福胸部起伏，速率很快，地二人欲言無語，欲哭無淚，千金一刻的光陰，被他們等閑度過了三分鐘，星五見她瘦似麻楮的手腕，由被內伸出，欲待握上一握，忽想到她是人家的妾小，憑甚麼吾來無禮，遲疑間，見她將手內一個紙的封套高舉起來，星五正待去接，紙封落地，星五拾起看時，封內有一像片，忙請像片收起，再看小福時，二目緊閉，胸前起伏已停，看情形，大概是一慟而亡，說不定已將肝腸痛斷呀，星五知已闖下大禍，不敢再留，瘋了似的，逃出門來，月樓她，小立階上，正觀雲樹，冷不防被星五撞了一下，險些墜下台階，見他急急地走去，月樓情知有變，忙進屋中，見小福據如絕氣，模一摸手口猶溫，忙掣電鈴，看護來時，將病狀指與她看，她把醫生找來，據稱是舊病

復發，暈絕過去，並非真死，治救多時，方才悠悠氣轉，醫生與看護退出時，小福對月樓哭道，三妹，你從今休來看我，我只是一半日的人了，可惜他真情實愛的對吾，吾不審真假，一怒從良，生米已成熟飯，還有甚麼挽回，所幸他和大鳳姐姐之事，實係謠言，這消息吾知道後才死，死亦甘心瞑目了，只是我死之後，拋下他不知是死是活，但盼他恨我仇我，不再想我，我在九泉之下，方才安心。你幾時能再見他，只說我恨他最好，你念昔日之情，替我說個瞎話兒罷，吾感念你大德無窮無盡了，看護受醫主的旨來指令月樓出屋，並言倘再糾纏不走，立即驅逐，月樓無法，含淚告別，臨行說，明日再來看你，月樓回家去，一則因受了小福的驚恐，二則又受了星五的誤撞。身子不用起來，玉璞怕她小產，請醫生吃藥，忙亂了兩天，方才痊愈，從此禁止月樓出去，小福的病體如何，月樓這裏不能親眼目睹了，只由玉璞傳說，今天輕些，今天重些，既不痊愈，亦不嘔氣，月樓聽了着急，恨不得立時和她見了面，只以玉璞禁止自己出去，實是爲了自己的身體，又不忍陽奉陰違。偷着到醫院中去，想起小福來，就難過的落淚，柳星五自西歐醫院出來，已經是半瘋的態度，還管甚麼東南西北，胡亂走起來，很熱的天，很遠的路，走的他汗濕了衣裳，由一家常洗澡的澡堂門前經過，被個熟茶役由樓上見着，喊着叫他上樓，他便糊七塗七的上樓，脫去衣服睡起來，睡到夜間十一點多鐘，被電扇給吹醒，看了看赤着身子在澡堂中，自笑甚麼夢作不得，偏夢見光屁股，茶役見他坐

起，遞過熱手巾去笑道，五爺洗罷，待會兒就落燈呢，好麼，這一覺兒，睡了多少鐘頭，你還沒吃晚飯呢，星五聽了這才如夢方醒的明白過來，一語不發的穿起衣服，付了澡資茶資下樓而去，茶役自言自語道，簡直這澡堂成了旅館了，星五出門來，覺得外面反比樓上熱，密雜雜滿天的繁星，一顆顆釘在藍雲之上，風絲兒亦沒有，許多人在道邊上坐着乘涼，赤着上身搦着涼扇兒，賣梅湯的敲着冰盞兒，口呼着涼的敗火，賣西瓜的，用切瓜刀替代着拂塵趕蒼蠅，喊着賽糧船的槓口兒甜，星五把西瓜吃了幾塊又飲了幾杯梅湯，覺着心地清涼的多，在回家的路上，一邊走着一邊想，由早晨起床到如今的事，一一的溫了個通本兒，萬念皆灰的向前走，來在自己的門前，見高壽在門口上坐着打盹睡，星五踢了他坐的板凳兒一脚，才將高壽驚醒，高壽跟進星五去，插了門，由門房的窗戶上，取過一封信，遞給星五道，郵局來的，星五接了信，到自己屋中來，點着了油燈，見信皮下款上寫着隋絨二字，驚得手顫起來，心想，自己所認識得姓隋的人，只有同學隋國華，他如何肯給信與我，忽然生一奇想，莫非是他姐姐玉華的信，但不知有了甚麼樣天塌地陷的大變故呢，不然的話，她如何能和我通信呢，反覆將信封兒看了幾遭，就是沒勇氣來拆封，將信暫且放下，脫去長衫，伸手取紙煙時，忽一摸着那張帶套的像片，很奇怪的自思，這是誰的，幾時放在口袋內，取出來時，原是小福的玉照，醫院的情景，這工夫已經銷失了，及見像片，小福的病狀，陡的現在面前，嚇得他遍體生津

，一屁股坐在炕沿兒上，收起像片，雙手捧了頭，閉了眼的恐懼，越是駭怕，幻想越同真事一般，則見小福如何消瘦，如何不語，如何贈照，如何氣絕，一幕一幕的映在腦中，星五當不得這痛苦，到院中來，高壽只當他嫌熱，由口中取出旱煙袋來磕去了灰指着牆根道，五少，屋裏委實睡不得，顧了搵扇子，顧不得搔癢，熱和蚊子臭虫，這夏天三寶真够人一受，鹹菜缸前也有隻小板凳，坐下來涼快够，天天亮時再睡，比甚麼都強，星五不答，倚在鹹菜缸邊立着，看月，一線兒亦無，試風，一絲兒沒有，只窗上櫃子上掛着的幪幪，吱啦吱啦價的苦叫，星五一把將籠抓下來，隔牆扔到街上去，高壽見了發怒道，不是吾留刀凡事要講個道理，你除了病得不能動顫時才能在家裏呆着，只要走的路，便不見你的面兒了，日長如年的夏大，豈不將人活膩煞，幪幪這個小傢伙，它是吾的好朋友，不分晝夜的給我開心，又不碍着你的事，幹麼拋棄了它，吾要開門將它拾回來，顯見得和你嘔氣呢，吾不去拾進來，免你不厭惡，趁着無事，咱亦談些正經，以前你你說有事，去了許多日子，事沒見你有，却有着病回來咧，不是吾疼錢，這些年存的老棺材本兒，全都給你吃了苦水了，你要想想，咱們誰是誰的甚麼，吾雖然沒有親生的兒女，老家裏族門當家多着呢，帶財回家去，誰不搶着套活我，所以不忍回老家去，還不是因着和你們老太太這些年老娘兒們的好份兒，若不看在死的面子上，不怕你惱吾的話，吾的錢憑甚麼養活你，給你治病，吾這人的秉性，從來是恨鐵不成鋼，你能够巴結

個成家立業，吾死九泉之下，見了吾們老太太，和你們老太太，亦是一個交代呀，說至此，進門房去，取出酒來，一邊喝着，一邊加勁的搶白道，不是我和你充老長居兒，生你時都有吾來落忙，你的衣胞罈子，都是吾親手埋在這顆棗樹底下的，說句看你長起來的話，不算過分罷，星五任憑他說甚麼，亦沒心腸去駁辯，欲待躲到屋中去不聽，又怕醫院中所見的事，再映到眼前，正在這工夫，忽覺一陣風起，加雜着雨點飛來，高壽和星五均避到屋裏，星五苦悶着坐下，聽院中風搖樹響，不覺憂從中來，繼而雨聲加大，只一陣子，將窗紙吹破，夾風帶雨鑽進屋裏，氣得星五只有冷笑，高壽由屋中探出頭來喊，放下窗簾來，扣兒在裏邊呢，星五聽了以爲老而不死的多管閑事，豁出這個屋子去，故作未聞的任憑風雨凌踐，並不放下窗簾，急得高壽冒着風雨跑過來，將窗簾落下時，聽外面雨聲小了，高壽見屋中已經濕了半間，收拾了老大一會，看星五坐在裏邊炕沿兒上，死看着一個飛蛾奔命着撲那燈火兒，高壽不能再說甚麼，嘆息着走出房去，不覺自言自語的抱怨道，老天，你是天爺罷了，咒你個甚麼好，吾淋的水鷄子似跑過來，你却不下咧，早不下時，吾省得挨淋了，星五聽說雨止，嫌屋裏熱，躲到院中，見空中天則氣清，繁星散去，幾朵彩雲，烘托着那輪明月，月明下那顆經了雨的棗樹，和葉精神，星五踏着水窪兒，立在樹下出神兒，樹上的水珠兒，落在星五的頭面上，並不躲開，他心中既不想小福的生死如何，亦不想那封信究竟是何人寄來，只沈吟着想，吾的衣胞在

這樹下埋着呢，這院子是生我之處，但不知吾死時還在這院裏不在，顛來倒去的苦想，直到天明，星五被曉風所吹，覺着上節兒很涼，細看水滴處已成大片的濕，脫下褂子來，順手兒擦抹了頭面，擦畢，掛在樹梢兒上以待陽光，進到屋子裏，一陣油烟子的氣味，非常難聞，見桌上的燈雖然耗乾了油，但還未滅，星五見了有氣，端起來欲待摔碎它，想一想摔了還得買，因而不摔，順口兒吹滅了放下，就手兒取過那封信，拆封看下款時，見是隨國華的信，心裏覺得平安多了，以為不過是無聊問候之類，沒心腸看，擡在桌上，覺着困倦，躺下去合上眼，只是睡不着，昏乚沉乚的忍着，工夫大了，不覺睡去，高壽因樹上掛着的褂子，晒得很熱，給他送進來，見星五光着脊樑睡着，順手兒將褂子給他蓋上笑道，熱撲撲的暖和，星五被他罵醒，爬起來將褂子擦在一邊，刷着牙出神兒，無意中讀桌上放着的那張八行云，星五覩兒，久別念甚，家姐玉華節前病死，卜於明日己時早殯，擬請光送，專此奉約，敬候暑祺，星五讀罷，冷笑道，好好，你們都死了，都死了的好啊，可是，吾怎麼還不死呢，右手擎着牙刷，左手拿着水杯，向着鏡子照一照牙，覺得其白如玉，心中惱極，將水杯擲於就地，成爲一堆碎渣兒，再將牙刷用力向地面上一擽，成爲兩半個，將脚一躁道，還要這麼白的牙幹麼，取過八行來看，並未寫着發信的日子，看信封上郵局印記的日子是昨天，大概這早殯是今天了，連臉亦沒洗，擦了一把凉水手巾，撲了一點兒粉，將髮攏順了，穿上衣服，拿了草帽，將信連小福

的像片，都塞入枕頭蓆以下，並不關照高壽一聲，出門去了，到馬路上，尋見一輛精明車夫所拉的車子，不講價錢上了車，向前一指，車夫飛似的拉他去了，臨隨宅近了，見路上零落着有紅色紙錢，知殯已過去，欲待吩咐車夫回去，未及說話，見一輛馬車由後面行來，車中坐得正是國華，滿面的憔悴顏色，懷中抱着一團孝衣，知他送殯已回，國華一眼看見星五，忙着叫將馬車停了，車門開放，國華探出身子來叫星五，星五只得下車，掬兩角龍鳳輔幣打發了車子，被國華拉上馬車，而至隨宅門口兒下車，二人進門，國華見着個底下人，忙將那團孝衣拋在地上道，泡茶去，底下人拾起孝衣，點着頭兒用眼將他二人送入了客廳，二人落坐後，彼此無語，國華喘息了一歇，向星五請安道勞，星五還禮道，吾來晚啦，抱歉極了，令姐究竟是甚麼病沒的呢，國華一邊到床上點着烟燈，一邊叫道，五哥，你蹲下來聽着，二人對面躺下，國華燒着煙道，這件事怨家慈，她老亦太頑固，亦是檢多才無福，亦算是先如紅顏薄命，好在家慈等都送亡人上坟地呢，我們無妨暢談經過，自從隨母贈銀，與柳宅斷絕來往以後，這事已由女僕於有意無意中，向玉華合盤托出，玉華覺得太小視星五，萬分對不住人，因想自古情愛，那有用銅臭給收買的道理，不知星五怎樣難過呢，可憐自己，雖然滿腹詩書，並不是學校出身，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欲待與星五見面訴說衷情，他又不肯再來，由此憂慮成疾，飲食日減，面容日見消瘦，隨母慌了，請大夫調治，吃下藥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漸七臥床

不起，飲食難下，陪母和國華商量，國華新學得吸食鴉片，除了吞雲吐霧的清課以外，誰和他談甚麼他都不喜歡聽，母親和他談玉華的病，他說，中醫不成，換西醫，改改手兒，或者能好，陪母以爲很對，改請西醫，先前果然好些，後來又重得要死，陪母着急，又找國華問計，國華說，西醫不成，再改請中醫，陪母無法，又換請中醫，依然是減輕一分，加增二分，陪母急的以淚洗面，眼看着明珠似的女兒病到這般田地，如何不急，想到兒子只顧煙，不顧家事，無法和他商量，於萬分的奈之計，忽然想起心腹人張媽來，遂與張媽計議，據稱治病當追病源，不問病源，草根樹皮管甚麼事，陪母聽着入扣自責糊塗，怎不早和你計議，你有甚麼好招兒及早出罷，小姐倘有好歹，吾亦活不了，張媽含笑低聲道，小姐有病，無非爲了終身大事，少爺已經夫唱婦隨了，小姐比少爺歲數大，反倒沒主兒，她又是喝過墨水兒的人，甚麼書都看過，一定比不識字的懂得的多，再低些聲音道，以前又經過壞人的勾引，甚麼自由不自由的，鬧的她越發走了心，年輕的人兒，就怕開了竅兒，小姐廣覽多讀的人，怎能够不想自己的終身大事呢，不是吾大胆，冒犯你老人家，從打姓柳的一斷絕，第二天就該給她拚了命的找主兒，應當早將她嫁出來，管保甚麼病亦沒有，老太太想情，嫁了誰不比姓柳的有盤准飯吃，如今依吾看，醫生不用請了，找媒人張羅親事罷，藥吃多了有火，請小姐安心養病，急忙與她說主兒，看着不差甚麼的就作，她聽了喜信，一定病好離床，病好後，立時催着男家娶過

去，不怕老太太打吾耳光子的話，如今改良的年頭兒，姑奶奶和姑爺一入洞房，天下都能太平，還害甚麼病，吾的主意如此，不知老太太以為如何，隨母半信半疑，來和國華商量商量，國華說道，給女兒說親，不是買油炸果子，伸手取來的，依着吾，打算着用親事來衝喜的話，莫若原湯化原食，不是由柳五哥身上起因麼，還嫁柳五哥不就完了麼，吾又有口子烟，不能常家料理，將柳五哥招女婿，你老亦省得去一份子心了，咱家裏亦有了管事人，這是一舉兩得的勾當，要能這麼辦，大姐的病再不好，吾忌煙，隨母聽了不以為然道，門不當，戶不對，豈能訂親，你吸你的大煙，吾自會打發人去辦，隨母從此不怕花錢，將媒婆撒出許多去，給小姐找婆家，數月之久，高不成，低不就，提過五六十家，都不對隨母之意，後來由隨母娘家一個叔伯兄弟作大寶，給保了一家作填房，男的年齡將到五十，購歲數只說是三十九歲，家大業大，子孫滿堂，隨母聽了願意，國華攔阻不住，便換了帖，張媽見大功成就，來和小姐表功，玉華聽說母親將自己許了個不知誰何的人家去作填房，一氣立刻將已經見輕的病，又給反回了，這一下，隨母越發沒了脈，中西醫生不離門，吃下藥去，只見其重，不見其輕，延至五月節前一夜的夜間，掙起命來，隨母和國華張媽等守着她，只叫了聲五哥珍重，便斷了氣，事後隨母追悔，早知她非姓柳的不嫁，好歹嫁給他，日後享福受罪是後事，高低她能活着呀，當下由國華將玉華病死的經過，約略着說了一遍，把個多情的星五，痛得心部如割，雙手捧

了胸部，腦門子流下黃豆粒大小的汗珠子來，欲哭無淚，求死不能，國華見了吃驚道，柳五哥，你這是時病兒，大大的來一口兒準好，說罷，將烟槍放在星五的唇邊上，用煙籤子預備着調火，星五爬起來，不顧一切的闖入玉華的臥室之中，見個婦人在炕上坐着，以爲不便，急到花園之中，來在以前與玉華同坐談情的那條石頭前，雙膝跪在綠草地上，抱着石頭大哭起玉華妹妹，國華一手抱着槍，一手拿着籤子，跌脚爬滾的趕了來，見星五大哭玉華，笑道，你原來是難過她死呀，吾以爲你是時病啦，闖了吾一身的濼子，說罷，取出紙烟和自來火吸着，倚着樹本，閉了眼等候星五哭完，星五的生平，可哭之事十有八九，如今得此機會，暢所欲言，紙烟吸完一枝，再換一枝，他二人一個倚着樹本，一個抱着石頭，全都昏沉着睡去，直至到地的人回來，方才尋找到園裏來，隨母見了星五如此多情，越發思念女兒，追悔着未能招贅星五作女婿，萬語千言，苦在心裏，說不出口，星五見了隋母和張媽，怒上心頭，一言不發的向園外走去，後面國華喊他，只作未聞的出門去了，星五回到家下，連長衫都沒脫，擲身炕上，睡起來，一直睡至半夜方醒，起身來覺天氣涼爽，藉着穿簾而入的月光取過燈來，搖了搖，聽裏面並無響動，知未添油，放下燈，坐在炕沿兒上發怔，心中盤算，自己的窮亦窮到極處，每天吃着高壽，成了他講話啦，他是吾的甚麼人，憑麼吾老白吃他，再說他的存項都被吾鬧病

給挑費啦，這樣日久天長的去，連他亦有自顧不暇，難顧我的那一天，我究竟該着怎麼樣呢，事是不能作的，作亦沒人給我，只有賣稿一道，但是沒有心腸寫呀，那歷怎樣是好呢，立起來又復坐下，坐下後又復立起，如是者數次，始發覺尙穿着長衫，脫下來搭在橫竿上，竿滑搭不住夏布衣裳，忽然落下來掉在桌子上，星五怕挨上油燈，忙着抓起來，發現了桌上放着的飯菜，不計長衫是否污染，順手扔在炕頭兒上，對了冷的飯菜，忽然想到自己好幾頓沒吃呢，不想則已，想時忽然覺有餓起來，將壺中冷水傾在飯中喝下去，覺着心地清涼，不由的悲從中來，很追悔的漫怨自己，適才所有的念頭，都是胡鬧，幹麼還用想到那麼寬，玉華已經埋骨黃土，小福大概有死無生，世界雖大，還有自己的甚麼，虧得亦不惶恐，還計及日後的生活，真算是血不要臉，完了完了，一切完了，一切全都完了，爲今之計，要打個正經，不再這樣糊塗活着了，第一要探聽小福的生死，如其她還活着，只好再說再講，如其已經死了，我便自想一條道路去走，或者世界上沒有我，最低亦要天津衛不再見我，第二是怎樣發付高壽，第三這所房子怎樣處治它，將這意思顛倒想了十來遭，不覺的東方既白了，星五拿鐵了主意，去探小福生死的消息，一連數日工夫，只在西歐醫院門口兒上閒走，只不敢進院去提出探視，希冀着遇見月樓，只不見月樓出入，既然見不着月樓，只想遇見個可以打聽的熟人，依然沒有，後來實不能忍耐了，只得硬着頭皮到掛號處裏打問，據掛號處裏的一個中國人說，小院

中住的臧太太，因為要死，挪走好幾天了，至於挪到那裏去，就不知道了，星五聽了越發茫無頭緒，只在街上閑走着想主意，忽然想起與月樓相會的旅館來，忙到旅館中打問，旅館中人見他如同半瘋相似，對他道，每日太太小姐們出出入入不知多少，偶爾來開個房干的人，誰還記住她，星五碰了釘子，在馬路上走着沒法，忽然想起與月樓那次相遇相地方，或者他離那地方不遠居住，於是到旭街上來回的走起來，直至大天夕的時光，忽見月樓和一個男子坐着車過去，星五忙在車後緊走跟着，但在租界上不敢跑，不大工夫，馬車沒影兒了，星五懊喪着仍向前走，幸喜走了不遠，見那輛馬車迎頭兒空着回來，星五迎着馬車問他勢道，你們車真快，吾用腿跟不上，下在那裏啦，馬車夫誤以星五為僕人，又以為他家主所去的地方不止一處，忙指點着道，前邊一上坡，斜胡同內第一個門，星五說，勞駕勞駕，說罷，慌忙去了，一邊走着一邊想，下車的地方，一定是月樓從良的那一家，前行上了坡兒，果然有個斜胡同，進胡同見一溜兒十來個門兒，第一個門前安着乳色電燈，揣測着必定是這院裏，正向院內注視間，忽見與月樓坐車子的那個男子由裏邊出來，星五急作個行路人的樣子一直走過去，行出十來步外，回頭看時，見那男子已經往下坡兒，星五轉身又走回來，到第一個門口兒上仍向裏看看，見個女僕似的女人出來關了門，星五癡立在門前不動，心中胡盤亂算起來，工夫不大，門開處見月樓與自己站了個對面，她含着兩眼淚，對着自己不語，星五向着她亦癡對無言，月

樓因有行人，覺着不便，嘆氣道，請裏邊坐，星五毫無顧忌的隨她走入，關了門，同進入一間屋裏，落坐後，月樓哭將起來，星五迷迷糊糊的並不問她因甚麼哭，只細看屋中的陳設，有的看着眼生，有的似曾相識，約莫有一刻鐘，月樓覺着工夫太大了不便，止住哭對星五道，五爺，你怎麼今天才來呀，晚啦，吾們二姐已經死啦，今天是圓攻的日子，方才吾和吾男的與她去圓攻回來，在旭街上正見着你，吾不敢叫你，但是已經見你看見吾了，約莫着你一定跟着我，爲是認我的下車地方，方才聽吾媽說，有個年輕的人在門口兒上站着，吾想一定是你，請你進來，有吾們二姐的遺言，吾告訴你，你只管坦坦然的坐着，就是吾們男的回來見了你亦不要緊，他已經知道你和二姐的事了，星五此時只聽見吾們二姐已經死啦八個字，月樓所說其餘的話，他一個字亦沒入耳，只這使他腸的八個字縈迴在腦子裏，月樓那裏對他說小福最近經過的事他一字聽不入耳的迷惘着，小福自與星五見面之後，既不再吃大鳳之醋，復後從良減四之悔，覺得自己之於星五，有一百二十個對不住，惟有一死，以謝情了，藥亦不吃，食亦不下，連口水都不肯沾唇，俊卿家中見她沒指望了，除了打發人來送錢外，再沒個人來探病，月樓自己不能來，每天打發玉璞來，玉璞見她可憐的樣兒，委實難過，找了俊卿去交涉，人病的到了九成九兒，還不接她家來，難道還着她落個外喪鬼，死在醫院裏麼，俊卿心中本就十二分的不悅，聽玉璞的責備，不由的怒道，你怕她死在外邊，爲甚麼不把她弄到你家

去呢，玉璞是個血性漢子，聽了不由的怒道，只要你放心，弄到我家去又該怎樣，她死了我發喪她咱亦過得着，俊卿拱手冷笑道。諸事就請偏勞罷，一半天我到勝芳去買人，亦真沒工夫當這份子孤哀子，玉璞紫漲着黑臉蛋子道，我有工夫當這份子孤哀子，再和俊卿你說，連她的坟地，我們太太都出資給買妥當了，俊卿聽了越發大怒的笑道，那是她們姐妹的好法兒，替我謝謝三嫂子罷，玉璞立起身來話別道，那麼着吾可接她到吾家去了，她幾時痊愈，再回家不遲，不幸的話，就在舍下給她辦事，你以為如何，俊卿道，那感激極啦，第一是家嚴在堂，那能給她辦事，第二不日小妾進門，紅白事兩辦着，太煞風景，第三她出院以後，醫藥費亦可以停止，留着錢給她出殯，說能拱手逐客道，三哥代表一切罷，家嚴前吾替說明，不勞三哥再費事了，玉璞知他的意思，怕得是與他們老頭兒接頭，將小福弄回家來，遂剪裁着苦笑道，預備好的壽衣請早早的送過去，幾時噉了氣，打發人來送信，再把壽木送到，以後的事，那我就全權辦理了，說能氣狠七的出來，俊卿含笑相送，只送至頭道門便留步道，自己弟兄，恕我心送了，說罷，哈一哈腰回房去了，玉璞帶怒回家，將此事說明，月樓巴不得的如此，急忙雇了馬車，同到西歐醫院，結算了醫藥等費，將小福移出院來，從此停了醫藥，小福到李宅，住在月樓的臥室之中，玉璞到小屋裏去住，月樓伺候着小福，萬種的温存，千般的體貼，小福見月樓夫婦如此殷勤，遂勉力飲食，以養精神，到次日，雖未吃藥，却比昨天見好的多，

盡了飲食，大睡了一日半夜，到夜間三點鐘之後，小福醒來，見月樓坐在床沿兒未睡，小福落淚道，吾的親妹妹，你夫妻待我的恩德，這一世算是報不了啦，來生變鷄變狗報答你們，月樓用手帕擋了眼的哭，不敢回答一字，靜聽他繼續說道，吾病到這般危急，還不見有人接我回家，俊卿對於吾連一分情義都沒有是個明證，他就是這種人，並不是怪，不過到你府上來，我實在心下不安，難道吾還死在這裏麼，究竟他們有怎樣一個打算呢，月樓止住哭答道，俊卿煩玉璞接你回家，是我多事，將你接到這裏來，爲得是吾好扶伺你，到你們家，人多口雜，養不了病，反添了病，你休多疑多想，吾看你的精神大好，慢慢養着罷，閑愁浪恨，一概別想，亦用不着再喝苦水子了，自然會好的，小福歎息道，好妹妹，吾不是傻子，你休賺我，世上有病的人，都願欲好，獨吾願欲死，你想，吾果然好了的話，未來的二子長啦，你教吾怎樣度這說不出的難過歲月，吾在醫院裏想，今生今世與你見不着活面兒啦，誰和緣分兒未盡，還容吾訴一訴衷腸，你夫妻把我接在家中，這明明是他家裏不容吾死，所以你可憐吾，將吾弄到你家來，吾想的對亦罷，不對亦罷，吾這有限的光陰，不必辯駁，吾有幾件事囑托於你，你念着昔日之情，務必替我辦到，第一件，吾死之後，你到吾家中去一次，告訴吾媽，休來哭吾，這有幾件金首飾包在一處，說着放在被外，接演前文道，你給她作個紀念，光問明她，然後再給，她要找老臧家說長道短時，這東西就不必給她，告訴她，願意哭，在家裏隨便哭

，千萬別來這裏號，這亦說明了，她要來哭，這東西亦休給她，你不按吾的方法辦理，不但日後要受她的羅皂，吾死九泉以下亦不安頓，月樓含淚，將首飾包兒收起來道，吾必依你辦理，吾勸你有話明天再說，剛見好些，說多了話傷神，小福說，你休管我，就着有氣兒的時候不說，氣兒鬪了之後，再要說可就難啦，妹妹，吾告訴其餘的，第二件就是埋我的去處，你現時身子不方便，不必給我送殯，打發幾個人兒去認識吾的埋處，以後春秋兩祭，你與吾燒些紙錢，叫吾兩聲小福二姐，吾就以你的大情了，月樓說，二姐，你休煩惱亦不是吾咒你，吾教你放心，你的坟地，吾與你業經買好，種了樹木，蓋了陰宅，你千萬不要看見呀，小福聽罷，叫月樓扶她起來，要爬一爬月樓以爲她要走動，費盡氣力，才將她翻過身來，與她取溺器時，見他伏在床上，以頭就枕磕起來道，苦命人謝謝女善士罷，說罷，背過氣去，月樓自己抱不動她忙喊她媽，他媽提着褲子跑來，二人將她扶起來，倚好了靠枕，月樓哭着亂叫了一陣，方才悠悠氣轉，月樓攙着她的脖子哭道，你這是何必，吾以爲你是走動呢，好端端磕那門子頭，你要緩不過氣兒來，這不把人活活的傾死，小福合着眼道，你們休說廢話，這點光陰，都讓給吾，恐怕還說不完呢，坟地既然有了，其餘的衣裳棺材，好歹均可，不必談，只有第三件事，最爲要緊，你幾時見了星五，至此正要繼續說下去，忽然打住，見她以口吻住左腕，把頭低將下去，月樓扶起來看時，見她已經氣絕，再看吻的地方，有針刺的星五二字，月樓放

聲大哭。玉璞忙走着進來，見小福死得可憐，眼前一個親人沒有，不由的落下淚來，到小屋裏，將臧宅送來的壽衣取過來，交給月樓，自己退出去，月樓與她媽，忙給小福梳洗，更換壽衣，因為沒有床板，索性停放在銅床之上，諸事已畢，月樓又復痛哭起來，玉璞着人關了門，去與俊卿送信，據門上人說，四爺今早上到勝芳真人去了，問老太爺，據稱今天是紀白樓的生日，到玉寶下處打牌未回，玉璞到玉寶下處，見老頭子與高彩烈的手中拿着一雙黑木頭的篔簹，照顧着衆朋友打牌，玉璞見面答詢着道，老伯正吃夜點心呢，老頭子笑道，那裏，我給看着壽堂的蠟花兒呢，玉璞聽了有氣，說老伯，適才到府上去找俊卿，他敢情到勝芳去了，又聽得老伯在這兒呢，所以趕了來，老頭子笑道，你却是會找樂兒的，不得和吾們小子一處玩，却來趕他老子的邊兒喝，有你的，此時白樓叫孩子去敬煙茶，自己大馬金刀的翻着眼哼七珠淚滾滾四個字，並不過來周旋玉璞，臧老頭看了她一眼，那便是叫她來周旋朋友，她不理那個怪兒，向老頭子說，人家，四爺把滾七兩個字連到一處唱，又好聽又講理，落子館師傅把兩個滾字，切開了，當中間還加上零碎兒，真是該死，玉璞知她是戲迷，乾脆和老頭子道，老伯家中死了人，就該回去看看，給妓女作壽當不了與自己家裏買棺材，白樓一聽心中不悅，湊過來直看一雙大眼睛聽着，老頭子見白樓不悅，忙與玉璞負氣道，你家中才死了人啦，玉璞氣極笑道，本然吾們豈死了人了麼，可是所死的是你老臧豈的人，老頭子怒道，你說的是花小

福，她是養漢老婆臭審姐兒，那如何算得了吾家的人，白樓因老頭子投鼠忘了忌器，重了她的雜碎，一氣躺到床上老頭子見白樓惱了，忙到床邊解釋道，老大，吾失口，你原諒吾，誰教吾老了呢，白樓嘆氣道，老，你怎麼不死呢，老頭子笑道，吾的寶，老哥七要是死了，誰和你唱南天門呢，衆朋友聽了無不大笑，連生氣的玉璞都笑了，老頭子因白樓不再說甚麼，轉身來打發玉璞說，李三爺諸事代勞罷，誰教俊卿沒住天津呢，壽衣不是送過去了麼，請三爺，告訴吾家聽差的一聲，着他們派人把盒兒送過去，租界裏規矩，亦不能久停靈，乾脆向義地一埋，那天埋她，亦不用給吾送信，死了死了，再休提她，用費多少，開個單子向俊卿要，玉璞說，既然如此，都由吾一手辦理結啦，用費有限，幹麼還開單子，只要臧府上不挑吾自專的眼，念經出殯滿是吾的事，臧老頭子急於去打蠟花，舉着黑頭兒的篋箸道，全權辦理罷，恕吾不送，說能到壽堂打蠟花去了，玉璞再到臧家，此時天已大亮，着家人去辦棺材，玉璞回家後，找來各項人等，才將小福入殮，入殮後把小福她媽請來，馮氏哭了一場，埋怨月樓不早給她送信，月樓把小福的遺言合盤托出，馮氏想，自己女兒的脾氣不好，業經死了，還說甚麼，莫若落這包金首飾罷於是向月樓捲起簾子臉兒來說了許多知情話，月樓知她的心意，把首飾包交給她，勸他不要想念，出殯時亦就不給送信了，免得再傷二遍心，馮氏知道再來亦無好處，遂答應了不再來，袖着首飾包兒去了，小福的棺材，只放了三日，出了個早殯玉璞夫婦，

，將他送入新塋地裏，今天是出殯後三天，玉璞夫婦給她去圓坟，歸來時，恰巧正與柳星五在路上相遇，當下月樓將已往的事，檢着重要的與星五述說一遍，星五搖搖頭一語不發的起身就走，月樓在後面相送勸道，五爺，人已經是死了，休得向心裏去，凡事向開處裏想，星五並不回答，出門去了，月樓見星五走後，不覺又哭起來，既想小福，又悲星五直至晚天玉璞回家方纔止住，玉璞見她滿面戚容勸她道我對於你二姐，可以說是盡到心了，何必再想她呢，吾告訴你一件事，方纔出去，吾們秘書問吾，因甚麼事一天沒見，吾把所辦的事草草說了一遍，他是文人墨客，心裏畢竟高超，他說亡人固然是入土爲安了，可是她孤坟一座由那裏路過的人，一定奇異，這是誰家的孤坟，亡人在世，不是無名之輩，應該給她立上一個石碑，寫幾個字刻在上面，月樓聽了以爲很對，因說道，這意思很好，不過石上刻甚麼字要斟酌好了，玉璞說，據吾們秘書說祇用五個字，上邊用亡人的名子三個字，下邊用之墓兩個字就成了，只是她這花小福三個字，刻得石刻不得石，吾不敢作主，和秘書商量一會，據他說，花字太傷雅，能够改叫她娘家的姓最好，月樓搖頭道，他父親姓周，假如刻上周小福字樣，誰知道周小福是誰，玉璞說，她已經嫁了俊卿莫若用臧小福月樓不然道用周小福既不可，用臧小福更不可啦，用周小福雖沒人知道是誰，周家還不能不承認，要用了臧小福的字樣，你看臧俊卿怎樣和你鬧喪，玉璞點頭道，誠然誠然，那麼依你怎麼寫法呢，月樓說，莫若就用她作藝時候的名子

陸小福罷，玉璞說好，玉璞按照月樓的法子，求人寫了陸小福之墓五個字，刻了石，立在小福的墓前，立石那天，月樓到坟前又祭奠了一番，回家後，方覺着對於小福全終，心下安貼，所不能忘情的，便是花晨月夕，想起星五，不知近作何狀呢，星五自別月樓之後，出門來覺得天眩地轉，不復識南北東西，胡亂走起來，直走了一夜，次日，太陽出來，方始清醒一些，見自己身在西開教室前，認清了道路，向回家的道兒上走來，好容易回到家中，高壽見了他那樣子，雙手掐着腰的向他點頭兒，星五亦沒工夫看他，將長衫脫下，扔在一邊，倒身睡下去，睡了一日一夜，至次日因餓而醒，和高壽胡亂吃了早飯，飯後，高壽說，五少你莫起急，你近來鬧得可不像人樣兒了，你亦照照鏡子，看還認得自己不認得，吾勸你及早打個正經，莫再這樣荒唐，再說吾近來已經是津水瀝盡了，三朝五日之後，就不能供給吃喝了，想着回老家去，你該怎樣，及早拿個主意，星五聽了搖頭道，不久我便死了還照鏡子幹麼，你且忍耐一時，容吾的款項到手，你回老家不遲，期限只在三朝五日，我用你的錢治病吃飯，已經够了，再着你赤手空拳的回老家，不但是對不過你，再說你亦吃鄉親們笑話，高壽見星五說出這套言詞，不再說旁的，只好忍耐一時，星五打發開高壽，自己拿主意，說甚麼天津衛亦住不得了，從此遠走高飛，四海爲家，那裏遇見名山古寺，高道奇僧，拜他爲師，修個來世的福音，至於高壽這層，必要多給他些錢，酬他的好情，再想，如今求親無親，告友無友，得錢是不

容易的，只有出手這所房子，除了給他作棺材本以外，餘剩的好作自己遊歷的經費，思量了多會，惟有此法可行，但賣房子不是一句話的事呀，怎樣想個急忙的賣法呢，星五心中悶極，只有到外面去閑走，窮極無聊，那腿不使自往的向南市窪中走去，腿是自由的走着，心則想着這房子怎樣個賣法，若按尋常賣房子的賣法，慢說馬上尙沒有買主，即便有了買主兒，往返囉嗦少說着得兩個月的工夫，高壽的支應，亦無非勉強到十天半月，看這情形，如何等得了呢，必須找個熟人，使他一筆錢，將房契給他結事，只這熟人向那裏找去，心裏如此想着，腿下自由走着，由翠英坤書館，直入東興市場，因為囊內空虛，不敢進場子聽，只在那幾條破胡同中亂串，串到夕陽西下的工夫，天氣漸漸涼快些了，信步到綠楊村翠柏村一帶胡行亂走着，查門牌號數似的，見個門兒便端詳兩眼，見由一家娼窰中走出一個唱的來，星五見她面熟，她見了星五立住腳的看，她回頭向後面出來的瞽目弦師道，師傅，你到五號等我去，弦師去後，她含笑問星五道，還認的吾麼，星五說，而熟，只是想不起在那裏見過，她說，我一提小花兒你老便想起來了，有一回在桂卿姨那兒，想起這個磕兒來了罷，星五如夢方醒的道，你大概叫金子罷，高啦，她聽了笑道，可不是我，見着桂卿姨了麼，和她的男領家燒了紙啦，現時在這東邊九條胡同十四號住着，見了我教我找你老，她說有要緊的事，你老務必的去，她爲這件事，還給我錢呢，走，我領着你老去，就在一拐灣，星五隨了她走去，不遠便到，

進一家院裏，金子在院中叫道，姨，來啦，忽見北房中走出個胖婦人家，見了金子和星五笑道，進來進來，沒別人，星五進屋落坐，金子說，姨，我可給辦到了，靜候請客，婦人笑道，瘋丫頭，你坐下，金子說，閑看再來，師傅在五號等我啦，說罷，向星五含笑點頭兒道，你老坐着，說罷活魚兒似的去了，星五此時纔認出這個婦人是桂卿，原來她發了福，放出一身的肥肉來，見她一壁送上煙捲兒，回手由冰箱中取出切好了的西瓜道，有根的話就吃，旋摸一摸茶壺，點點頭，斟上一盤笑道，沒根的話就喝，星五既不吃瓜，復不喝茶，含了烟沈吟，心想，她或者是向我索債，與其着她提出來，莫若自己先說出來，比較好些，因對桂卿道，我聽金子說，你老找我，我實在對不住的很，近來更窮的要命，現在打算賣房子，幾時賣出去，幾時還賬，本當早送個信來，可惜不知你老的家搬在那裏去啦，桂卿說，誰問你啦，一開口兒便提那個，我沒使過你的麼，再提那個我是狗，我找你自有找你的事，你想啊，我和葛四寶如何和美的了，再說他如今又在三等裏靠了老板，我這裏是一日打魚十日晒網的不常來，我心上只有你一個人，不過你是有了主兒的人了，吾因此不敢亂生妄想，不過聽葛四寶談，你這個心上人兒已經和姓臧的從良了，可是我還不敢怎麼着，最近聽說，她已經死啦，我所以教金子找你，你不擇嫌我的話，咱們打打進步，可是我巴結的上麼，說罷，低頭看了看自己，搖一搖頭道，蠢嘍，更不般配啦，星五見了她那既可愛復可憐的樣子，十分難過的對她道，桂卿

妹，不是我無情無義，自從我們那個她去世以後，我把男女的事看得浮雲一般，打算着弄幾個錢出一路門，到各處去散散心煩，不過有三件事將我纏住，不得如願，我們是自己的朋友，不妨對你言明，第一是手下無錢，第二是有個老家人須給他錢打發他回家，第三是有所房子無人管理，眼下打算找個熟人，使他一筆錢，將房契交給這人，明爲當給他，實際上這房子便算這人的了，錢數並不要多，五百元錢就成，可惜沒熟人，桂卿聽罷，轉一轉眼花兒道，假如說，我給你五百元錢，我搬進去住，你看可以麼，星五說，那有甚麼不可以，我是求之不得的呢，桂卿道，我搬進去以後，你在哪裏住着的，依舊還住着，那沒有甚麼要緊，千萬不必遷出去，空落落一所房子，光有我自己，那够多麼駭怕，葛四寶他，十天半月不准顯一回魂，我們正可以作伴，說着話帶了笑將右手的小指一挑道，只不過沒有看她順眼罷了，星五說，凡事要講情理，我的房子既然歸了你，算當亦好算當亦好，既然當啦買啦，原業主依然還住着，你雖不說甚麼，葛四寶如何能吃這個虧，桂卿說，那沒甚麼，原業主出手房子不搬家，俗名叫馬不離槽，星五說馬不離槽我知道，應該出房租錢給當主或買主呀，桂卿說，那是自然，你就住你的，房租錢我給，星五明白她是別有用意，不敢揭破她，怕她臊了皮不要房子，假意慰藉她道，凡事由你作主，我只聽你調令，桂卿見他順把，心中暗喜，取出五十元票子來道，我不留你吃飯，這是訂錢，有甚麼事咱明天見，星五因手內空虛，亦不謙遜，將票子取在

手中，話別道，明日幾時能見，桂卿道，明天早飯向這兒來吃，我們是公事，遇見四寶亦不要緊的，星五說，明天十二點我一准來，桂卿相送道，務必來呀，吃飯不光有你，還有小金子呢，星五聽說有金子，不覺內心一動，但在一秒鐘的工夫，即復古井不波，別了桂卿，自赴澡塘去了，星五洗完澡，到館子裏吃了飯，飯後到新衣莊裏，由裏到外，買了個全套，因與女的有交際起見，不能再講修飾，於是買了些修飾品及品具，回家來，高壽幾乎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問追，你的款下來了，看手裏這些瓶子罐子盒子就知你款已到手，星五並不答他的話查兒，取一張十元的票子交付高壽道，你且留着零花，三日之內，便大大與你一筆錢，你帶了錢回老家去罷，高壽見他有錢，以爲又上了事，預支了薪水，知他務正，又有些捨不得離他，意欲看他娶妻子以後再回老家，把這意思吞吞吐吐說出，星五道，你休妄想，打算望我成人，比登天還難，老實告訴你，房子我賣啦，這錢是訂錢，一二日內，房錢兩交，這裏沒咱甚麼了，高壽聽了賣房，落下淚來道，我幫你度日，所爲候你發跡，不想你並不作事，居然將產業出手，我死九泉以下，有何面目見二位老太太呢，星五苦笑道，莫傻鬧了，給你錢回家比甚麼都強，到夜來，本打算安然睡覺，不想再睡不着，想一想，自己落魄到了這般光景，依然有桂卿和金子與我用情，桂卿她，如今是腦滿腸肥，對於自己要花錢買樂，她男的是雞巴地，她家是非坑，接近她，終常有禍，金子她，情竇初開，可惜自己的心情，今非昔比，她

雖可愛，怎奈自己是再不愛任何女人的了，明天午飯，敷衍着吃完，將房子出完手，打發高壽回老家，自己海角天涯一走，從此死生由命，禍福在天，那兒黑了那兒宿，那兒死了那兒埋，人生大夢已醒，不復在情海中隨波逐流，反落個無愁無恨，無思無慮，省腦子，省眼淚，多活二年還說不定呢，想到心平路坦的分際上，不覺沈沈睡去，次日，十點後起身，薰香傅粉，加意梳洗，對鏡商量可否之後，不覺眼腫子發酸，心裏叨念着這是生平最後一次的修飾，過去今天，就是蓬首垢面的歲月了，照了照油光背頭，悲從中來的啞叫，頭髮良友，以後要對你不起，並非我容心虐待，只是無心情再和你溫存，不忍的再和臉蛋兒話別，將那面小鏡子順手放在痰盂，挨至十一點鐘以後，更換了新衣，到翠柏村桂卿家中而來，不敢公然直入，立在門外等着，忽見門開處，桂卿和金子一同含笑與自己站個對面，見桂卿和金子說，如何，我就知他來了，不出來看他才不進來呢，金子笑對星五道，那裏似男子漢，老是大閨女似的這們靦覷，快進來罷，沒人，星五進入屋中坐下，桂卿喜眉笑眼的端詳了星五幾眼，然後對金子一笑，金子不言，亦以一笑回答，少時擺上飯來，三人同吃，星五想起當初在桂卿那裏初見金子的工夫，金子是那般局促，如今她有說有笑，頗爲自如，因問她道，我看你如今比當初隨便的多了，桂卿代答道，她現時自由了，已經脫離了師傅，改唱靠山調了，現時是三七分賬的雇工彈弦，她本然早不串巷子啦，在東興市場擇地，亦不是同伴的誰死啦，所以又串巷子

了，金子聽桂卿說得十分不清楚，特爲補足這，在先學梆子的師傅，老跟我不安好心，後來有人要打折他的腿，他怕了，我們才分了手，據說他們這行沒好人，因此我才學了靠山調，在東興市場裏擇地，我們同唱的就數一個叫大鳳的唱的好，她先前在唐山唱，後來因唐山受人欺侮，又回到天津來，她和她的男的很熱，只顧了熱，却忘了禍，得了個崩症，怎麼治亦沒治好，在數日前死了，我們沒有她，就唱不出錢來，因此又串巷子了，星五聽說大鳳亦死了，雙手捧了飯盃，面向着房頂子哈哈的傻笑，桂卿與金子見了他這種動作都覺着駭怕，放下飯盃立起身來呆看着，旋見星五放下飯盃笑道，大鳳姐，你亦死了，死了好呀，你們都是一處裏來的，當然全回到一處裏來，搗了一陣子鬼，忽然心地明白，深悔自己不該這般胡來，着桂卿怕了自己，就許耽誤了大事，忙着恢復了原狀，作個不自覺的樣子，桂卿埋怨金子道，以後你莫再提大鳳二鳳的了，方才大概是她來了，够多麼吓人哪，坐下後問星五道，你這工夫好些麼，星五說，不覺怎麼着，三人悄悄吃完飯，桂卿說，金子，這菜剩下的太多，晚上亦吃不了，給你媽稍一碟子去，就着還熱，簡直你立時就送去，她沒吃飯時，還可以立時吃呢，金子知道這是逐客令，忙端了菜自去，剩下桂卿和星五，桂卿將星五再四端詳，越看越覺可人，因對星五道，昨天晚上爲了房子的事，特意打發金子將葛四寶找來，將這件事說了，他說是俏擋兒，有得是錢，着吾隨便辦理，至於那天搬過去，須候着他有空兒，帶人來搬傢俱，這件事算成

了，吾和你看房子去，可以麼，星五說，那沒甚麼不可以，桂卿說，說走馬上咱就走，換了件衣裳，帶了錢，將門鎖了，吩咐女僕關街門，有人找吾，就提看房子去啦，一會兒吾就回來，她和星五同走着，女僕心裏說，這兩倒像一對兒小兩口兒，一邊關了門，一邊想，向那裏去看房，旅館裏罷，桂卿與星五，在星五的門前下車，星五在門外付車錢的工夫，桂卿到院中來，見過道中有一間小門房，進二道門有南北房各一間，西房是很窄的一帶小厦子，落西院中有一顆大樹，院井雖小，平坦雅緻，塔根種着許多草花頗有野意，被風颭動，發出幽香，桂卿看了這所小房子，心裏很愛，見星五進院因笑道，這所小房子雅緻的愛人，咱們住後再加上幾關錢修理一番，比深宅大院強，見南房似無人住的樣子，西厦子是廚房則所柴棚，二人回到北房裏來，桂卿見裏邊的形形色色，可以說太無秩序，炕上有散亂着的緋西綿褲，說不定由春至夏，幾個月未曾疊，論氣味，是久不經洗的溺器和自美人頭水及檀香粉，這三種化台而成的，說香非香說臭非臭，最容易教人惡心，有雙白鞋，一隻刷得挺白的粉，放在桌子上，鞋內放着一隻尙未吃完的玉米，有幾個蒼蠅在上面吃，一隻未刷粉的仰臥在地上底兒朝上，兩個半節兒的牙刷子，在痰筒的左右扔着，簞子把兒現在痰筒外，桌上洋油燈旁放在漱口盂，盂口兒上櫃担着刷完未用水洗的一把新牙刷，盂旁放着牛角刮舌兒，刮舌兒中部帶着舌穢，流在桌面上，一個較小的蒼蠅沉溺在穢中掙扎着，地上有落着的飯粒，每粒都有五七個螞蟻共

同搬運着，牆邊磚縫中生出寸許長縮小慈菇形式的植物來，知是香瓜子兒長的芽，其餘穢紙爛報食物皮核之類，地上很有，看那被踐踏的樣子，一一各有其悠久之歷史，桂卿看畢屋中奇觀，想像着這場這間屋子時，不知經過若干苦惱，費過多少眼淚呢，星五見桂卿入屋來，對於屋中一切的東西一一詳加審視他亦將眼光追隨了桂卿，見她看到那裏，他亦看到那裏，桂卿看畢笑道，家裏沒個女人可不成，這屋裏够麼亂呀，你要有個女人時，一定歸軌的有條有理，男人一時離了女人亦不成，說着話很起欠的坐在炕邊兒上，用手絹子常扇掠風涼，星五用眼找了找並沒扇子，將草帽指給她道，手絹沒風，用草帽罷，桂卿聽罷停了手絹笑道好，不熱，說罷用手絹輕輕的沾一沾臉上的汗，放下手絹，將帶來的四百五十元取出，放在炕上笑道，這房子如吾的意，連訂錢共是五百元，以後收拾房子，添換擺設都是吾的事，星五不加可否將房契取出放在她的面前道，咱們交情說交情，公事說公事，錢既收了，契你帶走，契以外還有張字據，不然吾姓柳的房子，如何歸你們葛姓的名下呢，桂卿笑道，這都是老謠全傳，一點兒用處沒有，你不是還錢麼拿去用，吾住你的房，左不過圖個熱鬧，咱倆還講買講賣，講當講贖，星五說，光是你吾，自然沒說的，錢是葛四寶的，手續不全，他會生疑心病，那一來於吾們反有不便呢，桂卿聽了笑道，高低你們洋學生出身的人心細，想的週到，房契吾拿着，你寫字據罷，星五寫完，給他念道，立當房契人柳星五，今因正用，將祖遺住房一所，當與葛

四寶名下，當價大洋五百元，五年後，何時交錢，何時交房，空白無憑，立字爲證，親筆無中年月日押，連念帶講，桂卿聽畢說，這詞兒滿好，當下連契帶字據一並收起，向星五話別道，吾走啦，今兒是七月十三，大概明天搬不了，後天早晨一準搬，星五相送道，後天搬好，明天吾有應酬，桂卿說，在吾心裏，恨不得今天來了不走才好呢，據四寶說，十三四兩天，鋪子裏的夥計，都忙着砸白錢，到十五是鬼節的正日子，只是櫃上賣的忙了，夥計們沒事作，正好給連傢俱呢，一言超百語能，十五日吾一準搬過來，到門外坐了留下的原車去後，剩下星五，在門口站立，目送車背直至看不見方才回院裏來，見高壽背着手，站着丁字步兒，很驕傲的向着自己，那樣子將要拍老腔兒，星五不待其張口，忙點手叫道，請隨我來，二人進了屋中，星五數二百元鈔票道，老哥哥，這是二百塊的票子，以前吾用你的沒個數目，比這個多亦能，少亦能，吾如今就給你這些，拿它回老家罷，這錢便是賣房子的錢，說罷，塞在他的手裏，高壽似醉如癡的不能發言，老淚圍着眼圈兒打轉，星五苦笑道，老哥哥，休得傷悲，俗言說的好，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今天買了小的，日後焉知不置大的，賣產業不算甚麼可慘的事，何用淒涼呢，再說到人生的離合，亦是定數的，自從盤古到如今，那有老不數的筵席，再告訴你一件事，今天不算，明天一天的工夫，所有屋中院內若大若小之物，除了棗樹與草花之外，一律變錢，折變多少，作爲你回家的路費，你若老生常談，捨不得賣，後日連房交與

買主，歸人家變賣，錢可就歸人家啦，你記清了，我們只能住至十四日的五更，天一明，那就是人家的產業了，高壽見生米已成熟飯，萬難挽回，拿着鈔票，落着淚回門房而去，星五想，天津衛的時間，屬於吾的很有限呢，有甚麼該辦的事早早的辦罷，想一想，自己二十年來，所留戀過的地方，只有幾處，燕樂昇平，山泉茶院，義順茶園，東興市場等，這是娛樂之地，此外如隋玉華家，花小福，却都是傷心之處，儘着今宵明日的閑暇，一一辭別一下，此生此世，想來再遊，祇好待諸夢裏罷，出門來，上了電車，來在山泉茶樓，未及下車，便見樓門掩閉，堵住門口兒上擺着個賣摺扇的攤兒，知山泉已經關張，順車到北門下來，慢慢地到義順茶園，將到園子門口，見園裏的客位，潮似的湧出來，立在河邊上看着，老大一會方散盡，星五對着園門點了點頭，廢然欲返，被個相識的茶役看見，趕出來請他進去吃茶，死命不散，星五因天熱覺着口渴，因隨他到園裏來，脫去長衫，落坐乘涼，河風吹來，暑氣全消，飲着茶，看着兩個茶役掃地，那個熟茶役將食品擺了四盤道，五爺，久不到這裏來，這是吾敬的，星五見是鹹花生，橘餅乾蜜棗，黑瓜子四色，星五深知是人不得口的東西，祇飲茶呆視着，不出一分鐘的工夫，似會相認的蒼蠅，飛到四個盤子呢來參見來賓，然後毫不客氣的吃起來，敬食品的茶役笑道，義順三宗寶，客熟水開蒼蠅老，這蒼蠅冬夏常青，一年四季老是這麼多，說玄了真有五成以上的，五爺是老主顧，不光吾們認的五爺，連有年齡的老蒼蠅都認識五

爺，星五淡淡地問道，它們怎能認的吾，你又如何知道呢，茶役笑道，老蒼蠅們認識五爺是專喜作東道的，五爺一來，它們便有了吃的，要問吾怎麼知道它們如何認識五爺，這有很容易知道的證據，全園的蒼蠅，少說着也慢過萬，看這四隻盤子裏，只不過三四十隻來吃，可見其餘的那些都不是認識五爺的，這些都是認識五爺的了，星五聽了不覺的發一苦笑，茶役在壺中添了滾水，又擦來個熱手巾把兒，然後笑道，五爺，吾想起一件事來，和五爺同走的那個黑瘦子，他是張幾爺，前兩天向這裏來聽了一晚上，他說他出門新回天津，向吾打聽五爺呢，星五說，那是張三爺，說能心忙起來再坐不住，穿了長衫，給付茶役一元道，吾吃飯去，茶役笑着謝畢道，晚上來，星五不答，出門來順着河沿兒走着，十分難過，想起當初和省三胡鬧的時節，玉華小福小鳳全在人間，分手後才幾天啊，她三人全都黃土埋香了，到北門外小飯館吃了晚飯，上電車到日租界，在中華坤書館解個小手，聽榮劍亭唱梅花調寶玉探病，雖則小解早畢，仍不肯走，直聽到一心無二只是你，再有別意天不容等句，越發思念小福，流着淚繫上褲子，到燕樂昇平，進園來，見頭場還沒上，只台前有兩個外鄉人，坐着喀瓜子，那景況雖在炎熱天氣，渾同秋暮淒涼，不忍再看，出門來奔東興市場到了焦瞎子開設的時調棚子前，不覺見巢思鳳，不敢進去，只遠遠向裏看着，裏邊有人扯着叫街的脖子正喊西河調的呼家將，星五聽了心中越發苦悶因着再難支持，急雇車子回家，倒在炕上，將今天所去的這幾處都想

一想，心不覺萬念齊灰，只有早離天津爲妙的一事在心，心潮既定，安然入夢，一覺睡至次日平夕起身來連口亦不漱，將高壽給預備的早飯，涼着胡亂吃下幾口，到各屋巡視一下，見一切物件，依然安放着，知高壽不忍的賣，星五亦不問他，只自己盤算着，明天自己幾時起身，臨行帶着甚麼物件，還和桂卿見面不見，高壽幾時打發他起身，考慮一番，胸有成竹，覺得心下海闊天空之極，看一看院中的棗樹，瞧一瞧牆根的草花，雖則是近來心硬，當此要別離時，未免亦留情呢，繼而想到玉華家及小福家，是不是還要再看一下，考慮了一會，以爲看時無非多傷些心，多掉些淚，毫無用處，遂決意不去，再想到表兄王少安，及好友張省三，這倆是不是還要離別一下，繼而想到，他倆都是沒尾巴的麒麟，向那裏找他們去，慢說不易見面，縱然見着亦沒甚麼意思，繼而又想到，此番出門，東西南北，究竟是向那方去好，爲難了一會自笑道，饒東西幹麼計及這個，既打算那兒死那兒埋，東西南北都可以去，路上的平安與危險，亦是沒大分別的，平安時正好遊玩，危險時亦長閱歷，倘遇盜賊虫獸，洽洽能以結果吾的一生，一般是很好的事，想至此，再不計前途的如何，只對了那抹斜陽，惆悵着此生此世只能在生我之地看這一次吧，不覺又難過一陣子，高壽備辦了二人搭夥最末的那頓飯，星五說，老哥哥，我們這頓散夥飯，同桌吃罷，樹底下涼快，把小飯桌放在樹下，咱們喝兩杯，高壽含了淚，依照他的吩咐，將飯桌放在樹下，擺上酒菜餅飯，二人喝起酒來，高壽三杯入肚後

，滴淚道，五少，吾想不回老家去啦，在家鄉時，吾開過雜貨店，想着用你給吾的二百元在天津開設一個小雜貨店，亦足以賺得出咱倆的澆裹來，既然有得食住，何必又要分離，你的意下如何，星五說，老哥哥，你老了，雜貨店的營生，全在上市買貨，你這般筋骨，如何還能上市，你的盛意可感，不過是辦不到的，要知道你老了，該回家享福了，如苦開了買買，生意不佳，耗去本錢，怎樣的回家呢，莫若趁着有錢回故鄉去，親族們接財神似的搶着養活你，赤手空拳時，便沒人理會你了，高壽聽星五之言有理，不再吃飯，哭着回房，星五看着他的後背，不勝的惆悵，很無聊的目斟自飲着，直至酒盡人醉，方才打住，倚着棗樹睡着，一着兒醒來，覺夜風兒已夾嫩涼而至，吹在身上，綉褲樹似乎單寒一些，仰面見明月當天，烘托的淡雲可喜，蟋蟀見了月光，吟出滿院的秋意，一派淒涼，星五原就是滿腹牢愁，怎當這秋景入目，淤滯極了，到屋中來，背了手，踏着地皮上的垃圾，踱來踱去，忽然想到一切都有結束，她們倆個的照像片兒作何歸宿呢，想至此，將兩張像片取出，左手托了玉華的，右手托了小福的，藉着穿簾的月色，細加端詳，在往常，她們的像片，看的工夫大了，便生笑容，今夜不然，看的工夫一大，覺着現出悲相，星五點頭歎道，都說遺像無笑容，如今方信不假呢，將小福的照片，背在身後，對了玉華的照片叫道，玉華妹妹，吾要離津了，從此海角天涯，不知流落何所，如今告訴你一聲，說罷，將玉華的照片，背在身後，對了小福的照片道，小福妹妹

，你們都不在了，再還有甚麼意思活着，本當自殺一死，未免顯得太無勇氣，可是從此游歷深山古寺，尋師訪道，了却餘生，不居鬧市，不見女人，亦和死差不許多，說罷，將兩張照片，雙手平托，叫道二位妹妹，紅塵的光陰，天不明尚屬吾有，趁此時節，我們怎樣結束了這段情緣罷，思索一會，和兩張照片商議道，妹妹們，你們的身體，雖然未贈嫁我，但是你們的精神却已早經嫁我，這是千真萬確之事，不光吾自信，還可以對天地，實鬼神，問心無愧，毫沒有假借，你們精神上千肯萬肯，千愿萬愿的嫁我，可是因着種種的掣肘，使我們不能如願以償，而你們亦因着情志不遂，以身殉愛，我們的精魂靈氣，應該永久的廝守，以了吾們的牽了之緣，可是怎樣辦理呢，吾已經想得一個方法，姑作咱三個業經併骨的一般，你二人看吾這種舉動，應該哀憐吾的可憐，莫見笑吾的可笑，二位妹妹，人生在世，精魂爲重，臭皮囊又算甚麼，玉華妹也，埋香何地，小福妹也，葬玉何方，均不可知，五哥吾，何年方死，何土埋人，越發是無從知曉，可是人世上三個情種，分埋在三下裏，亦實是情海中無上的慘劇，吾如今，自己鍊石，補此情天，天下後世之人，知我的當信我是純潔的情痴，決不是情場失意的瘋漢，妹也們，天不早了，不再叙叨，莫悞吾們的合葬典禮，咳，與其說是合葬典禮，莫若說是成婚嘉禮，須知道，陽世無緣，陰間亦能成其恩愛，怕只怕沒有陰間，妹也們，縱教沒有陰間，我們的精魂廝守，靈氣偕傍，千秋不捨，萬古長今，不比人間夫婦轉眼分拆的強麼，

說罷，先吻玉華之照，後吻小福之片，哈哈大笑道，來來來，生不得同寢，死後居然同穴，幸哉幸哉，快何如之，星五瘋子似的到院中來，找着鐵掀，在棗樹下掘將起來，闢了一身熱汗，才發現了一個磁罈，雙手柱了掀把兒，喘着對了磁罈點頭兒，休息了一番，將鐵掀放倒，由口袋中取出玉華和小福的照片兒來，流着淚道，妹七們，作那最後一吻罷，說罷，在兩張片兒上，各吻了一下，然後對着照片兒言道，吾告訴你們，這院中是吾的生身之地，棗樹下是埋我胎胞的地方，我日後埋身何地，不得而知了，這胎胞便算是吾，你們這兩張玉照，就算二位妹七，如今合理起來，實算得千秋情話，古今奇葬呢，再告訴你們，你倆在生時，都是人間情種，全具着冰雪聰明，咱們合葬後，還用吾囑咐麼，吾想一定能够安度着幽冥歲月，萬不會如世俗的婦人之有紛爭，是必的相敬相愛，務使情鬼們羨慕我們的風流，嫉妬咱們的美滿，亦不枉誰為誰病，誰為誰死，再見罷，妹七們，說罷，將兩張照片兒分左右貼着譚子插入坑中，將土用手捧入，掩蓋停妥，伸手折下三柯樹枝，插在地面以上，噙着兩眼淚，跪下去靜默一番，立起身看天色時，業經東方既白，此時高壽已起，見他淚容滿面，在院中站立，以為是捨不得這所房，苦衷着臉子出神兒，星五說，老哥哥，那天來的那個女的你見過啦，她就是新房主兒，假如吾出去的工夫她來了，你便將房子交給她，你將你的東西拿着一走好啦，高壽說，你還出去幹麼，應該在家裏候着人家，交代清楚以後，我們倆還可以找個棧房，盤桓幾

天，星五順口答應道，那是自然的，這不過是備而不遇的話，你最好收拾收拾自己該拿走的物件罷，說罷，回到自己屋中想，此地不能久處，少時桂卿來了，和我糾纏不清，反到添了魔障，甚麼全不要，只將鈔票帶在腰間，長衫一件，草帽一頂，一邊穿戴着，一邊走出門來，方出胡同口兒，見桂卿金子都坐了車，兩腿間夾着包袱，隨洋車有大車一輛，上面裝滿了傢具，五六個楞小子推拉着，由正東而來，星五見了忙返身向西而去，走出很遠心中慶幸道，幸虧先行一步，不然走個對面兒，便難擺脫了，一行想着一行向前走，天陰無日，微風徐來，路上行人比往常為多，星五以為奇特，正行間，忽覺後面有人拍自己的肩頭一下，回頭看時，原是好友張省三，省三笑道，五爺少見，吾出了一盪門，新近才回來，想着聚聚，各處找不着尊駕，這一向很好罷，星五道，亦沒甚麼好，三爺近狀很佳能，省三說，好甚麼，無非混飯吃，這盪來天津看看家母，二人走着，見天氣陰得沉起來，省三指着路旁一家小酒舖道，我們進去喝個早酒，一則談一談別後的情況，二則躲一躲天氣，三則看一看上坟的小娘兒們，星五說，小娘兒們上坟能有幾個，亦值得看，省三道，今天是孟蘭會的節期，七月十五誰不到白骨塔一帶來遊玩，看不見行人這樣多麼，看哪，十個人中有六七個拿着紙錢的，星五看了果然如此，於是同省三走入酒舖之中，擺上四碟下酒小菜，叫上兩壺酒來，斟上酒省三問星五道，五爺，聽說咱們相好的二姑娘死啦，這消息真麼，星五聽省三問及小福，不覺落下淚來，很

哀憫的道，你吾知己之交，何必相瞞，因把小福和自己的事，草草的述說一遍，頑皮如省三，不覺亦陪着落下淚來，二人喝了幾杯悶酒，相對無言了一會子，看門外時，紛紛的下起細雨，但手提紙錢行路的人們，依然如故的行路，星五想，今日是吾要離天津的日子，正逢鬼節，人家牢居家鄉的子孫，尚且上坟焚化紙錢，我是一去不再回津的人，正該到坟上去別一別老母，因對省三道，三爺，吾不久要到外省去找個朋友，今天想着上一上坟，回頭三爺治公，晚上咱們再會好了，省三說，吾今天出來，是無事閑溜，五爺去上坟，咱們一同作伴兒走着去，省得自己寂寞，星五說，那好極了，省三說，咱說走就走，省三惠了酒賬，二人出離酒舖，星五在酒舖旁雜貨店中買了紙錢，省三就勢兒買了烟捲洋火，二人穿入往白骨塔的小道向西行去，一路上見焚化紙錢及席地哭的婦女很多，看哭的遊人，更是多的很，在白骨塔左近空地上，有許多助興的遊藝，有打花棍的，練皮條杠子的，練把式的，擲快脚的，扔沙口袋的，每種都圍了許多人觀看，省三喜歡看，星五嫌氣味不佳，勸着省三離開白骨塔，一直向西行去，二人走着省三問星五道，你們的坟地在那兒，星五說，在大稍直口，一路上行來，小雨是時止時下，行至小稍直口兒的地方，見窪中無非坟墓，紙灰兒在風中飄搖着，星五感覺着彷彿清明，省三笑對星五道，昨夜吾沒睡好，累，找個地方歇一下再走才好，星五四下看了看，並無野外茶攤，見前邊有小樹一叢，指給省三道，吾們到前邊樹下歇好麼，省三說好，剛剛進

到樹前，雨更大了，見是一匝楊樹，圍繞着一座坟頭兒，並有陰宅一間，二人因雨大，躲入那間房裏，省三讚美道，好個精緻坟地，媽的，候吾發了財，照樣兒置一塊，死後一輪，幽幽雅雅聽着蟋蟀叫，那才有趣呢，說着話，見星五坐在石台上低頭不語的捲紙錢，他亦湊到跟前幫捲着等雨止，老大一會紙將錢捲畢，用麻繩兒攔腰網好，看門外時，雨已止了，省三說，五爺咱走罷，雨過天晴的天氣走野外，分外的有意思，咱活動着，說着話省三在前，星五在後，走出屋來，見樹葉如洗，分外光鮮，一種土香，撲鼻而入，省三向坟看了一眼高叫道，五爺你看，星五順着他手指處看去，坟前有小小一座石碑，上刻陸小福之墓五個大字，星五見了，覺得腰眼兒發麻，一直順着脊樑麻到腦子裏，然後又麻及四肢，手中提着的紙錢網兒，毫無知覺的落在地上，此時省三正用洋火點煙，未滅的殘洋火兒適棄在燒紙網上燒起來，省三見了含淚對着坟頭兒苦笑道，二姑娘，咱們朋友了一場，今天不成敬意的借花獻佛了，有靈有聖，快來收錢，說畢，但見刮起個小旋風兒來，把紙灰吹作蝴蝶似的飛舞着，省三見了不覺的呆視起來，他二人黯然魂銷間，助淒涼的秋雨刷刷的又下起來了，

(完)

